

編輯說明

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生平致力於數學、農業、水利、曆法等學科的研究和實踐，為我國古代的傑出科學家和近代科學文化的前驅，又是矢志練兵、制器協同戰守的愛國政治家。

徐氏生當明季，朝政腐敗，黨社交關，天災連綿，民不聊生，沿海各省和長城內外，不斷發生外來侵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同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開始萌芽，新的生產關係需要新的科學技術。科學家及科學著作相繼而出，膾炙人口的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朱載堉的《樂律全書》、茅元儀的《武備志》、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

方以智的《物理小識》。而以徐氏留下來的科學著譯最為豐富。且是介紹西方科學入中國之第一人。

徐氏自二十歲為諸生至四十三歲成進士的二十餘年間，以舌耕為生。足迹南抵粵桂，北至薊燕，幾及半個中國。痛切民瘼，深感內憂外患，殷切以「治國救民」為懷，鄙視經生之言，而銳意於「經世致用」。主張「富國必以正本，強國必以正兵」。認為發展農業生產與練兵及更新器械是富強之道。反對歧視科學技術為「小道」的謬見。深沉地把目光投向尋求可資實用的域外學說。

十六、七世紀歐洲反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士踵隨葡萄牙、荷蘭早期殖民主義者東來傳教，其中如利瑪竇，他深諳中國士

大夫渴求富強新術的心理將已趨陳舊但為中國學者尚未前聞的科學知識作為傳教手法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前後徐氏設館韶州時與意大利教士郭居靜晤談萌發了瞭解泰西學說的想法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他會試不第歸途經南京訪問了利瑪竇被他介紹的泰西博物知識所吸引急切希望取為我用時值王學易佛補儒之說盛行徐氏亦受其影響因而認為天主教正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乃於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受洗入教但耶穌會士介紹泰西科學非其本意他先遭利瑪竇拒絕全譯《幾何原本》後被熊三拔推宥合譯《泰西水法》從而感到失望。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徐氏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檢討。在館期間，究心日務，可施用於世的實學。暨丁父憂，服闋後充內書堂教習等。《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句股義》、《簡平儀說》及《泰西水法》等六種科學著譯，即成書於這幾年之間。萬曆季年，稱疾居天津，試辦營田水利。天啟三年（一九二三）即家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神廟實錄。閹黨原欲引以為重，固辭不應，終被論劾閒住。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閹黨覆敗，徐氏應召起復原官。值後金大舉內侵，京師告急，受命擔任京城戰守事宜，并監製西洋銃礮。五年，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由他主修的《崇禎曆法》第三次進呈（前兩次於前一年進呈）。六年，以衰病乞休，不准，又

晉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旋病劇，請以山東參政李天經終曆事，誠家人速上《農政全書》。以畢吾志。即於是年十月初七日（十一月八日）病逝，享年七十有二，謚文定。

徐氏畢生奮發，清肅自守，凡有補於利物濟世者，孜孜矻矻，靡不躬自實踐，數十年如一日。可是他富國強兵的抱負，鞠躬盡瘁，終未得展，直到臨終，仍以疆圉多故為念。

徐氏治學既極謹嚴，尤具卓識，包括他在接觸西方科學之前，對中國群經的研究，均用力很深。他的著譯，在生前除《毛詩六帖講意》為人私刻者外，自行編刊的有《徐氏庖言》及科學著譯六種，後由門人於崇禎季年編刊的有《選練條格》、《農政全書》以及輯入《皇明經世文編》的部份論述，還有他晚

年巨著《崇禎曆書》。

明清易代之際，徐氏著作無論已刻未刻均多毀佚，後文字獄興，至乾隆間編《四庫全書》時，僅收其《農政全書》及科學譯著六種，而將他論政治軍的重要著作《徐氏庖言》列入禁毀書目。餘者或流失海外，或秘而不傳。至清末民初有《徐文定公集》的出版，但所收既少，且多有偽作。

建國以來，於六十年代初本會編的《徐光啟手蹟》及王重民編的《徐光啟集》先後出版，王編收羅較富，遠非舊編所能企及，但所遺漏仍多。七十年代由石聲漢校注，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整理的《農政全書》出版，三書問世，對研究徐氏學說，促進甚大。

上海是徐光啟的故鄉，今年適值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為了紀念與研究他在歷史上對我國科學文化的貢獻，因而進行本集的編輯。但徐氏著作，尤其是未刊之作，除本會所藏唯一的手稿《農書草稿》（《北耕錄》曾誤作《農政全書》）手劄）外，散佚尚多，於是積極開展徵集工作，承各方贊助，得到了出乎想象的豐富收穫。

一、三百餘年來未刊的抄本，有專著《兵機要訣》、《考工記解》、《定法平方算術》、三書以及佚文《潞水客談序》等。

二、早已流失域外的孤本，有攝自巴黎的《徐氏庖言》（原當有序跋，已失）及倫敦的《詩經傳稿》（卷首序文已殘）兩書的照片。

三國內僅存的孤本，有明刻《守園全書》內之《選練條格》及《葩經嫡證》內之《葩經嫡證序》。

四、早已散失的輯佚之作，有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胡道靜輯自現存於日本為朝鮮所刻的孤本《甘藷疏》及輯自明刻本《養餘月令》之《農遺雜疏》。

五、國內罕見之本，有《毛詩六帖講意》。

六、《幾何原本》等六種科學譯編，自清代以來迭經翻刻，有魯魚亥豕之誤，今據明刻本或《天學初函》本的照片輯印，使復初貌。

七、徐氏手札，傳世甚稀，存者有的已為西人携去，今藏於國內者寥寥，經多方訪求，新竟得了二通。

上述著譯，共十八種，為保存文獻計，統予影印。此外，徐氏尚有譯文《靈言蠶句》，因僅得刻本照片，且已漫漶，幸有一九一九年陳垣作序的鉛印本，尚較易得，可另作安排。

這樣，徐氏已見和幾種未見於公私著錄的著作，除錄入《徐光啟集》、《農政全書》及卷帙浩繁我們正在整理中的《崇禎曆書》外，本集所輯，可稱大備。

本集的著譯，大體據原書區分科目，并按撰述時間為序。凡稿本、抄本及刻本，皆依原書照相影印。輯佚部份，荷請書家承名世手寫。各書除跋文外，則附後記、簡介該書內容、成書過程或學術價值。這是請教了有關專家，然後由參加編輯工作人員集體執筆的，不另署名。此外選錄查繼佐、黃節寫的《徐光啟傳》兩

篇及同為集體執筆的《關於〈崇禎曆書〉》《關於〈周髀
井田記〉》兩文，作為本書附錄。

本集編輯中承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復旦大學圖書館、
廣東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及莫文驊將軍的支持，
并蒙陳子展、蔡尚思、嚴敦傑、梁家勉、李長年、聞宥、程應鏐、包遵信、
卞僧慧、施宣圓、王錦光、聞人軍、王有為同志以及復旦大學歷史
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姜義華、李華興、湯綱等同志的協助，
特別是復旦大學蘇步青名譽校長在百忙中為本集題簽，尤深
感荷，謹此一併致謝。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一九八三年七月



徐光啟像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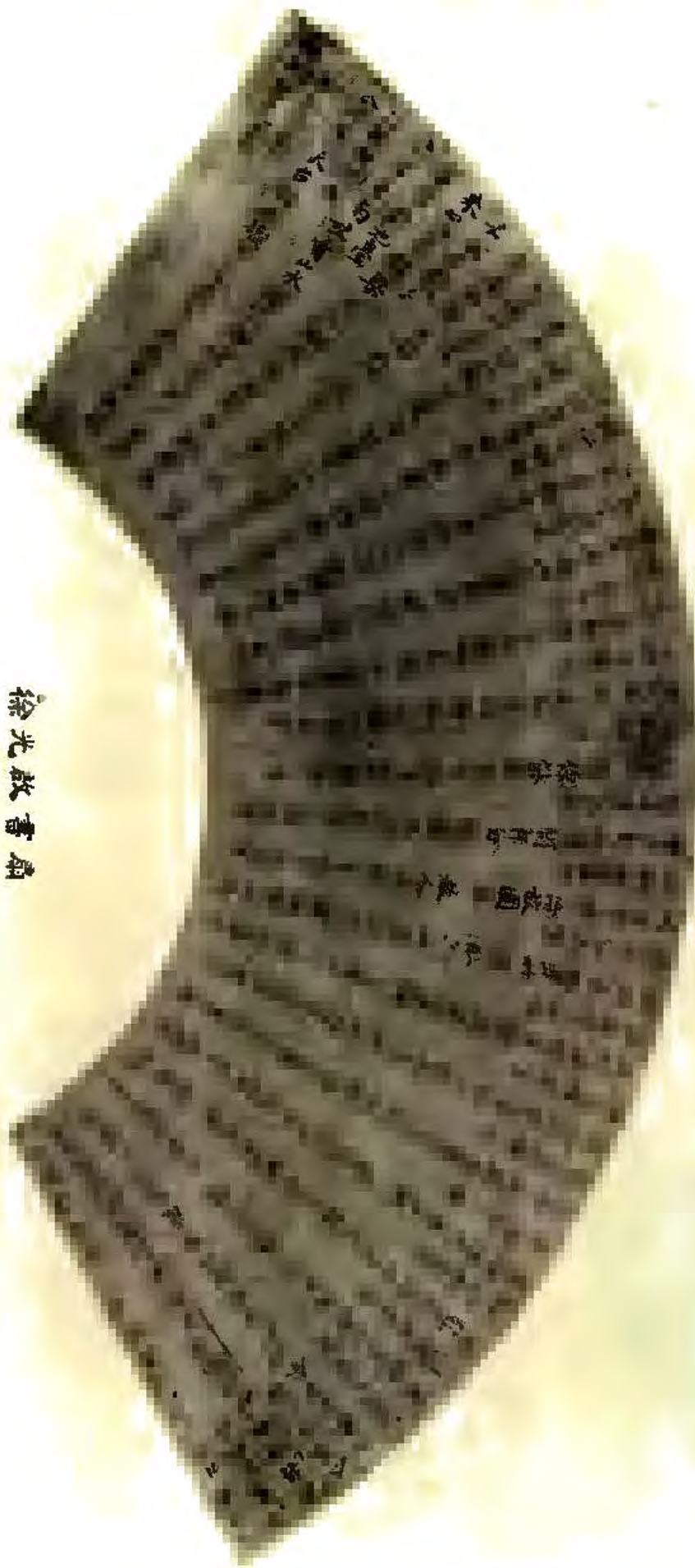
徐光啟故居

上海南市區喬家路明建九間樓



徐光啟墓

上海徐匯區南丹路



徐光啟書扇
廣東省博物館藏



《館試憶江南梅花》詩二首

據《陶森珍藏名人書畫扇面集》

為政心深物自閑
朝看黃鳥
暮飛
送
寄書河上神
明字
漢中城頭姑射山

徐光啟書唐李頎《寄韓鵬》詩

上海博物館藏



徐光啟用章

上海博物館藏

徐光啟著譯集總目

上函

一、徐氏庖言

二、兵機要訣

選練條格

三、考工記解

四、幾何原本

五、測量法義

六、測量異同

七、句股義

八、簡平儀說

九、泰西水法

十、定法、平方算術

下函

十一、甘藷疏

十二、農遺雜疏

十三、農書草稿（北耕錄）

十四、毛詩六帖講意

五、詩經傳稿

六、書簡

七、佚文

八、徐氏傳記

附錄

徐氏庖言目錄

目錄

一一五

卷一

奏疏一

一一五十三

卷二

奏疏二

一一五十一

卷三

奏疏三

一一四十五

卷四

書牘 疏辯

卷五

文移

跋

一一三六

一一三四

徐氏庖言

上海徐光啓子先甫著

卷一

奏疏一

敷陳未議以殄克酋疏 巳未三月二十日

兵非選練決難戢守疏 巳未四月初五日

遼左帖危已甚疏 巳未六月二十八日

恭承

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巳未九月十五日

兵事百不相應疏 巳未九月二十五日

卷二

奏疏二

時事極迫極窘疏 巳未十月初五日

剖析事理仍祈罷斥疏 巳未十月十九日

東事警急練習防禦疏 庚申四月初一日

巡歷巴周實陳事勢兵情疏 庚申十月十六日

統馭事宜疏 庚申八月二十日

酌處民兵事宜疏 庚申十一月初十日

巡歷控辭疏

庚申十一月十五日

簡兵將竣遭疾乞休疏

庚申十二月十一日

簡兵事竣疏

辛酉正月二十一日

謝

皇賞疏

辛酉二月二十五日

謹陳任內事理疏

辛酉二月二十七日

卷三

奏疏三

謹申一得必保萬全疏

辛酉四月二十六日

苞言

目錄

二

丁
申
明初意錄呈原疏辛酉五月初九日

臺鏡事宜疏辛酉五月初九日

仰承

恩命量力知難疏辛酉五月十二日

服官非分疏辛酉五月十五日

略陳臺鏡事宜并申愚見疏辛酉七月
請告未上
被言

擬上安邊禦虜疏甲辰閏九月下旬館課

會議

會議堪任遼東經畧

卷四

書牘 疏辯

復太史焦座師 戊午

又 巳未

復呂益軒中丞 戊午

復錢游戎 戊午

復莊游戎 巳未正月

復王孝廉 巳未四月

附復宮端全座師書 戊申

復熊芝岡經畧 巳未

又

復表憲使位宇 巳未

復黃憲副穀城先生 巳未

與李我存太僕 辛酉三月

又 辛酉五月

又 壬戌

復大司馬張座師 辛酉

與大司徒李孟白 辛酉

與楊淇園京兆

辛酉七月

與周子儀給諫

辛酉七月

又辛酉八月

與泰蒙王大司空

辛酉八月

復臨縣尹諸葛澹明

辛酉

與胡季仍比部

辛酉

與吳生白方伯

壬戌

復周無逸學憲

甲子

與呂公原起部

甲子

復張深之司諫 甲子

與王無近端尹 乙丑

與李君叙杜史 乙丑

後蘇伯潤柱史 丁卯

疏辯

卷五

文移

一抄兵部咨文

一抄工部揭帖

移工部揭帖

一抄監督部寺手本

一抄通濟庫手本

一抄職方司手本

一抄工部盈甲廠手本

一抄戶部新餉庫司手本一通

一抄盈甲廠收過軍器手本

庖言卷一

奏疏

敷陳末議以殄克酋疏

己未三月二十日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徐光啓謹

奏爲感事激衷敷陳末議以殄克酋以安邊塞以

永萬世治安事 臣伏蒙

聖恩游歷宮家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而
主憂臣辱古今通義四郊多壘卿士之耻臣雖駑下
其忍坐觀

庖言卷一

奏疏

敷陳末議以殄克酋疏

己未三月二十日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徐光啓謹

奏爲感事激衷敷陳末議以殄克酋以安邊塞以

永萬世治安事 臣伏蒙

聖恩游歷宮家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而
主憂臣辱古今通義四郊多壘卿士之耻臣雖駑下
其忍坐觀

國郵隱情匿已乎臣伏見奴酋作逆以來措餉調
兵經營決歲終于覆軍隕將三路敗衄此皆我
謀之不臧非賊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臣生長海
濱習聞倭警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簡
切肯綮之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鼂錯之言
四予敵也管仲曰論財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
敵論乎制器而制器無敵論乎選士而選士無
敵論乎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
敵論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

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
矣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
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兩言者雖當世所習聞
實千古不能易也若使兵雜而不精技疎而不
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權而
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鼂錯爲愚人矣臣聞
岳飛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度敵之所
以勝我者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展轉數四計

定而出試論近日遼東之戰我有一可勝敵乎
敵有一不勝我乎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顏矢中
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良之甲冑况士卒乎
杜松劉綎潘宗顏皆偏師獨前豈非無紀律乎
兵與敵衆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常以四攻一
我常以一敵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
之長技撫順臨河不濟開鐵寬莫皆離隔不屬
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險
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哨探無法

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日前補
救事宜如調選近地邊腹兵馬以貼防遼東堵
扼山海遠調西寧莊浪久練騎兵以爲後繼與
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棚預備一切事宜已
經中外臣工斟酌上

請臣不敢瑣贅臣之愚慮以爲戡定禍亂不免用
兵用兵之要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無竒法
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
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則強弱相懸如

卵投石至則糜爛奚論衆寡哉雖調集百萬亦空殘民命徒費資儲而已臣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鼂錯之說一一細講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厚其拊循優其作養又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夜肄習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技藝既精然後教之形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中間激以重賞董以重罰教練既成

將臂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
士一萬人可以守出可以戰有士三萬可以掃
蕩逆奴且能控制西北諸酋使讐服不敢動矣
臣爲此說頗似大言然臣所謂選士非平時烏
合之衆蓋竒傑之士衆中之翹楚也一郡一邑
亦無幾人旣負異材必須厚待其製造器甲衣
裳屏屨亦須數倍常格此其勢自不能多然而
一人兼數人之餉卽一人當數十人之用矣昔
齊桓之募士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

陣三萬越勾踐之君子六千周武之同心三千
皆貴精不貴多之效也臣志圖報

國於富疆二策考求諮度蓋亦有年今雖年力向
衰多嬰疾疢而一切選練事宜頗窺一二第因
條緒繁多未敢瀆塵

聖覽如蒙

採擇施行容臣另疏逐一詳

奏儻臣策盡用不能剋期見效臣甘伏輕言罔上
之罪若有法無人名無實拘泥常規因循積

弊諸凡選募製造操練等事一不如法一不應
手是皆繫騏驥之足而檻猿猴之勢此其不效
由用之未盡非臣之策失也臣惟多難與邦往
昔格言旋斡化機在于人事

國家承平日久綱維盡弛幹國寧民之術廢置不
講今日之挫敗或者

上天之仁愛使

君臣上下惕勵振作而免于大憂也臣願我

皇上上體

皇天警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草塗原之痛赫然
奮發聽言用人激厲臣工率作興事卽外威內
順於萬斯年區區逆虜何足煩

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

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罄竭之脂膏
徵發哀聚其難若彼耗散失亡其易若此尚不
思同心共力推求所以然之故而改絃易轍天
下事豈堪再誤哉臣忠憤所激忘其越俎冒責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按管仲鼂錯兩言實兵法家經常之論管氏
八端以財爲首財足者餘可次第舉矣惜哉
疆事數壞強兵戰勝之策一不舉而財先匱
也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議者非之
茲欲以三萬集事無乃濶于事情第此曹奴
之勁兵不過二萬我而實選實練卽三萬不
少矣抑三萬云者方諸昔人爲前行陷陣則
合廝養徒役駢隊輜重之兵亦且數萬也惟
調募不精烏合烏散法所謂兵無選擇曰北

又奚暇論於衆寡乎

又按管仲八言一不可闕又須循序如有工
無財則工匠坐食有士而無器則士又坐食
皆耗財甚矣近弊數坐此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巳未四月初五日

奏爲兵非選練決難戰守懇乞

聖明垂採僉謀立刻施行事臣竊觀燕臺形勢北鄰
戎虜阻絕之區南控中原廣衍之處非若陝洛
河東蜀漢荆襄河山四塞遷徙亦可暫安扼險
猶能自固故非兵無以立國非戰不能守土是
京師者必戰之地也遼左爲

京師左臂負山阻海隔閼華戎陸走薊門有直達
之便水走天津一帶有四通之勢若遼左不守

才一
身一
十
強敵坐大山海以南處處設防費且十倍于守
遼矣故遼左者必守之地也勢在必戰而無必
勝之兵勢在必守而無必固之策則豈非數十
年來因循弛廢實使之然乎夫奴酋之地與人
不過一縣耳以

中國較之地千倍也人千倍也然而屢遭敗衄覆
軍隕將者則奴之善用其小而我之不善用其
大也戰者角勝之事非才力智計殊絕于人者
不克也語曰才過十人謂之英過百人謂之雄

過千人謂之倏過萬人謂之傑是有十人者必
得一英有萬人者必得一傑矣諸葛亮出師指
趙雲鄧銅等以爲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故知戰勝必待于精兵精
兵必選于大衆一州之所有不能當四方之精
銳明矣今地大人衆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大
半脆弱集合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
路奴則廿年選練犀利精強本首號令極嚴韋
都用兵有法又恒以大衆敵我偏師漸次騷除

能無盡乎蓋奴雖寡小能用一方之精銳我雖衆大未嘗合天下之精銳故再戰而敗非不幸也令我之制器選士教政服習皆與奴同則千倍其地者必千倍其強豈有不勝之理乎若但言徵發不言選練此如擔雪填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矣臣之前疏以爲必須選練者正此意也今日之計遼左宜一百應援一百鼓舞各邊宜盡法挑選量行調遣以支目前之急朝鮮同敗固宜遣使慰撫亦須重加賞恤使整

率兵衆列管境上壯關僅存宜激厲振作與鮮
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至於商求至計必
須選募海內奇材速赴

京師精加練習爲守戰之備然後可以內壯京營
外援遼左或與王兵爲唇齒或調客兵爲掎角
無施不可此議已經諸臣疏

請至再至三但令各州縣召募解

京恐所選未盡合式遽令却返不止空費安家銀
兩尚須給發廻往資糧苟因循始用未免又蹈

去年覆轍展轉思惟終須就地選募似屬長便
伏望

皇上勅下閣部大臣博訪廷臣不論資格但取堪任
此事者選得數人更求將吏數員爲之副貳派
定省直先行會議選募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
令甲仗制度安家行月糧等項數目務求畫一
星馳分赴各該地方先期行文知會本處撫按
行令該管文武官員或挑營伍或募民丁依法
揀選務得勇力捷技絕倫出衆者別有異材藏

器不肯赴募務要虚心諮訪百計蒐羅通候使
臣到日照式簡試每三四州縣衛所適中之處
便應親往令赴募者無得過二百里免致勞民
損功簡試畢日分別等第填注格冊就行選委
將領各給安家衣鞋及在途行月糧陸續起發
赴

京先于三大營中選擇良將或別有簡用務須謀
勇足備諳曉節制者職司練習隨到隨練精選
教師擇取實用技藝群居聚處日夜講習務令

透曉精熟候人衆稍集合營團練其選士之數不必限定多寡亦宜約量每省直若干哀多益寡悉聽從便總合大數少則不必取盈多則儘數遣發如錢糧委係不敷所餘人數量行賞賚許待後次取用差去使臣應給

勅書關防稍假事權因令延訪真實將材保任舉薦量移遷擢以備緩急又令訪求精巧工匠一體從優起發聽用乃至甲冑軍火器械有精巧異常及本地所產器甲材料亦應製造博買解赴

該部或給發操演或依式成造其選士所用安家行糧在途月糧及買造精利甲仗一應材料等應於本地方設處到京以後月糧鹽菜激賞等銀應於該部支領其使臣與撫按以下宜合心并力共濟時艱若有騷擾地方徇情選舉濫收罷弱空費資糧者責在使臣其有偏信所司朦朧推委故稱缺乏無意急公者責在撫按司道聽令互相糾舉其蒐揚無法虛應故事惜費憚勞推托沮誤者責在將吏有司聽令不時來

奏其起發在途生事擾民凌虐誅求脫逃更換者責在領將事發嚴行正罪其技藝不開行陣無法賞罰乖張科剋財物者責在練將聽巡視衙門綜核殿最一應在事官員俱俟選畢練成課其強弱堅瑕分別等第以爲功罪嚴行賞罰在外文武將吏一體考覈本地方所選士衆冊報吏兵二部查核等第多寡依考功法分別聽陟此舉若在必行又能人人盡力事事合法將聚有虎豹之勢散有率然之形進有雷霆之威

退有金湯之險不過上等精兵一二萬人戰可
必勝守可必固矣儻慮各地方錢糧無從取給
宜令撫按司道官實查各屬庫貯銀兩卽非在
在充溢必有一二堪以動支那借者前後官可
地方耳目誰能掩覆且同舟求濟逃兩安之而
坐視阨危賢智者不爲也臣民慕義捐貲儻蒙
皇上優加激勸必有源源而來者亦可隨處給用也
若慮餉司缺乏則新兵教練少止數月多止一
年截長補短半歲爲期半歲之餉多不過二十

餘萬各衙門宜念勢在危迫悉心并力那移計
處當亦無難教練既成就可選汰各營罷卒并
名抵補外若遼鎮內若京營以至保河通津薊
永昌密皆可轉弱爲強亦永無新兵餉給矣或
疑時事方艱無暇選練臣謂正惟無暇故宜亟
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
得昔戚繼光爲叅將逼臨倭壘閉管練士期以
三月而成督臣胡宗憲促戰不聽將行軍法撫
臣阮鶚力爭得免練成之後所至克捷斯亦前

事之師也臣備位官寮業在文史非敢冒躐治
之嫌忘典冠之職特以憂深惟緯憤切同袍曉
曉之音不容自己葢大厦非一木所支狐裘由
兼采而得譬居燒屋之下人輸撲救之力如臣
未議抑亦洞酌之一助也伏望

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亟爲案上之計立

賜施行庶幾早圖一日早濟一日之用不然者遷延
觀望坐耽時日後來事勢逼迫計不得不出于
此然而愈無所及矣再干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按劉柱史國縉疏中稱李永芳言若然練出兵來這事就難了此賊亦庶乎知彼知己矣然觀寧遠攻圍伎倆止此則此皆之知彼尚未盡也

遼左帖危已甚疏

己未六月二十八日

奏爲遼左帖危已甚臣心感憤益切敬陳愚慮以圖萬全以摠忠悃事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沒遼陽廣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勢非昔年之俺答實宋朝之兀朮完顏亮也

皇上一聞警報旋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慰藉然臣之愚慮譬如粘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略則舵師矣其餘篙工楫徒尚賴多人帆檣櫂橈尚須

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若一有闕
欠一有粗疎舵師雖精心妙手亦且無如之何
况闕欠粗疎者非一人一事乎必得

上下中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早夜亟圖
庶乎汔濟臣實腐儒憂心如墮謹牽率固陋條
陳畫一雖所言者或似一時難辦然醫人用藥
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非此藥不愈
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畜之三年豈容已乎臣
自三月下旬建議選練就此時論豈不迂緩然

臣策若用迄今三月亦必稍有次第何至乃如
今日百無一備也且遣將調兵措餉脩守一切
救急之策與臣之說拮据並作何相妨礙蓋急
着緩着兩者皆不可廢用一備二更有得力之
時惟在速行之而已若遲之又遲直至勢盡理
極而求霍然立解之術臣雖草澤庸醫實知天
下古今必無此良方必無此國手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計開

一 亟求真材以備急用

臣竊考前古承平之後漸貧漸弱因而紐解網弛迄于不振者病在乎拘泥常格因循積弊也于今所急莫如文武吏將第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待門卽用者未必才才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矣取人用人之法臣多有其說未敢瀆陳目下權宜似應令在

京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人等但有文武材略乃至絕技巧工開具所

長今應作何錄用各送堂官咨送吏兵二部
再行博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陞或改調或
咨取一一置之在

京衙門及畿輔近地以憑隨時副急逐便差遣
所舉人材建有奇功舉主分別賞擢若誤

國僨事亦隨其情罪重輕運坐舉主在外撫按
及守令坐名薦舉類

奏咨部陞調取用並依前格如此薦有實才官有
實效絕勝于臨事倉皇而莫知所寄也伏乞

一 亟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戰守

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奴大勝而我大
敗者三矣豈可不知其所以然乎臣無論其
精者卽甲仗器械行陣馬匹乃兵家粗迹我
亦事事不如在事者何以不知知則何以不
求勝着而驅不辜之將士載有用之軍資填
諸無底之壑也據朝鮮報稱奴寨北門鐵匠
居之專治鎧甲向亦聞其鐵工所居延袤數

里臣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賊兵所帶盔甲
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之故鮮營對壘
被奴步兵驟進將拒馬木登時撤去鮮兵非
無銃箭而無可奈何者甲堅故也我兵盔甲
既皆荒鐵胷背之外有同徒袒賊于五步之
內專射面脇每發必斃誰能抵敵此外臣不
敢一一煩稱只舉甲冑一節可以類推况又
與之大小火器二萬乎大抵此會勵志四十
年尊禮謀士厚養健卒博咨密議簡練訓齊

其製器選士政教服習不合于法者鮮矣所
恃者我之地大人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
求精堅犀利勝奴一倍再倍以至十百倍不
爲難耳今直棄置不講講者又嫌爲迂緩必
欲取辦目前則有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
敵之器而用之也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薦
舉人材擇其知兵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
局仍博求海內名工名器商推製造一切盔
甲面具臂手刀劍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

之類務求精密堅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
猜之法宜除積弊立成規酌舊法出新意或
令用者自造而給之或令造者自用以試之
其間法之纖悉臣不敢臚列但得其人以法
聽之可也或謂其人難得則是天下之大而
無一二才士千百良工曾不若逆酋彈丸之
地乎必不其然病在不求耳若只講方畧而
不從器甲土馬下手之處逐一尋求自古及
今未有能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 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勝

伏自奴變以來中外臣工百爾所思矣臣展轉揆度意緒萬端而獨以選練一事再疏塵竇者誠思千籌百計總以精兵爲根本若無精兵雖多得良將無可用多有奇謀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結外援弗敢用也奴酋積強久練步騎俱精昔人稱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兼而有之矣我兵南土主客

十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
器無法如卵投石薰蕕同盡耳今只議募議
調如昨年故事雖多至數倍難免于敗即使
精加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
在各別難以合營且諸方各有所長各有所
蔽其長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必求齊衆若
一分合如意守莫能攻戰莫能敵計非選練
不可選練之法又須大破常格將前項薦舉
人材精加簡擇當事者虚心降意問以選取

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仗制度各令條
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依酌遣若干
員前赴各該地方如議行事其前後差出文
臣須重其事權以便彈壓更令廷臣推舉重
臣二員總理江南十省直江比五省直及各
邊選練事務委任責成它日若以器械不利
卒不可用再致敗衄者坐以失機軍機之罪
如此必不敢冒昧阿徇苟且塞責矣或疑屢
敗之後人必畏懼不應臣以爲畏懼者就令

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人中素懷忠義自
矜材武願奮功名者不知其數獨是如常調
募決不肯浪死遼東若差去各使臣行文榜
諭或與面講細商爲言今日選練之衆定與
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甲冑如此器械如
此銃砲所習如此技藝如此營伍如此器令
今日如此餉給如此體貌它日如此選戰如
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勲名豪傑之士
必且人人首肯灼知此行大異昔日前有萬

勝之樂後有莫大之榮聲應氣求聞風接踵
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嚴責成除
宿弊一法制捐厚費廣招徠臣恐所募士衆
未必大異于前也伏乞

聖裁

一 亟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

易稱設險守國平居且然况值門庭之勦寇
乎臣歷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勢之弱未有如
今日者也居必戰之地無可戰之兵而求萬

全無害非有度外竒策曷克有濟臣再四思
惟獨有鑄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
造臺之法於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
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
安置極大銃砲中層上層以漸差小臺徑可
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砲
位平時收藏

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卽行
脩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衆一

時殲滅矣臺大銃大周城只須十一座形裁
或小量應加添再將舊制敵臺改爲三角三
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
費再于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卽百千萬年
永無可拔之理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毫釐
有差關係甚大須于前項薦舉人材中求其
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
仍行擇取人員作急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
巧工匠召募賞給皆從優厚以便成造其慣

習火兵尤宜訪取教師作速訓練至厰庫所
貯舊存鳥銃佛郎機等項火器亦須逐一整
頓仍令放者自脩或脩者自放勿致潦草跡
畧以備城堞樓臺擊賊之用臣再思惟前項
火砲除最大者宜守不宜戰宜都下不宜邊
城難以頒給外其二三等者目今遼左京東
旦夕危急儘可施用但此時未及成造卽成
造之後若無精兵恐反爲敵有如撫順清河
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藉寇它日更

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良將挾以戰
守乃獲十全臣所云千籌百計總以精兵爲
根本者此也若遼左京東諸城依式豫造敵
臺斲置見存大砲選兵施放亦是上策但遼
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非南兵
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衆盛及素
有行止者不可用耳勦鎮原有敵臺及守臺
南兵畧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尚須分遣
人員如法指授臣又見方今言守城者皆云

能戰然後能守故宜城外結營以待敵至臣
豈不知此爲正論而今所陳乃是嬰城固守
之策蓋臣實知見在邊腹兵馬皆非奴敵卽
再行摘發或廣行招募加以練習而有一事
不如臣言不合法終無戰勝之理惟宜用
臣此說大脩守禦之備而堅壁清野使賊退
無所掠進必被殲卽守在遼東賊必不敢慕
越數城長驅深入目下調募官兵宜盡取各
邊精騎不必求多再行募選南將南兵長于

守城者令其至遼分發諸城協助防禦益邊
兵不善守城遼東爲甚如近日遼陽脩守全
賴川兵此一驗也若其敵小勢輕可戰亦戰
氣竭情歸可襲亦襲不拘一法相梳進止卽
人知今日調募未嘗責以必戰亦無有抗違
不前如宣鎮永順者矣遼城堅持數月內地
盡法選練成師之後便堪大戰漸次恢復各
城因而相梳進剿亦不爲難且令西北諸虜
聞風膽喪也伏乞

聖裁

一 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

臣竊惟逆奴累勝未遂深入者後有北關前
有朝鮮非彼背首之讎則我懷恩之屬也今
開原不守北關隔絕鞭長不及馬腹必且折
入于奴朝鮮則師徒喪敗魄悸魂搖昨傳謾
書恐唱挑激鮮之君臣事勢狼狽既為遜辭
復之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為質且怵並誘遂
入牢籠贖幣饋牽交酬還往鮮奴之彘已合

蕩然無復東方之慮矣從此安心西略奚止
唾手全遼射天逆圖殊未可量即使遼左尚
存而鎮江寬莫再一有失朝鮮又爲異域後
來合小攻大鮮或不從曾求假道易于反掌
况奴之狼戾無親鯨吞莫厭弟壻至親皆殺
而併之何有于鮮哉二者居一焉即我水陸
萬里皆爲寇場矣晉楚爭鄭終春秋之世者
爲其左投左重右投右重也今結好朝鮮既
是奴之狡謀則聯屬朝鮮卽爲我之勝筭臣

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漢開河
西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戊己校尉都護長史
司馬以控制諸國斷匈奴右臂監者察其情
形護者扶其顛危也朝鮮形勢略似西域寇
氛之惡亟於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

皇上數年宵旰殫財竭力爭滅國于強倭之手挈而
與之今者不賴其用而棄以資敵失策之甚
者也經臣楊鏞咨行該國激以大義勉以自
強是矣大義彼所夙諳其如強威狡計誘脅

百出宜須日夕提撕至於自強之策則該國素習文弱豈能強勉臣之愚計謂宜倣周漢故事遣使宣諭因而監護其國時與闡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加以日逐警醒使念

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答再與黠破奴賊之巧圖惡併是其故智要盟僞約豈足依憑鮮之君臣明理蹈義如此面命耳提寧無感動奮發察彼心神無二就與商略戎機令其漸強可戰可守若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

面密切

奏聞以便措置防範大都出疆機事難可豫擬總其
大指不出監護二端儻合濟師及他申索亦
宜隨昔度勢斟酌聽許如此卽狂謀無厭可
以犄角成功若暫守封疆亦是輔車相倚譬
之奕棋雖布閑着實得外勢必勝之術也此
項差遣宜用大臣但恐事機難料仍須回顧
國體若選取名將乃是戰守急需使事所重又非全
在武力泛遣弁流冗職祗以辱

國債事而已竊考詞臣奉使該國自有成規臣今自
薦願當此任邊事急切不必多抽士衆只須
議定餉給聽臣選擇叅佐義從二百餘人中
帶巧工教師以便相機應用臣本文儒未習
軍旅封胥禪行之功何敢遽以自許至如古
之良使傳其信辭士之有耻不辱君命臣雖
不敏竊有庶幾之心但此舉兵家奇道雖事
等班超而勢非強漢機欲潛深法應秘密出
疆之日身入羊群實垂虎口安危呼吸宜資

權變事情遷貿難拘一律如蒙

聖明特遣受

命以後仍望稍假便宜以求克濟伏乞

聖裁

已上三疏天啓元年五月初九日謄寫進

呈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開寫疏內有此時當議行的該部仍再查覆

按兵法教正不教奇正者可得而言奇不可
得而言也如疏中之言正兵所需亦略具矣

古者五兵六建及遠不過弓矢五代以來乃
有石砲勝國以後始用火器每變而愈烈則
火器今之肯務也累年喪敗藉寇不貸安得
弗求勝彼者而用之朝鮮之役首建其議身
任其成舉朝之臣叩

關以請

皇祖深惟本計一麾之不忍弗果行也遷延再歲竟
循用之將由事勢所急意見之略同耶至乃
江海之間周防極慮或將券於來茲乎

又按古來談兵未見有瑣屑至此者宜爲知
兵者所訝不知漢唐二季武備蓋未盡弛弛
武備者自宋始故田况一疏未免言之諄諄
矣今廢弛二百年東方用兵亦且數歲未見
必勝之策又安得不諄諄也多人又須便習
多器又須精好正恐闕欠粗疎欲爲精心妙
手者效一臂之力而乃以開罪乎蓋緣用一
備二之言實不相聞而偶然符合且同日拜
疏賈茲疑息無足怪耳此其合雖得失利害

之間相去遠矣豈人之所能爲哉

又按遼將北關日夜媒孽思勦奴以爲利我
又百無一備也徒使之焦心竭力深謀密計
整棚訓練圖自保之策而我又懵無聞知致
有邇歲之事卽奴又何嘗夢想及此哉奴之
步兵極精分合有法而談東事者但以爲長
於弓馬而已總由望敵先奔至於今未能知
彼故也

又按敵臺果如法不附城無害卽四面受敵

無害第難爲慮始者言故累疏皆云切附門垣而遠計者皆恐臺爲敵有不思得臺卽得城也近歲寧遠被攻穴城至五十餘竇垂破矣大砲一擊殲賊至一萬七千人老酋宵避豈有大臺貯鏡百倍堅城遽以委敵者乎

又按四路旣敗奴賊威脇朝鮮與之通好傳所謂從於強令豈其罪也第此語得諸經略疏中非無徵之言而鮮人辨疏極力抵諱且語意與此疏相應爾昔曾未發鈔不知何從

洩之雖然若果行此鮮國君臣必相允從練
得鮮兵二萬可以坐制奴賊而鮮君亦無它
日之禍矣

又按賈誼有言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漢
武帝有言萬里之外江海之間又可信乎傳
其信辭一言似是遠臣本領當此任者肯宜
留意於此

恭承

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己未九月十五日

奏為恭承

新命展轉徊徨度時據例不敢控辭謹陳急切事宜

仰祈

聖鑒即

賜施行事七月二十四日該吏部等衙門會同奏請

用臣監護朝鮮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徐光啓昨科臣祝耀祖說不依遠差著在京用

欽此續於本月二十八日該兵部題為救肯莫
急戎務責實惟在用人謹陳目前切要事八人

初二日奉

聖旨是徐光啓曉暢兵事就著訓練新兵防禦都城
吏部便擬應陞職銜來說欽此續於八月二十一

日該吏部題為都城防禦宜周乞允訓練之臣
以固根本事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徐光啓陞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
管理練兵事務欽此臣擬以淺陋職在詞垣兵

旅之事向未經歷頃因東事急迫屢疏論列苟
求效芻蕘之益非敢爲媒進之階也誤辱

聖恩三頒

諭命擢貳端尹兼列臺銜驟越四階躡超前輩未成
一割之用先蒙三錫之

恩臣感激之餘彌懷慚報旋念京官四品例無辭免
况

皇上以時危注意稍涉盤桓便嫌規避用是躊躇再
四不敢控陳然以不材之資值孔棘之會度德

萬言 卷一 三十一
揣時恐終不勝其任也至於選練一法將欲使
智勇材藝人盡其長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然後
可以折勁敵之衝保金湯之固此則臣之愚見
臣之夙心始終不敢於

君父之前轉換一言亦不能於僚友之間遷就一字
必依臣言必用臣法則臣之三疏具在矣一一
致行而兵不可用臣任其咎如言之不用臣亦
知言之不用而但就目前事勢冒昧支吾日復
一日倉卒有警伊誰之責譬如醫師治病不憑

其方不用其藥但以他人之方藥令其炮製脩
合甚且并炮製脩合之器具材料而靳予之爲
醫師者得無拱手而承不效之罪乎即使百凡
如志而教練未就遽使從征與夫烏合之衆相
去何幾是猶摘未熟之果必不適於口服未成
之衣必無救於寒矣伏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

俯允臣言使得展布四體以圖尺寸之效如或不
然恐無補於事有悞於

國既負拔擢之

恩且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為此先將一二急切事宜畫一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施行其餘容臣陸續條

奏臣不勝願望祈懇之至

計開

一請

欽命臣仰奉

明旨專典兵戎稅務所關更兼衙門職掌全是擬立
乞降

專勅遵奉施行仍請

欽降關防旗牌及大小勘合火牌以便行事伏乞

聖裁

一議駐劄臣惟新兵教練本爲防禦都城應於
都城內外擇取空閑教場屯駐操演但遠來兵
衆棲身無所乞

勅工部速造營房一千間以便群居肄習臣與文武

將吏合用公所似應擇取空閑衙門不足或暫
借就近庵觀寺院應用若屯駐近畿州縣就於
該地方衙門駐劄伏乞

聖裁

一議副貳臣惟官司必有佐貳軍帥必有副倅
所以資謀斷備不虞也况今所練新兵皆非素
習一切選練雖有將領教師皆須臣經目經口
日閱二三百人則二三萬人須百日而遍乃至
製造器甲亦須躬親指授逐一試驗時事甚急

無一手獨拍之理而臣才智短淺加以早衰多病必須一二才略之臣以爲佐助臣看得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須之彥介性宏才深心遠識兩任劇縣再歷部司循良卓異累著聲績且精勤敏練勝臣十倍及查之彥部資應得陞轉儀郎晉陟京卿亦係舊例矧今破格用人之際乞勅吏部將之彥陞授相應京卿職事爲臣副貳此外更差戶部司屬一員專理餉務不拘內外臣僚選取一二員爲臣贊畫使臣與諸臣朝夕謀議

手口拮据臣若罷駕不稱當藉其補苴儻或尺寸可效必速於奏績矣伏乞

聖裁

一議將領臣自三月至今訪得中外名將以待薦達今經臣熊廷弼取用略盡臣豈敢多求以掣任事之肘但今教練新兵藝須兼通步騎法亦叅用南北不得一二經事南將就近取用何以措手臣看得天津署遊擊事錢世楨京營叅將王光有熟諳兵機經歷世務驅之行陣不在

樞闈擊搏之科俾以訓齊實有駕輕就熟之用
伏望

勅下該部特留二臣聽用此外待臣再行咨訪與樞
臣酌議應奏

請者陸續奏

請應委用者徑自委用伏乞

聖裁

一議待士臣聞古之兵皆稱爲士居四民之首
或稱君子貴之也貴之者所以勸爲士也後世

視如隸役有身家顧體面者不入其中十人之
英便欲登爲將領所以卒皆孱弱軍無練銳岳
飛治兵角其勇力層累擢用其尤者別置親隨
背危軍諸軍統制而下與之抗禮犒賞異常勇
健無比凡有堅敵當之卽破然臣尚恨岳家軍
不能盡爲背危也臣願一軍皆依此法初到募
兵除不及等者退去不用外收用者考其勇力
捷技分爲隊兵鋒兵二等一體教練隊兵進益
陞爲鋒兵鋒兵之尤者陞爲壯士壯士之尤者

陞爲上士上士待之如武舉之禮壯士待之如武學生之禮每隊長哨官缺于上士中角技補之千把總缺于隊長哨官中角技補之將領缺于千把總中角技補之其有殊材異能比併無對可徑補將領以及上士者不在陞等之例其隊兵應照例給月糧壹兩貳錢四等兵士每加六錢上士照東征事例月給三兩而止若給本色以時估扣筭其操賞銀又須從厚以示激勵及冬衣布花皆不在餉銀之數至于大小將領

臣欲使于兵士不得尅減一文但不恤其私情
優其俸給徑束以法是使人不以道也既極其
私犯者不貸而又激以忠義勗以功名向上者
必多矣秭今遼左用餉不貲司農束手臣又一
一求多實是黠金無術似此勉強支持不得不
從其薄臣又何術可以濟其不足臣又何心必
欲強其不能臣所知者養士如買市物價高一
分貨值一分臣請與兵部約曰量有若干之餉
可付若干之兵請與戶部約曰欲練何等之兵

卽發何等之餉如臣所謂隊兵者只可以守堵
所謂鋒兵者可爲守城游奕所謂壯士可以小
戰取捷所謂上士可以大戰破敵用之多寡以
敵之多寡強弱爲度如是而已倘謂今京營之
軍月米一二石何事新兵獨須厚餉不知營軍
操日不多且質明而散正須各尋生業以餉其
口若食餉一二石又須日日肄習必皆化爲餓
殍矣營軍所以不振而易譁者病根在此非獨
性異人也今之新兵可使各尋生業乎都下貧

民傭工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
之月衣不蔽體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須
四分差等而上愈精愈厚按復國要編東征兵
士月餉三兩六錢朝鮮供億在外然而功實未
著當時諸臣不能無罪臣雖竭其驚銳但能使
無虛糜耳食今日傭工之食而欲收岳飛背卷
之效臣不能也必爲
都城萬全計是在

皇上而已伏乞

聖裁

一議揀選遑左用兵多而不精前效已見兵不
選而遽練如鎔鐵求金舂砂作米畢竟無有虛
費工力也因循用之有名無實自知難以勝敵
心念只在脫逃所以臨敵先潰屢敗揆之臣之
初議謂須精選勇力捷技之士者謂其體質本
領既是人間英物必能以忠義自許必願以功
名自見如此而加之政教服習取數既少卽糧
餉可以從厚器甲可以求精以之禦敵能保全

勝也目今調募未見畫一規格恐地方奉行無所依准臣願與部司議定冊式頒行各該地方每募到一名試驗填註必期合式方准收用選畢依式造冊報部驗收其不合式而濫選者與冊本合式而點驗不對者除照例退歸外仍各罪所繇庶幾糧無虛糜人有實用所定格式大略以膂力便捷技藝三事分別等第其膂力能提石二百斤以上行動如常躍起高三尺以上跳越過六尺以上形軀大而雄猛小而精悍年

十六以上四十以下者卽准合式等而上之乃至力及千斤捷踰丈數日行數百里者各第高下分爲三等其現有技藝者分爲諳曉純熟精妙三等若力不及格年過四十而便捷技藝有一在上等者亦准合式三等人數安家銀兩量行差等厚薄候着伍之日再行考驗上下其餉教練之後日成月要升降其等內外募兵官員若一處人數不足應于他處通融足數不必拘泥取盈多費有用之餉遠致無能之人也伏乞

聖裁

一議軍資臣惟凡人之情皆有保

國保家之公心皆有好高好勝之習氣強壯之人
無有不可戰者顧處置何如耳我能制敵何憚
而不戰敵能制我何恃而戰從前屢敗皆敵能
制我我無以制敵故也欲我制敵先議器械欲
敵不能制我先議盔甲奴賊盔甲面具極是精
堅所用長鎗飛鎗透甲箭極是鋒利今欲制其
利兵必用通身純鐵精甲又須輕便欲制其堅

甲必用如式鳥銃更加奇巧此二物每人一具
斷不可少其甲衣甲裳頭盔面具護項護肩掩
心臂手鞋帶等皆須熟建鐵十斤折一并皮氊
布襯煤炭工食欲求精好所費不貲酌量中等
費用每副非十二兩不可鳥銃欲求精利所費
亦多酌量中價非四兩不可此外每人用鎗叉
等長短兵器一具腰刀一把及捱牌奇器等其
材料工食酌量中價非每人三兩不可已上諸
項皆須給銀付餉司兼管臣等監督將士自行

製造方得對身對手且身命所係惟恐不精必無濫惡至於目下操演合用

內府廠庫原貯盔甲兵器大小神器稍黃等項容

臣等酌量移會應給發者徑自給發應奏

請者另行奏

請若戰車之制臣擬用數等一輜重大車只須隨時查刷民車僱用一雙輪戰車一獨輪輕車一大小砲車須工部給價付本營自造免馬市馬止堪騎坐必用戰馬須本營將士自買自養其

買價或太僕寺動支庫銀或於俄馬地方改折
解寺給發其養料或戶部撥給牧地或於寄食
地方改折料銀解太僕寺給發目今先祈
勅下工部速發料價銀數萬兩并會有材料鳩工局
造伏乞

聖裁

一議近募新營創造百無一有各執事員役雜
流皆須逐一選用召募皆須俸給遠者更用安
家銀兩新兵出自民間全無武藝急須選取各

色教師一應置造又須召募工匠或材官武士
現來投充者亦宜收錄以開嚮用之路皆須急
用安家糧餉并臣衙門公費乞

勅戶兵二部速行議措餉銀數萬兩應用其教師工
匠投充人等每募到若干可省遠方召募若干
容臣等不時移會兵部行文扣減伏乞

聖裁

一議徵求軍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軍
火器材料教師巧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者

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乞

勅兵部移文南直隸撫按募送長鎗又銃鈎鑷等教
師各十數名浙江募送長鎗刀牌等教師各十
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硬桿木
鎗一千根虎藥數十斤福建募送俞家棍教師
十數名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十數名買解
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桐木鎗桿三千根
一丈以上桐木棍桿二千根廣東募送能造西
洋大小神銃巧匠盔甲巧匠各十數名買解西

洋大小諸色銃砲各十數具鐵盔甲十數副湖
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教師永保鈎鎗教師苗
刀鐵匠各數名買解弩藥數十斤苗刀百口雲
南募送土司皮甲匠十數名買送皮盔甲十數
副沅江麗江及土舍蔣郎藥弩各數十張藥數
十確貴州買解銅仁土苗木鎗桿數百根苗刀
數十口河南買解嵩縣長鎗木桿二千根山西
買解五臺檀桿五千根山東募送鎗銃鈎鑊竿
子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木鎗桿二千根宣府

大同寧夏甘肅各募送善造盔甲火器鐵匠善
製生熟皮匠各數名其它名師名工名器容臣
等再行體訪或行文本處或差官召募置買若
地方官能一一訪求量行募送買解具見體

國忠誠合行紀錄伏乞

聖裁

一議勸義伏見兵興以來臣民募義捐貲者如
委壑逝波不見其益且未立賞格人誰樂從臣
以爲輸財助餉不若使輸餉募兵也官選兵不

若使人人選兵也請定爲三義激勸之法其一
有財者告明官司自選壯士給與安家銀兩盤
費到京依式製造精好器甲着伍之後官給根
餉者名曰義募所募之士聽_臣等選中類爲一
營曰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募者酌依
部斬事例每二十級准叙一級其一有財者自
選自餉安家器甲行月糧俱不煩官止于本地
告官驗送着伍之後不論年月通行資給名曰
義餉所餉之士聽_臣等選中類爲一營曰大義

管後兵士得功一級其餉者亦叙一級此外有不能輸賞而能招徠豪傑于所在官司驗試起送着伍者名曰義薦聽臣等選中卽于兵士冊籍填入薦者姓名給與執照後來所薦之士有積功至指揮僉事積賞至十級以上者薦者分叙一級願賞者聽其三項義人陞至指揮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改授與恩蔭官等願以功贖罪者酌量情罪輕重功級多寡准與減免文武職官廢開在籍者酌量起用若

三義人身在行間別有親斬部斬功級者另自陞賞不相侵併其餉至十名以上募至二十名以上薦至五十名以上者所在官司或送扁額或行獎賞先示勸勵如此人自擇人搜採必精義士不枉費兵伍得實益矣但臣所統率盡是腹裏平民生來不見兵革若非厚餉重賞精甲利器堅車良馬教練成就尚不堪爲援遼之用况於自募自餉者豈容勉強調發以塞嚮義之途亦須練成之後人人賈勇然後惟

皇上所用耳伏乞

聖裁

按

聖旨云新兵者先經廷議部覆於山陝河南僉派民兵防禦都城久已駐劄通州昌平又經挑選出關此云就着訓練者即選存中下兵丁也此皆全未知其可練與否故疏中娓娓尚言所欲言尚望爲所欲爲及至兵間知其難爲力矣迨聞贍家更番二議益難爲力矣故隨

昔就事委曲調停極費心力詳見向後諸疏
至樞部簡汰加糧履疏尤直截痛快試一寓
目知非奉

命以後自行招募之兵也

又按此皆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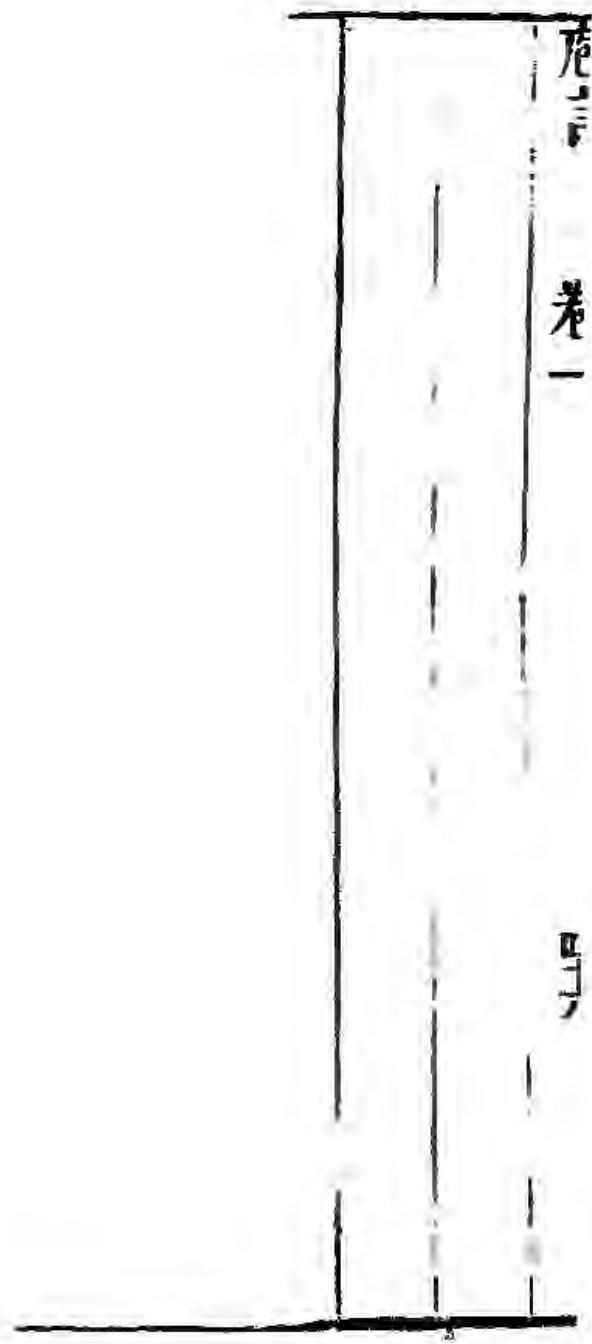
發帑不求加派故有勸義一欵而風聞者亦多重趺
而至輦金而來矣迫事多掣肘皆廢然而退
藉令此輩得用固可省經費之什一卽不然
而遽

發帑金以五六百萬計者便如段熲言三冬二夏足
以破滅也事半功倍惟此豈此虜爲然

苑言

卷一

四



兵事百不相應疏

己未九月二十五日

奏爲兵事百不相應微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命廷臣從長議妥以計安壤事臣本腐儒荷

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勢艱危

主恩隆重誼不容辭業於本月十五日條陳急切事

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勅諸凡事理皆約略言之實不知所練何處兵士

爲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二
萬人就於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間工
部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兩戶部
每年支給糧餉五十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該
衙門逐一應手臣再求副貳贊畫四五員博選
良將數十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一年之後庶
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醜虜長驅深入
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間得

內府廠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以此二萬之衆

與京營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
堅壁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
於堅城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
未就雖十倍敵人之衆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
爲殷鑒矣然臣近尚之戶部諸臣咸言此餉毫
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爲
常計在工部亦復不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
數僅三千尚皆露宿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
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

如臣所計約略二萬人尚費若干措處力近聞
兵部議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
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
盡屬於臣此則臣力所必不能勝亦今日所必
不能辦抑且目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

瀆陳於

皇上之前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
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
止能選練三千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

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譚綸爲總督兩賢提學
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精兵二
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之舉且竟
不能止增募南兵二萬月餉一兩五錢教練二
年而成又用重兵班軍之力建造一層敵臺千
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
入爲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之間也蓋練兵
之初其難若此臣無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
慣戰之精兵良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蹶令

於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
能乎此臣力所必不能勝者也戶部舊新一二
支吾遼左尚苦不給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
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二十
餘萬兩工部器甲除

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
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
而一甲一銃皆須數十日工何時齊備堪以對
敵至于營房一節二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

又須在日今半月內完工過此沍寒一至土功
難成兵無着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
辦也大衆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
如數萬之衆悉令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
何如既爾飢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訓練萬一
寇至又負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
戈裸程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
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徵疊募之兵盡付于臣以
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

而且齟齬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人
偶遇王家事勢急迫勉強負荷卽一夫之任尚
未知其能勝與否遽以五人十人之擔而悉委
之又使履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蹙而已更無
他矣一人不足惜如債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

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用
衆六萬于三處安插者戶部合當豫計餉銀若
干於何出辦工部豫計器甲車輛火藥料價若

于于何支給兵部豫計馬匹料草若干於何取
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豫計每處兵人二萬有
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
辦可以刻日速完一一妥當然後做譚綸戚繼
光事例分命廷臣三人各談副貳餉司贊畫并
應用員役分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
如此既成之後亦只宜製造大砲分守近畿諸
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兵交鋒接刃自非博選
天下奇材一二萬人製造極精器械一人食數

人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先後四疏諸
意皆同先資之言不敢有貳然臣陳說雖多無
一當時之用而猶敢冒叨

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僥倖于一成
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決不用矣明知灼見無
倖可僥而猶因循時局勉強支吾今日知事之
不可而謂之可是謂欺

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爲偵軍之
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儻終不用臣言請乞

皇上別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

請并褫原職以爲本無才略輕言冒進之戒臣有

跽伏草野感戴

聖恩而已時事甚迫懇乞

聖明俯鑒愚衷速賜

允行臣不勝惶恐祈望之至

實錄纂修官董宗伯其昌論曰臣按宋事岳飛之兵

能以寡擊衆罔有挫衄者背嵬五百爲之先

驅耳此皆所謂百金之士也招之者在先得

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致如一燈之火散爲
千燈河朔少季荆楚奇俠豈患無人哉今之
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械而弓刀衣
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金耳間左健兒負
戴屠酤身不出里數金可得肯遠戍沙場以
頭顱僥倖哉惟卑田游手無復生活者定計
於逃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澤量耳此
疏所謂非博選天下奇材教練一二季決不
可用是實歷語也

又按今之兵皆不可戰今之主將亦知兵之不可戰耶抑否耶然而皆令之戰矣總由身不在行間它人死生我無與也豈有身不在行間不與三軍共死生而可以司三軍之命者乎果與三軍共死生必將計其所以生必將計其所以無死必將計我之所以禦敵所以制敵而戰可勝守可固矣無論古昔卽近世文臣如王靖遠之於滇上威寧之於虜王文成之於逆藩阮中丞譚襄敏之於倭皆身

在行間者也况武將乎

庖言卷二

奏疏

時事極迫極窘疏

己未十月初五日

欽差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

臣徐光啓

謹

奏爲時事極迫極窘微臣甚拙甚迂量力知難恐致誤

國懇祈速賜

聖斷以重防禦事

臣自受

命以來條陳練習事宜已經再疏各部司伏候

明旨企踵以待久矣臣疏中所言軍餉器甲等事不

無多費金錢者非敢以此難部臣也兵家所貴

知彼知己兩年以來逢人訪問知奴賊器甲等事

事堅利奴賊兵馬人人精勇假如基逢高手豈

容漫應必須筭定勝之之着遼東三路敗衄正

以漫應失之耳今日欲求克賊苟非良將精兵

堅甲利器必無勝理臣之前疏已嘗再四陳說

所以條列欵內開載器甲價值兵士糧餉皆于

優厚之中尋求節省酌量中數然而計部堂屬
茫無以應矣非其不欲實不能也且臣與商確
者不過議兵二萬耳况進於此其難又何如哉
臣伏思

祖宗兵制爲防禦

都城計者非不備具在內則有京營在外則有四
鎮豈爲平時觀美亦將以應敵備患也總緣兵
久不用人不服習費薄故器不堅好餉薄故兵
無選銳今

皇上特募新兵委臣練習豈非俯采臣言欲求選練之士堪以破賊立功者哉然而財不足費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之愚計以爲必不可得也今部臣計無復之或將勉強支持兵士受此薄餉亦只苟延殘喘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段更新如此三年五年亦復朽鈍怯懦如常而已又安用臣爲哉不惟不必用臣亦無用此官不惟無用此官亦無用此兵蓋有此官卽有官之費有此兵卽有兵之費總來無益不如省之爲愈也譬

如人家前堂後室業已巍然整飭止因年久頽廢欲於庭院之中別構一室求勝於前必須工料備足然後可耳如其貧難空誦東那西湊新不成新舊不成舊不如并此工料脩整舊宅猶爲得策矣臣今一身四虛無着候

命再旬延頸垂手無一事可作欲作一事必須金錢不比舊設衙門尚有故事可循徐圖整頓也若此因循積久無論棄可爲之日力貽猝至之重憂即使僥天之倖遼東可守虜未長驅臣統此

罷弱之兵虛張形勢濫叨榮寵亦非臣之初志也儻謂遼東爲急

都城爲緩則此兵可以無設若言不必厚餉精卒不須堅甲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鬪實力別可出奇制勝若此異才求請中外臣僚中或可多得如臣迂拙實非其人且臣之言具在也若其可用則是必然之畫宜見施行若不可用則是不移之愚奚堪委任正如草澤醫人自言有方可以愈疾主人信之遽加

厚待及至立方攢藥卽伯叔亞旅宜共參詳覺其可服便應服之覺不可服則宜棄其藥遣其人奪其糈別命良醫以求治療不宜置之用舍之間因循須暇使病日益深也若云不必用彼方藥但令肩此重任它日病不可治將使獨當其辜計事若斯豈非大謬乎伏望

皇上速賜電決如行臣之言卽望

勅下戶部如臣原題餉銀

勅下工部如臣原題盔甲軍火器械工料價銀各如

數陸續給發其戶部兵餉仍乞

欽命會議別有計處務與邊餉無干此外有臣前疏

條陳建造敵臺設置大砲一事無論薊鎮已有

成驗卽寧夏沙湃地方全藉此臺虜不敢窺樞

臣黃嘉善楊應聘所親試各爲臣言其管工將

官辛志德統兵入衛見在密雲可以召用又見

按臣王象恒議守通州見行題

請諸臣之言與臣所議大小不同若論守禦上策

其義一也如蒙

勅下工部設處工料建立此事是費萬人一年之餉
可當十萬雄兵抑且萬年永賴新兵之費可以
大段減省如臣言不可用卽望

聖明別簡賢能使作速任事以振威嚴以圖鞏固至
于臣之不才虛受

聖恩超資躡進未効鉛刀之用已成躍冶之金反已
懷慙義難就列并祈

速賜罷斥庶臣之分義安而臣心亦安矣昔庚戌
之變司業趙貞吉慷慨言事蒙

世宗皇帝陞職委用曾不踰昔獲譴而去蓋詞臣之

不得行其言自昔已然非獨臣也臣于冒

天威不勝頓悞隨起之至

剖析事理仍祈罷斥疏己未十一月十九日

奏為愚臣材劣智疎致來指摘謹據下情剖析事
理仍祈

聖明速

賜罷斥以無候軍

國事臣以不才憂時陳悃選練之說僅效芻蕘本
不敢謂身能其事所委任者止是奉使朝鮮一
節原疏可覆按也仰蒙

聖恩破格錄用感激

隆遇誓竭股肱經月以來祇以新設衙門無舊貫可

仍未奉

欽勅不敢輒便行事至於事勢之艱則兵非臣之所

謂兵也餉非臣之所謂餉也噐甲非臣所謂噐

甲也瞻前顧後展轉迴惶臣之前疏亦再四言

之矣昨接邸報見山西參政徐如翰論列時事

因及于臣夫以臣之待罪詞垣比如翰之敷歷

邊徼則臣之言必非如翰之言必是然而專愚

之見亦有稍宜剖析者如云經目經口日閱二

三百人此臣條陳語也古人將兵或十萬百萬
無論才力過人必皆已成之軍耳若今各州縣
民兵正如翰所謂生長田野不識軍旅化離悲
苦號呼慟哭中途脫逃拘執縲絏必不可禦奴
者也如是兵衆就令如翰爲之能使指顧之間
遂成精銳乎臣欲核其強弱以定去留等其才
力技藝以別高下註其身材年貌疤記以絕頂
換分其營部隊伍使同居互察人便肄習以防
脫逃備細造成文冊爲教練根本卽古之尺藉

伍符乃治兵首務如是日閱二三百人尚苦不
給所以必求副貳參贊蓋臣所謂閱卽如翰疏
中所云查閱點驗非訓練之義臣雖抽隊點閱
其餘亦不廢訓練也如翰以閱爲訓練故云後
閱未竟前閱已忘必若所言是臣每日教練二
三百人餘皆坐待周而復始非但無此練法兼
亦不成文理矣此殆急于求小詳語意故也
若令臣貪多欲速止據見成文冊因循鹵莽向
後逃亡更換虛冒那移皆所不免當承平之後

統烏合之人分數不明紀律不習則天寶之亂
封常清以十萬衆潰于潼關矣臣實不敢若求
強弱巧拙一見便知終日之間整千整萬毫髮
無爽似茲神速臣又不能然則日閱二三百人
者是臣自言其不敢與不能耳當有何罪乎且
如翰言募集邊兵亦以簡練責之撫道以點驗
責之臺省不知所謂簡練點驗者將每人而查
閱之耶抑將於一日之間并查并閱遂能周知
千萬人之強弱巧拙而可用者留之不可用者

逐之耶若將逐一簡練逐一點驗是何驍騰之
邊騎治之宜詳而抽取之民兵治之反宜略也
臣所需器械諸事雖求之各省直計其所費多
者不過百金或數十金耳且求者自求練者自
練又何嘗云集而後練耶客兵之餉優於土兵
如天津海防兵薊鎮臺兵皆有成例臣依此例
又謂宜加操賞勸使速成故云有兵六萬須用
餉百二十萬工部冊開見造明盛甲臂手每副
除物料外用工價銀二十兩一錢臣酌量節省

謂并合料價每副用銀十二兩此外尚有軍火
器械故云六萬之衆須用料價百萬臣之此疏
蓋謂新集民兵數至六萬選未必精雖復多費
金錢終非必勝之具不若簡用材士少而求精
所云百餘萬正言取數太多故并營房一事總
結之曰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不一詳
覽而摘取片言遂以相駁亦太匆遽矣今山西
民兵月給米六斗銀六錢如翰旣惜其枵腹露
處笑斃無依臣欲稍加餉給又慮空竭

帑府又欲盡付遼東兩者將奚從乎且臣所云練之經年止可分守正因民兵甚弱兼之餉薄器鈍卽如翰所謂此等情狀豈可禦奴不宜抽取之說也臣所云欲與奴戰須另選奇材卽如翰所謂九萬驍騰三萬趨捷之說也意理相符曷爲自言之則是而臣言之則非乎如翰欲將州縣民兵分發薊永使名將統練科道查閱若此兵一經練閱必能戰勝者又何不限定若干月日可與奴戰而必須驍騰趨捷之兵爲也宋淳

熙中葉適言張俊岳飛等四屯駐之兵三十餘萬歲給錢六千餘萬緡米絹不與竭東南之力以奉之而猶不足建議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庶幾一人得一人之用益財匱于兵衆自古而然臣謂岳飛之軍恨不盡爲背嵬者謂自此以外不宜多養無用之人猶葉適所云貴精以求得用非敢自爲張大也靖康始禍後十年而後有岳飛之兵十年之間金人之南下數矣若女直方張遼金初構經年之後遂有背嵬游

奕諸軍有宋之禍未甚烈也故謂今日之民兵
今日之餉與器必不能爲背鬼則可謂臣必不
能爲岳飛則可若經年之後果有破奴之兵而
以爲後時臣不信矣時光迅速人事蹉跎談何
容易哉至于遼左既有經略

都城又須防禦或亦有備無患不欲以遼陽爲孤
注之意然而議不出臣無容置辯也謂臣有才
深愧其言度臣事勢深感其意若夫料理營田
則臣才具謏劣縱或改差其迂踈無當亦復如

是而已加銜受事出自

聖意豈臣夢想所及蓋欲求勝敵只在選士厚餉堅
甲利器政教服習不在臣之官位崇卑也于貢
曰貴無益於解患臣自受

命以前屢述此語向在廷諸臣言之所以不敢控辭
者蓋如冠婚攝盛暫借貴人之餘迫于禮畢還
其初服耳政體事勢人盡知之又何必周防過
慮爲哉臣有所求于如翰者兵勢國之大事得
人則安不得則危得失之間關係不淺古有憂

盛危明之臣痛哭流涕長大息矣柰何邊陲孔
亟陳說兵事利害而但言可笑也世有能言而
行不逮者豈有言之既垂行之反當則臣之不
稱任使無可疑矣如翰慮深根本宜言作何更
置臣當解任謝事可耳何故又不許臣脫卸耶
則是幸臣之債事自實其言而以軍

國爲戲也竊謂如翰宜聽臣脫卸也臣才具短淺
計慮粗拙年力旣衰仍多疾病無柰杞憂一念
妄想妄譚率率至此卽無如翰之言亦自諒其

不克勝矣今事勢之艱難若此人言之指摘若此正如羸牛駑馬既重其任且繫其足又從而撻其首何能一前取進哉是用慙惶警省流汗沾背更少遲廻必悞大事伏乞

聖明卽加顯斥以懲冒進其各省民兵仍祈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或從如翰之策或別選才臣督率訓練以爲防禦之用臣退伏田里有餘幸矣
臣不勝戰慄惶恐之至

尾言

卷二

三

東事警急練習防禦疏 庚申四月初一日

題爲東事警急日聞軍實全無可恃懇祈立速應
付以資練習仍再申初議以重防禦事 臣於二
月二十三日恭頌

勅書於時新兵所需百無一備赤身徒手將何練習
以此日逐奔告文移絡繹其如各衙門無不聲
懸於三月十八日委官領得兵部操賞借支太
僕寺銀二千兩十九日領得工部旗幟金鼓扣
借戶部銀三百四十餘兩其修器工銀二百四

十兩
十六日解到通州坐糧廳收貯支放又領得山西營所請厯甲軍火器械中間獨有鳥銃一種改換機牀事件差足應用其餘火器止作營中號砲尚多不堪厯甲止可穿戴以習筋力而已至於陝西河南兩營所需器甲等件及三營所用馬匹硝黃尚未給發已給發者又苦無車輛裝運其勢不能久待不得已於三月二十日巡歷通州所見民兵半雜老弱身無完衣面有飢

色器械止總兵家丁三百名弓箭完具其中亦有鈍刀數十把小銃數十門此外衆兵執把皆柳木數尺而已旣而閱操查點見其劄營布陣裝擔衝打常操之法亦頗閑習但向無教師及軍火器械車輛馬匹於實用技藝皆所未諳又向來兵民雜處日有構爭恐其生釁以此一面差官搬運噐甲整頓修理一面招選教師抽隊演習一面督率民兵星夜造完營房使羣居聚處以安軍民以便訓練然而覽此形勢伏自思

惟卽使如臣所須見在器甲馬匹等隨求隨應亦止堪挑選練習以待通新建置若據今所有便欲克敵制勝揆之理勢萬不可得况今所有者求未必應應未必速當何所恃乎展轉徊徨心神罔措忽接邸報見夷氛日迫兵部疏陳防禦事宜議令總兵王學書畢應武各督所在營兵并臣所練新兵搃要防守此爲計畫誠周矣但臣顧此新兵無論人多羸弱亦無論臣在事未久第不知所用此等盔甲所持此等兵器又

無車營大砲堪戰甲馬將何以毒逐中原執訊
獲醜乎臣六疏陳言總欲士馬十倍精強工器
十倍堅好若使孱弱朽鈍者不妨戰勝攻取而
必欲求精虛糜財力則臣爲狂爲愚爲欺爲罔
當事諸臣皆宜唾臣之面若不以臣爲狂愚欺
罔則當用臣之言行臣之志矣臣今開設兩端
以請裁於

皇上并願當事者詳擇施行之其一據今所有士衆
挑選分別據今所有器甲等事逐一應付竭臣

之愚與將士之力教之藝能勒之部伍習之步
伐止齊束之形名分數庶使投石超距齊衆若
一可以固守城池控扼險要必欲以摧勁敵遏
奔衝全恃盛甲以衛身臣不能使暇者堅也恃
利器以殲敵臣不能使鈍者利也恃堅車巨砲
以殪大隊臣不能使無者有也恃甲馬以追奔
逐北臣不能使少者多驚者良也臣若粗瞞虛
哄漫言練習今日所有亦足支吾若念大敵在
前一較計恐心寒骨竦者匪獨臣一人矣其

一願

皇上速承廷臣議餉方略令該部悉心措置厚給餉
銀以按羅武健多發料價以廣造器甲與夫車
營騎營皆盡法爲之訓練旣成以之禦敵不難
摧長驅之鋒制狂逞之命也臣前疏具在始終
不敢改易一言亦知時艱財匱事勢極難然而
未敢以多言爲悔者恐負

皇上拔擢之恩且謂將急而圖之也今急矣圖之此
其時矣伏望

皇上亟

勅所司先行聽臣所

請一一作速應付用資訓練仍大破常格悉如徵臣

初議捐財鳩工制器選士設誠致行以保全勝

此而不効臣甘顯罰如止就目今行事一旦責

以禦寇驅無辜於鋒鏑輕大事於一擲至危至

險不卜可知臣今不言恐既捐報

國之身又負誤

國之罪也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猶可言也戰於

郊圻戰於城下一挫不可復支豈可不豫計萬全之策哉伏惟

聖明裁察卽

賜施行

宗社幸甚臣不勝激切隕越之至

實錄纂修官董宗伯其昌論曰臣按國之大事在戎
暫費永寧昔人所難見小欲速祇誤國耳李
信用兵二十萬視王翦六十萬費孰爲省竟
何益於勝敗之數哉徐光啓所議練兵費二

百萬樞臣計臣相顧愕眙見謂費多而效緩
訖無以應營緒未畢一簣中止至於招募四
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覈其乾沒不亦
晚乎夫以肩越飽虛恢之腹而以寒陋掣任
事之肘可歎也

巡歷已周實陳事勢兵情疏

庚申十月十六日

題爲練軍巡歷已周謹據實報

聞并陳事勢兵情懇乞

聖明勅下該部酌量停妥以重防禦事 臣本庸愚誤蒙

特簡畀以戎旃其間兵之大勢與臣之本懷絕不相蒙前後諸疏詞窮意悉不敢繁稱以瀆

聖聽惟是隨時就勢巡歷已來所行事宜義應入告且有事機關係速須斟酌以求允當者不得不控

陳於

皇上之前也。臣于三月二十日以後前後巡歷通州
昌平二處據山陝河南三營冊開原額民兵一
萬六百名內除三月以前沿途逃故并選取援
遼上等民兵外實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
向來行文清勾陸續解到逃兵并臣所募補教
師家丁等共新收八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見在
食糧民兵七千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轄三營
兵數也。臣自三月受事前後逐名點選覈其年

貌程其勇力除已前選去援遼今營中俱無上等外止於中等下等內選出中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已上二等稍堪教練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爲火兵雜流其餘下等三則俱不堪用止因此時營房未完摘其稍壯者供應力役大都三營之兵非田野小民則衙門人役自來不識兵戈比於近年調募各路軍兵已爲下乘又於其中選去上等援遼四分之一卽所謂上者未必果上而

所謂下者真最下矣故據臣所見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弁人可充廩養者不過四千求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此臣簡選之大略也厥庫領出盔甲止頭盔可用其暗甲止可披戴操演稍令習於負重臨事無一足恃者器中止有銅快刀可用其餘亦止堪操習它若臣所酌用槍筴鈹鎗鏃棍長短器械等全然未備除借發價值於近地置買雜木棍一千二百根暫時應用外有河南

領兵守備丁呂試捐俸一百餘兩差官置買嵩
縣槍棍等桿未到臣又借支錢糧陸續製造鈎
鏃銳鈿等二百餘件其領出湧珠佛郎機三眼
等大小砲位炸裂極多悉不敢用止有鳥銃一
種曾經試放不壞陸續改造機牀分發演習其
餘應造者料價全無悉在停閣此三管軍火器
械之大略也各營申等三則先委旗鼓官盧學
信督練官金秉忠等編成隊伍分委教練官徐
忠等率領教師習學器藝今委中軍都司錢世

積穗率訓練習學鳥銃及長短諸藝其合式中
的者十有四五若專心習學再經數月卽能者
十有七八其不能者不可強也此三營教技之
大略也從來操演之法皆用方營北邊臨陣却
用圓營臣酌古準今定爲營部哨隊伍皆用方
圓曲直銳伍法自五人以上至於數十萬散可
散操合可合操庶得曲直繁簡之衷且於操練
之中卽寓戰陣實法頒布演習先習伍次習隊
以漸成營但皆步兵未及騎戰其步營遇大敵

又須戰車大砲一時吏士多有精曉製度講習
施用者苦無錢糧成造而欲練騎兵又須堪戰
之馬及合用盔甲亦皆一時難得未敢遽言此
練習營陣之大略也總而計之大都徵調之人
習於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此兩者練習尚
易獨僉派之兵非惟無此積習無此技能兼亦
無此見聞無此志意譬如村學蒙童未識字義
欲令歲月之間遂能搦管爲文遂堪入闈考試
爲塾師者固甚難矣如是而質地可學猶尚易

也其如各州縣官誠心體

國者不乏苟且塞責者較多中間有大半強壯者
亦有大半老弱或雜以疲瘥殘疾者如臣愚見
中等之兵稍堪指教亦極費力下等大半悉應
退回祇錄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者衆未
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
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徵調來者向入
尺籍加以捐循便無携志卽召募來者既受安
家更給厚餉卽教習調遣久暫速邇惟上所命

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三省之民
獨異於是臣自四月中簡選將畢有陝西河南
民兵告乞移文速給安家銀兩者迨後日日漸
多以致全營來告臣叩其因繇皆言應役之初
地方官司給與印信執照及開款告示許以赴
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爲限限滿卽另報
更替一年之後仍再給贍家月糧銀六兩俱於
加派銀內動支臣見此執照條例不覺喟然而
歎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

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替之約卽
人人日日只眇瓜期之至亦隱力藏巧惟恐不
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
代去臣等兩年勞勩盡付東流矣卽欲強之使
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
錢僅足餬口無暇及於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
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於加編新餉就而
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一錢米六斗用此
月餉卽於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

可久何必使成者怨思居者化離教習之難如
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
臣所見公文批照止陝西河南兩營於山西止
見私幫批照獨平陽一府聞有更番之議未見
明文中間事體略不相同乃其人尤多老弱至
於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則三省一也二年
之限今已一年目今就用新餉銀人給六兩止
可多留一年一年之後若許之更番其來代者
又須別給初年安家銀如河南例八兩如陝西

例六兩又須通新教習於費更多於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六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待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自今以後可將更番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月餉六錢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臣所敢任也臣竊見古來行軍用兵亦多有更番者然其人素皆練習亦多有久戍者必有法使之樂從若如今日之措置

而能令可久又能令可用臣愚不敏未之嘗聞
伏乞

皇上卽勅該部將

臣

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
令力爲可繼情爲可安勢爲可久或有未妥不
嫌改弦易轍以求至當臣攝官承乏庶得藉手
以報

上命如或不然恐遷延日久耽悞愈甚它日計之無
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臣不足惜其如

國事何哉臣亦願當事者勿謂臣今日不言也伏
惟

聖明裁察施行

統馭事宜疏

庚申八月二十日

題爲酌陳統馭事宜以裨防禦事 臣本東南腐儒
濫叨宮宥軍旅之事原非本職祇因遼師挫衄
不勝憤懣累疏陳言蒙

神宗皇帝聖恩超陞特遣委以練兵重任自二月領
勅受事迄今半載勉效驅馳殫力簡練博求謀勇叅
佐技藝材官將三營民兵選取強壯因材授器
凡軍火技擊以次服習積久之後漸近精熟次
頒營陣規式使知分合進退奇正攻守若得戰

車大砲盔甲器械備且精好再一演習可成勝
兵矣其如三省民兵原係僉派鄉民大半老弱
今教成者止得十之二一可進者亦十有二三
其餘小半皆蠢愚鈍弱法應簡汰而衆兵來時
地方官司許以二年更易又許以每年贍家銀
兩今銀尚未給人無固志亦宜別有處分臣嘗
具疏陳

請未奉

俞旨未敢擅便此則仰望

皇上勅下該部酌量措置者也此外尚有事須詳定
中外臣工明知其當然而臣亦亟宜自言者則
建置統馭之宜是已臣聞兵家之法部曲之制
設官之道務須相稱臣去歲奉

神宗皇帝聖旨訓練新兵防禦都城於時兵部議兵
六萬故統以總兵二員使臣提衡其間後減爲
二萬約可分四五營用大將一員此所謂法制
相稱者也今山東留防三省援遼外止餘存七
千餘人分別練習老弱愚鈍者皆須簡汰却選

其堪留者不過三四千耳以京邊營法計之止宜設叅遊守把一二員統率訓練足矣何必更用大帥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廩給耗費乎非獨總兵卽臣衙門新設百凡勦始皆違時誦舉羸之戒者也爲此三四千人而節制統領之官與六萬二萬一例建設此於兵家分數官制職掌兩不相稱矣今總兵畢應武已經臺臣論刺覆

允去任臣謂此官便可無設卽臣衙門似宜一并議

裁遺下通州昌平駐劄三營官兵將臣所教練
諸曉軍火器藝行陣法制者量留太半用一二
將官統領訓習或內屬京營令一副將帶管而
制以總協巡視或外屬近鎮令總兵帶管而制
以督撫司道揆之事理似爲便益臣承乏未幾
忽議謝事非敢推諉也去年虜氛稍急人情惶
遽

神宗皇帝宵衣旰食臣何敢不冒昧擔承庶竭駑鈍
以示居重馭輕之勢今遼事稍有次第人情安

堵設官分職宜照京營邊鎮常規臣若隱蔽不言是明知不可而久叨榮寵爲罪滋大且臣所陳兵事不過考求傳記之文參以專愚之見業已盡爲諸將士言之自今以後止須再加習熟與設處器甲耳臣卽更在行間而技已窮矣無益於事矣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斟酌情勢并臣所陳更番膽家二事從長計議一併

題覆施行

酌處民兵事宜疏

庚申十

月初十日

題爲奉

旨酌處民兵條陳事宜以便訓練事臣前以山陝河南民兵簡汰加糧等事題

請下部覆奉

聖旨是欽此中間裁減衙門一節部議未及蓋緣簡汰事情慮恐未易故也部議旣以爲難臣豈敢遺諸人乎除臣候

聖節行禮後巡歷通州料理外所有二二事宜再應

酌量措置者謹欵列如左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逐一議妥覆

請定奪施行臣不勝願望祈懇之至

計開

一部議汰去老弱時下嚴冬寒沍民兵衣不蔽

體急應簡選俾得速還且窮途無告似應量

與盤費臣請借支通糧廳原貯餉銀酌量處

近給發聽臣到地方日別議扣還伏乞

聖裁

一部議簡存強壯留州練習者卽以汰兵之糧
每名每月加銀四錢群情度已帖服但其間
等第不一苦樂不一臣尚欲借此加糧及

欽賞銀兩抑揚伸縮其間因之鼓舞激勸或者重賞
之下稍振從前怯懦之習但事難遲度聽臣
到地方日酌量處畫另行題

請總之減人以就餉只用見在銀米不必額外加增
也伏乞

聖裁

一舊議民兵二萬以上分駐通州昌平等處今
止七千八百餘人不過原議三分之一再如
部議汰減存留三四千人數尤少昌平主兵
萬人既足守禦而城小人衆物價騰貴河南
兵屯駐其地軍民雜處多覺不安臣請并歸
通州一意練習既無顧此失彼之虞亦省往
來厨傳之費待技藝營陣一一習熟器械車
甲一一備具乃如部議調度往來庶有實用
伏乞

聖裁

一部議民兵既加月糧抵充贍家更不許原籍
官司動支新餉支給安家但恐其間亦有曾
經給過者一行追取苦累難堪以臣所聞有
領穀一石止七斗到家目下還官至費銀一
兩者臣請給過銀兩不必追還原籍有司速
行類申撫按移會到臣及通糧廳逐月將新
加糧銀扣除解部作爲該地方新餉之數伏

乞

一 在營兵士既行選汰其先經脫逃移文勾解解到復回似屬煩擾臣請自十一月初八日以前逃者本地方不必勾解在途者聞報亦應却回徑解本處撫按依軍法細打發回原籍收管仍全追舊年原給安家銀兩解到新餉司收貯以充補募之費其十一月選汰以後月餉既敷營伍既定不可容一人逃脫當再行設法禁止如有此等或於沿途擒獲或

於原籍勾解俱依軍中脫逃法從重處治不
在前項免勾之例伏乞

聖裁

一三省有司賢愚勤惰種種不等卽民兵一節
有一邑而大半強壯者有一邑而全應汰革
者今如法揀退是使賢有司闔遺地方久戍
之累而不然者反造地方清寧之福亦人情
之至不能平所宜顧慮者也似當於一省之
中通融協濟務得均平勿使忠誠者灰心息

玩者得志容臣選汰之後造冊移會彼處撫
按悉聽斟酌處置報部施行伏乞

聖裁

一 臣衙門新設標下雖曾收錄多人皆海內材
官技上情願赴遼而孤子無資者並無原設
官屬可以委用亦無原設庫藏可以積貯又
無官局匠役可以製造即向來糧餉皆係通
糧等廳出入捐助銀亦於通州庫寄放至於
製造器械修合火藥皆借房棲止展轉那移

今部議量有資給似應酌議臣請在京者暫
寄新餉庫司在外者仍寄通糧等庫聽臣移
會出納其有器甲等事亦容臣咨部創行盛
甲厥司官酌量製造庶官不煩別議而事亦
克有濟矣伏乞

聖裁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查議覆奏

序言

卷二

三

巡歷控辭疏

庚申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奉

旨巡歷事不宜緩謹具疏控

辭事臣以訓練民兵老弱過半法應選汰既汰之後

額數不多臣之職司亦應裁減并歸合于衙門

具疏陳

請奉

旨下部續緣部臣奔走

山陵竭蹶襄事臣亦疏

請隨行因之查閱昌平州護

陵兵馬事畢回還則部臣并署三篆日不暇給又於

汰兵一節慮其靡之不去慎重商確至於數四

且兵情事勢在窮極之際臣之前疏蓋已明言

若非守催題覆恐一成寢閣卽變生呼吸而臣

既自建裁減之議亦無不候處分之理至本月

初三日覆議仍令臣選汰訓練以待移防具疏

題

請初八日欽奉

俞旨臣宜即日啓行矣恭遇

萬壽四節合當隨班行禮行禮之後又該

冬至令節直待節後方得

陛辭臣竊自思惟事體更張人情變動機會之際難
可遲留且節屆嚴冬衆兵勞苦萬一大旱之後
雨雪連綿諸選汰兵士留之過歲有糜費之實
驅之就道有祁寒之嗟展轉揆度不敢再有濡
滯謹具疏親齋詣

會極門叩首上

進以代面

辭臣卽刻就道候選汰畢日合有措置再行陳

奏緣係云事理爲此具本謹具題

知

簡兵將竣邁疾乞休疏

庚申十二月十一日

奏爲愚臣奉

命簡兵將及竣事忽邁危疾懇乞休致以全餘生事
臣承乏詞垣因東虜猖獗陳言兵計累疏具在
並未敢希榮徽寵荷蒙

神宗皇帝簡任此時誼不得辭黽勉受事然而智短
才庸衰遲多病亦自知不勝其任也春月奉

勅經歷未幾三遭

國喪一襄

大事奔走往還其在行間不過四月旋因兵情未安

題

請措置蒙

皇上俯允兵部覆議令臣簡去老弱存留強壯加給

糧餉以待設防臣具疏叩

辭巡歷通州將山陝兩營兵士一一面閱多方勸誘

斟酌去取強壯勇敢武藝閑習者留之老弱不

堪者汰之卽係強壯而詐僞姦猾專爲營營造

言搖惑者責以追還安家而并汰之原額五千

七百餘人汰去二千五百餘人收其兵器酌量
遠近給發盤費陸續起行已將盡矣在留三千
二百餘人中間有待器甲齊備願出援遼者有
守通防邊惟令是聽者爲數相半其防邊者月
加四錢已奉

欽依援遼者臣許以再爲題

請月加五錢則皆欣欣有壯往之勢矣正欲部署二
三日卽入昌平汰完河南民兵一弁

奏報而臣向抱眩暈內傷之症近數日間獨身酬

對五六千人逐一辨析逐一勸勉發給印照俵散盤費自朝至暮手口並作勞動之後前疾復發頭目昏眩時欲傾仆一指麻木漸次蔓延左畔二肢殆成偏廢卽欲勉強畢事其勢不能矣用敢披瀝陳情伏望

皇上俯察臣愚實非推諉

勅下該部准臣罷職謝事使得歸休田里苟延旦夕其昌平一處合行事宜乞

勅兵部行督撫諸臣如議施行向來營務在臣任內

者容臣力疾查明應

奏繳者具疏

奏繳應報部者造冊報部再惟臣原任左春坊左
贊善因事超遷不由叙進跋躐靡寧已非一日
如蒙

聖明念臣出位建議本自朴誠觸事無能才力所限
准臣致仕及

覃恩勅命俱以原任坊銜則分義所安爲榮大矣臣
無任激切惶恐待

命之至臣支離狼狽不能躬叩

闕庭爲此具本專差指揮使薛弘訓齎捧謹具奏聞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徐光啓受任簡兵還着力疾竣之爭報命覃恩誥命仍照新銜給與該部知道欽此

簡兵事竣疏

辛酉正月二十一日

題爲微臣受任簡兵事竣報

命事臣於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具疏陳情乞
恩休致十五日奉

聖旨徐光啓受任簡兵還着力疾竣事報命覃恩誥
命仍照新銜給與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十
九日前往昌平州將河南一營實在民兵一千
九百零六名逐一黠選簡其強壯願留者凡一
千三百零五名照舊在營訓練其老弱不堪及

名列中等形似強壯而力藝未優或性行險劣者分別等第酌量地方遠近分給照票并盤費銀兩發回原籍凡六百五十四名并前次所簡汰山陝兩營通計三營民兵照泰昌元年十一月分糧冊該七千八百二十五名內汰去者共三千一百七十名存留在營者共四千六百五十五名外加兵部原發指揮宋純臣內丁一百名實計今在營食糧操練兵丁四千七百五十五名俱行新將倪寵統領訓練其餘一應節制

統馭事宜聽候兵部照依原覆事理議擬畫一
題

請施行又

臣前疏

請三管并屬一將且山陝汰去數多應將河南一營
歸并通州駐劄聽候調度未經部覆若依此議
會計糧餉總數共該三管原額兵丁七千九百
二十五名每名每月支銀六錢米六斗在昌平
者米支折銀三錢共支通濟昌平二庫銀五千
三百二十六兩八錢米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四

斗今存留兵丁四千七百五十五名照兵部題
准每月加銀四錢共銀一兩每月該支銀四千七百
五十五兩米照舊六斗每月該支米二千八百
五十三石比前減去銀五百七十一兩八錢米
七百五十八石四斗其合支銀聽候該部司解
發該庫米就于通倉按月支領但臣標下原有
募選教師一百二十名爲衆兵師範勞苦倍常
向隨民兵食糧外每名每月加銀三錢又內丁
四十二名每月加銀二錢宋純臣內丁一百名

准部文每名每月加銀二錢向于臣標下餉銀
內支給今副總兵倪寵復帶有內丁八十名四
項共三百四十二名比于民兵仍宜稍從優厚
應候部議于前項減扣銀米或仍于臣標下存
貯餉銀內酌量支給亦不必額外加添也至若
臣之非劣欲求謝事以安無能之分并還初服
以洗冒進之嫌伏荷

聖明仍給新銜

誥命仰見

皇上浩蕩洪恩猶是

皇祖式蛙市駿之意臣不勝感激除奉

旨之日於郊圻私寓望

闕謝

恩外所懷下情再容臣別疏上

請今未敢瀆陳也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謝

皇賞疏

辛酉二月二十五日

題爲恭率將士仰謝累次

大資洪恩并將用過扣存花名數目造冊

進繳事臣前受任管理練習山陝河南三營民兵

恭遇

皇考光宗貞皇帝發給

內帑犒賞兵士每名一兩續遇

皇考光宗貞皇帝登極頒給

皇賞每名二兩道

皇上

登極頒給

皇賞每名二兩伏念三省官兵連年遠戍防禦練習
雖有銀米之給未免飢寒之嗟仰荷

兩朝恩命三頒賞給每一奉

旨輒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臣每放給一次卽率諸吏
士恭設香案望

闕謝

恩祝頌嵩呼無不願捐軀報效仰酬萬一也臣謹遵
依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准戶部咨山陝河
南三營共領銀七千七百二十九兩分給三營
民兵并教師家丁七千四百三十七名每名一
兩該銀七千四百三十七兩外三省解到逃兵
一百六十五名量給半賞該銀八十二兩五錢
三營遊擊守備中軍千把總教練官并臣標下
中軍旗鼓賞功旗牌聽用等官共一百一十四
員各給散不等該銀一百三十四兩以上三項

共給銀七千六百五十一兩五錢扣存逃故民
兵銀七十七兩五錢續於泰昌元年十一月初
四日准禮部咨將山陝河南三營民兵依九月
分食糧文冊該七千八百一十七名領

內庫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兩於時臣適奉

旨簡汰人情戀土求歸者甚衆幸有前項賞銀可用
分別或舞議將存留者給與全賞汰去者止酌
量遠近俵給盤費病兵脚力量加一倍該三營
前項民兵七千八百一十七名續有新解到逃

兵共七千九百九十九名就中揀選汰回民兵
三千三百零九名每名給盤費銀五錢七分至
一兩五錢不等內病兵一百二十一名每名給
銀一兩一錢四分至三兩不等共給過銀三千
零五十八兩五錢四分其存留民兵及標下教
師家丁各官員下家丁書記該四千六百九十
名每名給與二兩該銀九千三百八十兩內標
下教師六十四名加賞銀一兩該銀六十四兩
三營遊擊守備中軍千把總教師等官臣標下

中軍旗鼓賞功旗牌聽用等官并州衛効勞官
共一百二十四員各給多寡不等該銀四百八
十六兩以上四項共給過銀一萬二千九百八
十八兩五錢四分扣存銀一千六百四十五兩
四錢六分又於本日准禮部咨內照前兵數領
內庫發寄戎政庫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兩分
給三營見在兵丁并副總兵倪寵家丁四千七
百五十五名每名二兩該銀九千五百一十兩
三營遊擊守備中軍千把總教練等官并臣標

下旗鼓賞功旗牌聽用等官一百零四員各給
賞不等該銀四百七十一兩汰回營官隨任家
丁五十二名給盤費銀六十五兩以上三項共
給過銀一萬零四十八兩扣存銀五千五百八
十六兩通計

皇賞二次領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七兩給散過銀
三萬零六百八十八兩零四分扣存銀八千三
百零八兩九錢六分遵奉

明旨各邊扣存賞銀抵充年例銀兩今前項存剩銀

兩合應比照事例抵充三營月餉臣已寄貯太倉新庫聽候本部給發各該餉司按月放給爲此今將三次給散過官兵備造花名文冊隨本進繳謹具題

知

謹陳任內事理疏

辛酉二月二十七日

題爲微臣蒙

恩予告謹陳任內事理以備查核以便支用事臣受
任練兵以去年三月奉

勅巡歷通昌未幾三遭

國喪例同在差諸臣奔赴行禮既又奔走吉凶
大典以及

山陵襄事至十一月又復奉

旨選汰前後實在行間訓練者不過四月而已選汰

既畢欲將各兵教成軍火器藝隊伍法式再加
演習務令精熟向來三營所領甲仗器械自頭
盔鳥銃之外並無一件堪用又因錢糧不敷無
憑製造至十一月方得兵部覆

准東南城御史劉有源追贖銀并存貯捐助銀兩堪
以製造十之一二而臣已不幸膺狗馬之疾矣
累疏

請告於今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徐光啓屢以病請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除將三營事務行令副總兵管叅將事倪
寵統領訓練其節制事宜聽候部覆措置外所
有任內經管兵馬錢糧器械等項除攢造備細
文冊咨會各該部司行該管衙門外合將總目
大數開列條款具疏奏

聞伏乞

勅下該部候該管衙門查考支用施行緣係微臣蒙
恩予告謹陳任內事理以備查核以便支用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兵馬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受事據二營
開報民兵共六千八百六十二名逐一簡別
編立隊伍行委標下各官教演火器長短軍
器常川練習續有二省解到逃兵并募補教
師家丁扣至十一月實在兵丁七千九百二
十五名奉

旨簡汰老弱一千一百七十名存留兵丁四千七百

五十五名見在營操練二次究到太僕寺馬
四百五十匹其有倒失者俱在一年之內照
例追椿朋合買補此外該用駝騾五十頭向
無錢糧堪以動支相應借支

皇賞扣存銀兩買給

一錢糧除三營官兵月餉銀米管官廩給心紅
等項俱各營按月造冊於臣衙門掛號赴各
該餉司支領并臣衙門員役月給廩米亦按
月造冊赴通倉支領外有戶部解到臣標下

藩府捐助餉銀六千兩向貯通濟庫聽臣支放廩
給心紅紙劄并標下中軍旗鼓旗牌教練聽
用等官廩給紙紅教師家丁等役加給月糧
書吏等役工食自萬曆四十八年三月起至
天啓元年二月止計十二箇月用過銀二千
八百六十二兩三錢四分三厘壹毫實存銀
三千一百三十七兩六錢五分六厘九毫見
寄通濟庫聽候支給兵部咨發操賞銀二千
兩向寄兵部職方司庫陸續取用操賞醫藥

等項銀五百九十四兩二錢四分二厘四毫
實存銀一千四百五兩六錢五分七厘六毫
見寄職方司庫聽候支給工部咨會修整鳥
銃製造旗幟買辦金鼓號器等項除支領木
色物料外解到工料銀八百七十三兩五錢
八分四厘八毫陸續委官買辦修造用過無
存其有不敷者於捐助銀內支給用存物料
止建鐵五百斤桐油二十五斤絲三斤木標
四片俱寄貯王恭殿中書舍人楊之驛捐助

銀二千兩除本官自行召募教師家丁七十
二名用過安家盤費銀七百二十一兩八錢
并買辦修造前項旗幟金鼓器械等項因工
部銀兩不敷取用過二百三十四兩一錢六
分五厘六毫外見存銀一千四十四兩零二
分四厘四毫見貯通州庫納級指揮胡楫捐
助銀二千兩除本官自用買辦熟建鐵六萬
六千斤該銀七百二十六兩并用過腳價逢
廠廩給等項銀八十兩一錢四分實存銀一

千一百九十三兩八錢六分見寄通州庫聽候支給其建鐵六萬三千斤寄貯王恭廠三千斤見貯通州庫聽候取用泰昌元年十一月兵部覆

准巡城御史劉有源追贓銀六千七百餘兩原題練兵之用臣見三營兵仗全缺擬將此項銀兩製造修理時因簡汰兵士續卽患病未及取用見貯該庫此外有三次扣存

皇賞銀共八千三百零八兩九錢六分遵奉

聖旨抵充年例銀兩見寄太倉新庫聽候支給

一器械三省民兵俱係鄉農募到之日武藝全
然不知器仗旗幟止有官給小銅銃短鎗隊
旗等數百件亦不堪用 臣未經受事該營各
將官申部請給

內府盔甲軍火器械等項內止有頭盔一種頗稱
堅緻餘皆朽壞鏽鈍並無一件堪用者 臣添
請得戊字庫存貯鳥銃二千門止是機牀不
堪咨取工部料價改換噲密式數月練習小

有炸損不過數門亦不至傷人其餘俱試驗
堪用雖則體製短小亦稱中等利器今兵已
簡汰三營演習止須一千門餘存一千門合
應繳還以備緩急其盔甲五千六百五十一
頂副計兵給授餘存八百九十六頂副腰刀
五千六百四十把計兵給授餘存八百八十
五把亦應繳還如湧珠砲一百位漁鼓砲四
十位銅佛郎機四十位合縫子砲二百位每
放炸損合將見存并炸損材料悉應繳還已

上餘存鳥銃盔甲腰刀砲位俱運寄王恭廠
存貯其三眼鎗六百桿旗鎗一千桿俱存貯
各營大梢弓一千八百張大箭五萬四千枝
暫給官兵俱應手折壞餘存者留貯各營此
外應造精甲利器大小砲位戰車等項臣累

疏題

請因錢糧不得應手無憑成造止咨到該部銀兩并
動支義助銀兩備辦成造綾紬管部哨隊旗
幟四百一十二面布伍旗九百二十面金鼓

號器等七十五面副鐵鏡一百二十六把鈎
鎌刀一百二十一把木棍一千一百根守備
丁呂試中軍陶堯臣捐俸置買嵩縣長木槍
七百桿見在演習其餘缺乏尚多合應動支
前項追贓義助銀兩并熟建鐵鳩工攢造倘
有不敷再行申部設處應用

庖言卷三

奏疏

謹申一得必保萬全疏 辛酉四月二十六日

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臣徐光啓謹

奏爲愚臣蒙

恩內召自顧無竒謹申一得之見仰乞

聖明決策力行可以必保萬全事本年四月該吏部
題爲緊急軍務等事內奉

聖旨少詹事徐光啓卽令回京欽此臣原以疾請告

奉

旨回籍恐途下醫藥未便暫居天津調理旋已戒行
不意東事敗壞仰蒙

皇上念臣犬馬之忱期臣溲渤之用雖病體未痊而
義無反顧遂於本月十六日輿疾就道十八日
到京二十六日

陛見念臣本以腐儒叨官翰墨東事之初全無責任
何爲多口招尤自棄於

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

後可濟又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於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得強兵必須堅甲利器實選實練量錯日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寡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大砲待其來而殲之猶爲中策奈何盡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

火砲皆爲敵有逆用攻城何則不克卽無守兵
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
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爲在事諸臣
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微
調招募更如前日而奴之勝勢已十倍於昔矣
况未必能如前日乎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
臣言日夜營辦遲之數月然後可得而寇在門
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
城只宜堅壁清野整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

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
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大鏡製造火藥陸
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
至廣寧前屯寧遠諸城助之爲守萬勿如前二
次列兵營火砲於城濠之外糊塗浪戰卽是目
前勝筭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必勝然
後與戰可也至如

都城固守尤爲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
枝葉遠攻者必圍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

深入重地自取覆敗今

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蓋火攻之法無他
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
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
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
矣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
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
如卽令之藻與工部王事沈傑等鳩集工匠多
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

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鏡以鏡護城以城
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鏡
如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
臺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亦與
薊鎮諸臺不同蓋其法卽西洋諸國所謂鏡城
也臣昔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
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纘浙
江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遺書克纘又
展轉致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

三
三
亟圖亦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
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肯禦寇之利卽奴賊
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有安心周
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茲雄亦且潛
消異志若不營此事臣展轉思維別無應急之
筭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惶無計必且出
於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
近日同

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

餘面相咨問皆以臣言爲是也昔者晉楚爭鄭鄭之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公子駢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駢也任其咎所云任咎者謂誤國則伏其誅也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悉皆合法而它日有一賊一馬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

都城旣安就用此法行於邊境各處守城甚易兵數必然減省省兵之餉并以厚戰士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

入三
月三
五
陷阱乎伏望

皇上決意行之

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論此事經費未曾量度佑筭
恐亦無多就令多費乃是萬年本計古所謂金
城鐵甕倍勝積金於庫藏而它日所省養兵之
費又且不貲豈比遼左千百萬金錢委諸逝波
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
計略具前

上諸疏中容臣即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今未敢盡陳仰願

聖聽也再惟臣年衰力弱疾病之餘精血耗竭雖憂
天徒切而任事無能若令商確議論指畫可否
臣不敢不竭其愚若濫肩事任舍其寸長而用
其尺短是兩失之矣臣之短於才苦於病諸臣
共知非敢託詞避難也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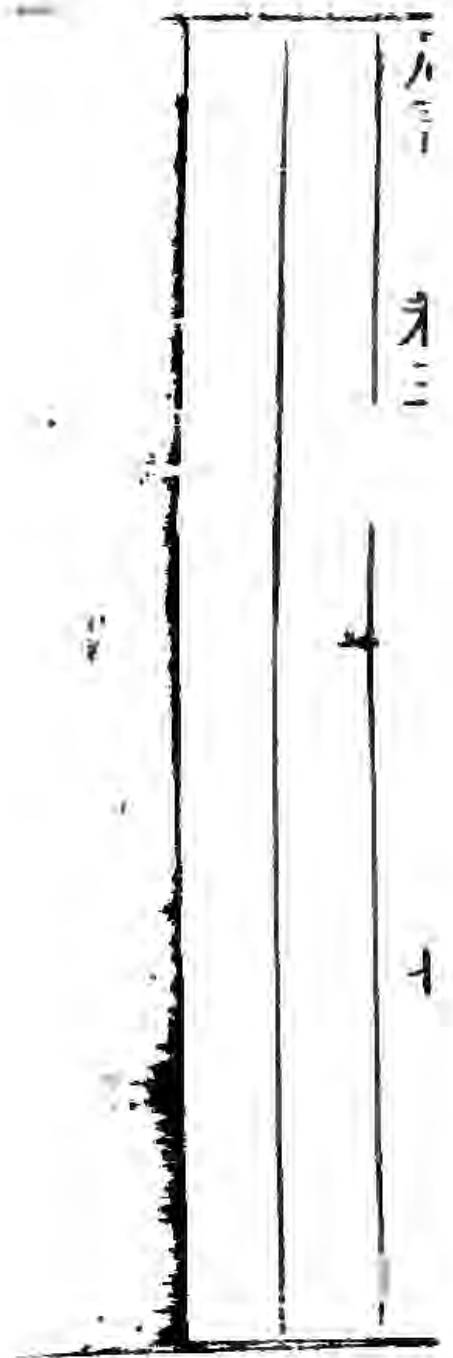
聖明裁鑒臣不勝激切惶恐之至

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城守臺鏡旣確任有濟扞衛着該部會同議

行前條議練兵事宜果有勝籌明驗仍另行具奏
按東事數年既未能戰又不宜守城外列營
寇至則潰遂爲膏肓之疾袁經略在永平曾
遣親吏來咨求守禦之策深相憑信遼陽之
行意謂足可倚仗及寇至之日與張忠烈高
監軍定議守城分派信地矣俄然變計城陷
身亡蓋有必死之忠而爲必生者所悞也曾
不思必生之道無過於守且戰者自戰守者
自守兩不相待也奈何言戰則盡撤守備而

聽之一敗卽以城予敵耶惟過年寧遠之守
屹然不惑遂得以抔土障滔天嗟乎封疆之
臣鑒之哉



申明初意錄呈原疏疏 辛酉五月初九日

奏爲奉

上旨具奏謹申明初意并錄原疏上座
聖覽事 臣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具

奏爲愚臣蒙

恩內召等事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城守臺銃旣確任有濟捍衛着該部會同議
行前條議練兵事宜果有勝籌明驗仍另行具奏
欽此切惟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等日

見遼東三路敗衄失亡甚多

主憂臣辱不勝感憤尤可惜者驅邊腹之民而盡斃
之後難調發尤可憂者盡中外之火器而盡予
之後難抵敵也故再三陳說大略謂兵不在多
只宜講求敵之勝我者何故因思我今勝敵者
何法商量定筭務出敵人之上其下手之處全
在先造精堅甲冑鋒利器械大小火砲次用厚
餉挑選召募海內奇材異能之士博選教師統
以良將馭以嚴法做束伍以立陣兼車砲步騎

以結營務使人皆壯勇技皆精熟遠擊則百發必中近鬪則一可當十而又臂指相使分合如意疏行密陣勢險節短如是者器械之費一人當十糧餉之費一人當三然此皆如臣所計精兵只須二三萬役不過二三年大略費五六百萬可以竣事矣乃所造器甲尚留爲千百年之用費猶不費也不圖言之嘵嘵一不見信諸凡區畫未免拘泥常格因循積弊終于棄置堅城糊塗浪戰臣之原疏所謂擔雪填井有損無益

所謂如卵投石至卽糜爛不幸而中矣卽今再行調發召募以備應援圖恢復亦須細細商求一切甲冑車輛軍火器械揀選練習必用何法可以大勝于前必用何法可以倍強于虜然後一意從事如設的而求中立表而求至可也若止如前行徑則旣以之再敗矣今將何恃而必勝乎四年以來非無良將也兵不精器不利良將不當懦將之用非無勁卒也不選不練無器無法勁卒不當弱卒之用非無厚餉也人多而

粟少金賤而物貴厚餉不當薄餉之用今求必
勝之兵必將悉反前轍而後可臣嘗言養兵之
要有三曰少曰飽曰好惟其少所以飽也惟其
飽所以好也惟其好所以少也嘗議選練之格
選用之初須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力舉五百
斤以上穿戴盔甲四十斤以上又須精悍矯捷
有根着有保任不合格者不取也合格者謂之
隊兵隊兵之中能習演一藝以上精熟可用者
卽爲鋒兵鋒兵每月給餉二兩一錢安家衣鞋

銀二十兩其能舉六百斤以上者每加百斤每日加銀一分隊兵未習藝者先給月餉一兩五錢待藝成照例加給其鋒兵再令教習有各藝皆精超出儕類者以漸加增至每日一錢而止謂之壯士壯士之中又拔其尤如弓矢于三十步外二寸之的百發百中者鳥銃于六十步外三寸之的百發百中又一銃連發九九畧與射矢同疾者大砲能於三五百步外立的命中又裝打迅疾連中數次者放鎗刺劍俱能于方寸

之的百發百中。有其餘各技悉立一比較之法。而百試不失者謂之上士。其餉亦以漸增加。至每日二錢而止。其日食二錢者。仍歲給安家銀十兩。若選募之日。就可克壯士。上士者。卽與應得餉給。如此精卒。總合四等。得二三十萬人。配以車騎。齊以法制。束以部伍。嚴以賞罰。用之戰。可以勝用之守。可以固。此臣之所謂兵也。其造甲須通身全具。以能禦鳥銃爲度。刀劍之屬。以連截數釘爲度。槍之屬。以截鐵不損爲度。大小銃

砲以倍藥倍丸數發不損爲度此臣之所謂器也總之則所謂器械之費一當十糧餉之費一當三不容損矣苟卿論兵謂慮事欲熟而用材欲泰蓋慮熟而用用得其當雖泰實省也作室必須木石炊飯必須水米若欲束芻成室搏沙作飯省則省矣其如敗壞何哉臣書生之見何敢自謂勝籌所言曾未施行何自得有明驗所以不能無言者爲今日之虜非三月以前之虜又更非三年以前之虜也臣自戊午入都嘗爲

人言今日之奴蜂蠱耳一失策必且化爲豺狼
再失策必且化爲虎豹所以冒昧陳言爲獷豕
牴牾之計今果化爲虎豹矣所以然者非在士
衆之失亡非在金錢之耗散非在土地之淪胥
也蓋在罄中外之大小火器而盡予之耳三路
之敗見于

奏報者一萬二千朝鮮

奏報者七千遼瀋二城從京庫解發及各路援兵携
帶并舊存守禦者豈止二萬大約火器四萬火

藥不止一二百萬皆拱手而授焉今將何以禦之又將何以勝之曷不從此等喫緊之處一計筭乎謂賊有之而不能用者皆粗瞞虛想之言萬無一有之事也臣猶記壬子之歲朝鮮

奏稱奴酋遣使市硝磺于該國辭以原無出產每從天朝市買限有歲額無可售者則賊之經營此物有年歲矣豈其得之而不用乎四十七年冬月演放槍砲見于阿利之親招川浙二兵大殲賊衆板東賊連放大砲而潰見于近日之傳報卽又

何嘗不用乎故如臣所言製造選練若在三年之前可以必勝其在今日卽有精兵利器而勝負之數猶未可定臨期應變尚在主兵者別有妙用非臣所能豫籌也况兵未精器未利而可僥倖于萬一乎臣竊恐當事諸臣狃于眉睫之論以舊日之奴待之也故敢爲剖析如此但此意可使當事知之自爲必勝之策不可爲士卒遽言之生其畏難之心如臣此等章奏俱不應發抄而報房無知往往竊謄傳播大都今日兵

機要務言出口而敵先聞矣使得因我備以備
我用我謀以謀我皆不可之大者且才臣策士
習見時情如此雖有奇謀秘計知其無益不敢
言也伏乞

勅下所司一切本揭關係兵事者着實嚴禁不得妄
行抄傳違者以漏泄論罪庶令玩法者知儆抱
奇者獲申矣臣不勝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具本
親賫并將原疏二本隨本上

進謹具

奏

聞

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練兵除器甚悉徐光啓着仍議委任以
畢其用該部知道

按此言上士日餉二錢見者多駭以爲必無
之理不知合格之難也果能合格卽一人可
當十虜矣以當今昔之兵無數可論日餉二
錢猶以爲少也但恐若輩人政自難得特宜

立此格使人竭蹶從事雖不能至而心嚮往
之其所成就亦足當一日之用耳何憂過厚

卯

臺鏡事宜疏 辛酉五月初九日

奏爲畧陳臺鏡事宜以佐末議事臣緣東事奉

旨回京力綿才弱無尺寸之用相時度勢莫如先固
根本根本一固賊決不敢懸軍深入故特

請急造臺鏡爲城守第一要務而近獲奸細劉保所

寄逆書言

京師何難大兵宜速來可見

京師之守萬分難乘賊兵必不來矣此卽根本當
固之一驗也臣跪既奉

旨議行而兵部覆寺臣李之藻疏亦奉

旨速議具奏仰見

聖明采葑非詢芻蕘之意中外喁喁咸望速成工部
卽日會同議定具奏矣而臣尚有欲言者則其
人與費也蓋時危時詘兩值其難此後在昔所
無工費甚大非常之原必須大破常格盡除宿
弊而後可若拘泥常格因循宿弊差之毫釐通
歸無用不如不造之爲愈也故造臺之人不止
兼取才守必須精通度數如寺臣李之藻儘堪

辦此故當釋去別差專董其事其它分督及委
官皆須極一時之選寧取其苦辭者無寧取其
暱就者是在部臣加意簡擇工完優叙以旌其
勞可矣然此法傳自西國臣等向從陪臣利瑪
竇等講求僅得百之一二今畧叅以己意恐未
必盡合本法千聞不如一見巧者不如習者則
之藻所稱陪臣畢方濟陽瑪諾等尚在內地且
携有圖說臣於去年一二回遣人取鏡亦一面差
人訪求今宜速令瑪竇門人丘良厚見守

賜瑩者訪取前來依其圖說酌量製造此皆人之當
議者也至若興造之費臣與部臣王佐寺臣李
之藻繕司臣王國相等畧一商榷

都城之守首慮重城低薄遠曠今之造臺自重城
始次及

都城若最大者宜造六座體製狹小卽數目加添
大約除城磚見有外所需黑磚大石灰沙等材
料搬運車脚匠役工食等銀兩所費亦鉅但此
事所關久遠重大不宜節省只求核實無分毫

冒破便得金湯之固千載如新矣如此浩費亦恐非工部一時所能措辦也伏見

皇上慨念東事危迫時發

內帑動以數百萬計無非保

國保民之

德意耳用兵之費往而不返勢不得已猶且爲之此臺此鏡非金卽石金石不銷藏鑑如在而可以

內固

國本遠鑒戒心令萬世而下頌

皇圖之鞏固者自今日始即目前于現發

帑金分用十之一二再有不足更望

特賜慨發以成此功計亦

皇上聖明所不靳也臣一得之愚仰蒙

采擇恐拘泥因循一不如法翻成糜費臣實懼焉是

用陳其補苴之說伏乞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施行

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按此皆何敢言廣寧之必隔然劉保言賊志
在遼陽必無它念或遂信之則廣寧安得不
隔而根本安得不深計乎根本既固便可一
意進取又何必專專一山海也守一山海終
非完局

七

序言

卷二

一

仰承

恩命量力知難疏 辛酉五月十二日

奏爲仰承

恩命量力知難懇乞

聖明俯從愚志以圖寸効事臣於本月初九日具

奏爲奉

旨具奏等事十一日奉

聖旨這所奏練兵除器甚悉徐光啓着仍議委任以
畢其用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二月

請告業已戒途東事之殷奉

命回京當此之時如救焚拯溺惟知亟走號呼而赴之敢自諉曰力量有限幹濟無功而安坐不至乎既至之後勉摠狂瞽之見冀效芻蕘之益斯則救焚之勺水拯溺之一葦耳頃臺臣郭如楚論事及臣不謂臣不當來不謂臣不當言特慮臣之復用此正因力量之有限識幹濟之無功其知臣甚深卽臣之自知亦已久矣緣是具疏擬申前

請仍懇回籍而忽奉

明旨俯采臣言將見施用臣且感且覬欲前欲却既而思之去留用舍惟

皇上所命也量而後入亦人臣之義也上自知自量則身非可用而言或可用譬如醫非盧扁所執者盧扁之方耳

皇上若用臣之言則使臣言之而使能者爲之足矣何必臣自爲之乎且欲畢臣言之用必非臣一人所能辦也而臣才短力弱又未能辦一人之

事一經委任才力不支并生平講求考究之微
長而盡掩之矣益添官創事勢若贅疣凡百所
需不能應手職內之事既以掣肘而難前職外
之言又以越俎而自禁此言行兩皆不酬尤悔
所以交集也伏乞

皇上憫臣微志亮臣菲劣令就今職事與同

朝諸臣悉心論議務臻實效不必另議委任以明
使能之法以安無能之分此卽臺臣因才受任
之指亦愚臣審己量力之義也萬一用臣之言

而相時度勢臣之綿力有可自效者如前年朝鮮之行聽臣所

請縱未能擒奴馘李亦足牽其內顧至于今日又可北連江夷西接礦民爲恢復之計如此之類臣自請行亦不敢避難也伏望

勅下該部一并議擬施行臣不勝願望祈懇之至
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一并議覆

ノ
一

ノ
三

三

服官非分疏

辛酉五月十五日

奏爲愚臣服官非分懇乞

聖明亟賜褫斥以謝人言事

臣

於萬曆四十七年三

月二十等日陳言兵事廷議遣臣監護朝鮮荷

蒙

皇祖特旨留用未幾加升職銜練習通昌駐劄民兵
拮据數月僅能教習軍火技藝行陣法式至於
大砲戰車盔甲及各色器械累請製造舌敝唇
焦終莫之應旣而錢糧不敷人數又少理宜歸

併督撫鈐轄因之疏

請下部覆奉

欽依臣非敢無端辭事也謂臣不效者一二黠弁爲
臣所黜廣布流言譏臣不教騎射耳然無馬匹
弓矢孰從教之既是步兵只合教之步技步法
軍火雜用試觀遼東近事則步兵教步戰未必
全非也然此輩實非簡選精卒實無堅甲利兵
可以必勝就使出遼恐與十三萬人等耳原非
臣所謂兵何敢強言效乎願臣於萬曆四十七

年九月二十五日有兵事百不相應一疏本年
十月初五日有時事極迫極窘一疏本年十一
月十九日有愚臣材劣智疎一疏皆請卽

賜罷斥并褫原職

神宗皇帝留中未下至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有

愚臣奉

命簡兵一疏天啓元年正月三十日有兵事已竣臣

病益深一疏本年二月初七日有微臣過蒙

恩遇一疏俱請以原官休致再奉

明旨未賜

允可後蒙

予告回籍此則六疏陳情未嘗不辭官也歸旣二月

遼瀋繼破

聖明側席奉

旨回京此時但知封疆之急

君父之命計不旋踵實無暇顧慮前後是敢冒昧趨

朝然此只一肯赴急權宜豈合久居官次乎譬之

棟宇將焚雖逐臣棄婦皆須奔救而火勢稍息

便當各歸其處斯亦理勢宜然也昨臺臣丘兆麟核定去留之疏議及於臣最爲允當臣昔率然而來猝不暇思今提醒而去尚猶可及伏望皇上卽褫臣職以爲固戀之戒向後邊方警急更有召用言官亦宜隨時駁正應否再來俾知進止若已受

成命未經叅駁遂可偃蹇不來使人人假引嫌引分之名爲方

命避難之地臣雖愚昧知其不可也臣不勝激切懇

祈之至

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徐光啓召還議用不得以人言自阻該部知道

略陳臺鏡事宜并申愚見疏

辛酉七月
請告未上

被言

奏爲欽奉

明旨略陳臺鏡事宜并申愚見請乞

聖裁事先該臣前後奏陳

京師固本之策莫如製造大鏡建立敵臺可以一
勞而永寧暫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奉

旨下部覆稱興作甚煩經費無出况工部原無額派
邊方軍需錢糧近蒙

皇上允發帑金肆百萬兩未經分受今以敵臺工料

銀兩責成該部實無所出若非

皇上垂念根本至計另發

帑金則此臺此鏡必無可成之理臣見目下遼左

軍需急如星火亦知

發帑殊思難可屢徵而冒爲此

請似欲自伸其說遠時謹舉羸之戒然而實不敢

也昔人論兵皆欲識時務明彼已古之遠器不

過弓矢五代以來變爲石礮勝國以後變爲火

器每變而趨于猛烈則火器者今之時務也遼

左再敗之後賊則昔無今有有而且多我則昔
多今少少而且劣我雖舊有用之甚拙賊雖創
不用之甚工如近攻遼陽東門賊來止七百人
車載大鏡我川兵千人逆之賊發虛鏡二次我
兵不損一人因而直前搏戰迨至二三十步真
鏡齊發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夫假鏡誘敵近而
後發則勢險節短此用器要術臣嘗密與諸將
吏言之不謂賊已暗合若我兵則初見敵塵便
已發鏡無一中者敵近卽委而去之兩者巧拙

何如也此彼已之情也故臣料敵今攻城必不
遷用雲梯鉤杆諸物必先置大鏡於數十百步
外專打城堵城堵既壞人難佇立諸技莫展然
後以攻具乘之臣不知今之言守者將何以應
之賊今野戰亦不用弓矢遠射騎兵衝突必置
小火器于前行搯營而來度不中不發如遼
陽之法用之臣不知今之言戰者又將何以應
之此自今以後戰守之昔務也亦彼已之情也
臣三年之前慮欲使戰勝守固又不欲使民命

盡而

國財殫故言守城必造敵臺必造大小火鏡一一
如法而後可言戰必須多用大小火鏡載以砲
車雜以戰車又須堅甲利器厚餉精兵一一與
鏡相稱而後可不敢謂預知賊勢之至此也而
不幸已至此矣爲今之計比臣昔日所言宜有
迥焉豈可不及乎蓋今日之戰守而無大小鏡
砲猶空手遇虎狼也有鏡而無臺無堅甲利兵
猶手太阿之劍而無柄也數者皆備而不能深

求施用之法合戰之權是有劍而不知刺劍之術也若置鏡于城之外以守敵不教之民而挾鏡以戰是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也夫兵器之烈至一蕪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鏡極矣無可加矣若守而無臺以用之戰而無堅甲利器精卒以稱之必將如前二次逆爲賊有或機事不密賊亦竊用其法自此之後更無它術可以禦賊可以勝賊矣此說臣言之再三莫或見信然而不得不言者緣西鏡一節取器取人臣等

實爲始事若不盡如臣法寧可置之不用後有
得用之皆若但知慕用之而不講求其所以用
萬一僨事至于不可救藥則區區報

國之心翻成悞

國之罪臣所以展轉不安寢食俱廢不得不瀆陳
于

君父之前也望

皇上采聽臣言

欽定數目概發工部應用成就此功他日不論邊境

安危但屹然稱金湯之固卽此所費金錢與積
諸庫中無異且覺更有利益耳若云東事方急
無暇及此則臣以爲

都城用財似是大工同例不必與東事相涉也卽
今卜素生心于北火酋側目于西僮有變動豈
其專力東方棄而不應乎不及此昔一爲根本
之計恐它日之不暇及此甚於今日且此功旣
成醜虜聞之絕無深入之志正可專力東方耳
宋祖建汴京城紆斜廻曲極便于守遼人渝盟

韓琦范仲淹議脩京城爲呂夷簡所沮政和間
蔡京修之悉改舊制方直如弦後粘罕見之曰
此定易攻耳使宋人無改藝祖之制早從韓范
之說卽有靖康之變豈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
師若更能修政立事一意自強卽燕雲可復遼
金元迭起相殘顧將乘其敝而取之孰敢窺在
足于大河之南哉前事若斯抑亦今之殷鑒矣
伏惟
聖明裁酌其它造鏡等項事宜如蒙

俞允容 臣再行奏

請施行 臣不勝悚息惶恐待

命之至

擬上安邊禦虜疏

甲辰閏九月二十日旬館課

臣竊惟方今九州清晏百蠻重譯所宜備者北虜而已北虜之中宣大爲甚頃者五路狡焉犯順竊入我塞垣擄掠我財畜今雖竄居遠外虜王力爲之請竟未有成言也藿食之臣久欲効其區區以爲邊陲萬一之助適與事會不容默然敢略計虜情時弊稍及備禦之要而終之以根本之策惟

陛下垂聽夫虜自辛未款市三十餘年矣款市者兩

利之道也而戰兩傷之道也卽虜亦自能孰籌
之是以至于今無變計則虜情可知也近歲以
來諸酋每執言中國交市財物多短少濫惡不
如昔忿忿欲起則夷婦言老俺答歐刀之誓在
老婦在終不令汝輩爲此昔昔彈壓之以故無
動耳五路台吉親虜王介弟狡黠凶悍又以擒
執史曾功賞未厭哓哓累年至于今竟爾跳梁
也此寔諸酋共計聽其所爲作一桀驁之標幟
及我問罪則又辭以虜王不知諸酋不與又從

中講解罰服而可以無失款是本計也然彼寔
知我地大人衆事未可測亦未嘗不慮我聲罪
是以共翼蔽之而遠竄大石今雖鵬取衣糧朕
壯馬匹寔爲虛聲撼我耳擺腰爲之偵視夫亦
覘我動靜以自爲計度其勢當不復來卽來而
我收保戒嚴整擗以待入則截殺去則追勦如
是而已此督撫及將領諸臣責也其或虜王果
爲講解罰服則宜視其可否計利以聽此亦督
撫諸臣責也大抵今日之事雖一會作難而款

貢之全局尚當未變何以明之五路累年索賞
諸酋寔無與爲助者若弗聞也今闖入而又寔
無與爲應者明示我以啓衅犯順皆五路事諸
酋不與也一矣虜王虜婦始亦禁止後亦譴責
雖真僞未知要未嘗訟言左袒之二矣我邊之
守圉如無人焉來旣不知去尚不覺蓋五路未
犯之先卽謂我譯人語史酋功賞事明言入犯
也其氛惡矣而竟不爲備旣不爲備而彼竟未
敢縱兵深入則其意但在挾賞不在作逆三矣

去歲虜王擁衆入離城百里而不敢近稍與之
媾則弭耳去非獨去歲而已戊巳之間已嘗擁
衆入稱壯地苦旱野無青草欲借粟數萬石督
臣以成和邾之執弗與亦弭耳去果欲爲難豈
待今日四矣有此四者臣以知款尚未變也雖
然款雖可以未變而不可不虞其變也款不變
可以無戰而不可不求我之可以戰也自受款
以來則云以市賞爲餌以戰守爲實幸以其間
寬我之力以圖邊圉之守備要言可獲視也更

三十年而我之所謂戰守者安在邊牆頽圯者
曠弗飭矣烽墩斥堠不知燧燔燿火爲何物矣
軍中間諜恃爲耳目今悉化爲廝輿之卒矣尺
籍伍符故在也核其伍無見兵不給事將領則
驅而代債帥耕養廉之田耳甲冑苦惡器械朽
鈍業已不堪今或苦惡朽鈍之物並爲烏有甚
則舉而鬻諸虜中也簡閱草教用塗耳目金鼓
旌旗不識形名節制車徒步騎悉無行首地分
進無選鋒百金之士誰爲奮擊退無輜重駐隊

之營安能轉關至于大小將領用者未必盡其
才才者未必盡其用精神技術什九用於逢迎
什一用於封殖有能以簡稽練習爲事者百不
一也因循之極不得不爲廢弛廢弛之極不得
不爲單弱單弱之極不得不爲逗撓怯懦皆自
然之勢耳以故平昔則腹削以中虜欲有故則
多方以避虜鋒或闖入邊侯其飽而去則遠躡
之得其老弱一二級遺器數事輒張以爲功上
下相蒙也邊事如此安得不生戎心所幸者虜

尚貪我財物亦諸大會中未有能以勢力役屬
諸部者脫有一祭虜生其間合小攻大并敵一
向我之憂豈徒歎不足恃而已夫虜之勢固未
至于此爲我計者則宜綢繆固防克詰張皇就
令虜之勢一旦至于此而吾可以無患不然駭
而圖之噬臍之悔豈有能及者乎臣之愚以爲
爲今之計先求我之可以守次求我之可以戰
次求我之可以大戰何謂守垣墻斥埃墩臺校
聯哨望之宜備禦之固是已何謂戰截殺追奔

掩擊應援厲兵秣馬後發先至是已何謂大戰
凡兵不可以戰卽不可以守畫一城邑駐一營
壘皆然也守邊之視守城堡卽又異矣經秦數
十里之地無所不守無所不受敵我衆而反以
寡用彼寡而顧得聚形如有兵百萬百分之不
過萬人耳敵擁數萬來是數倍我也此萬人者
敗而彼百萬者悉居無用之地矣則深計其終
勢不得不出于大戰何者散而守不若聚而攻
筭量衆寡理所必至昔人有言一大治則終身

創矣周伐玁狁漢空幕南

文皇帝三犁虜廷皆以此也今日之勢誠于信地守望之外選練得勝兵十萬分隸諸邊平居守禦則往來應援一朝匪茹則大出兵修永樂故事如是斯萬全矣臣故謂求我之可以大戰者此也夫是三者今將來之如何設險阻整車馬備器械選將帥練戎卒嚴節制信賞罰數事而已臣固不能越世俗之常談

國家之功合而創爲說也特臣于數者之中更有兩

言焉曰求精曰責寔今此數端非不犁然具矣
大抵皆粗而不可按虛而不可核如所謂以塵
爲飯以塗爲羹者耳苟求其精則遠略巧心之
士相與講求經歲而未盡苟責其寔則忠公憂
國之臣所爲太息流涕者十倍于賈誼而未已
也臣請言其一二所謂設險阻者烽堠也墩臺
也烽堠之制欲堅欲密然可以傳警言不可以守
禦最利守禦者則薊鎮之敵臺邇年所繕稍有
次第可推之諸邊者也然臣以爲可當今日之

虜不可當意外之虜也竊以爲今所作者更宜減卑三分之一而三倍其厚度矢石所及聯絡如貫加之勁卒利器守可必固也所謂設險阻者此類是也騎兵與馬同命故曰寧傷于人無傷于馬而平原易野大兵深入計非戰車如武剛偏箱之類則不能載重致遠列營守衛顧其相視芻秣之宜輪轅輻輳之制如周禮考工記所載及師皇馬援輩所論述棄置久矣今邊地名爲戰車重遲粗惡略不堪用至其賦予芻秣

之費半給人食以其半餉馬又安得雲錦成羣
也宜核寔精求務令駟駿騰槽撲屬微至車攻
馬同嗣響周宣以薄伐大原不爲難矣器械之
利未易備言大都甲冑干盾欲堅以便兵刃欲
精以利弓矢之屬欲入深而致遠其范金合體
之類悉有定法今將吏未盡解也攻守器具如
墨翟子所載近代名將所用今將吏未盡習也
最利者則無知近世之火器邇來諸邊所造諸
家所說較昔爲精矣尚有進于此者則尤宜早

計也蓋乃中國之長技而今虜中亦有之恐異日者彼反長于我也大都攻守之備無論其軍器焉火器焉其材美其工巧其費鉅其日力多其造者自爲用五者備然後可以爲良矣將帥之才武科可得什一舉荐可得什三武科限于文墨舉荐亂于毀譽也兵書所稱將帥所貴不過權謀陰陽形勢技巧陰陽明將所不道若權謀形勢技巧之屬或見于論述見于談議見于比試見于造作一一可以耳目計錄兩分也人

罕兼長不妨偏至要在將將者加意衡量隨方
授任卽真才可使人穀而草澤英雄亦令勉就
維繫于以建威銷萌兩利而俱得之矣若目前
選將之術則有迹可稽者莫如前效而有實可
據者莫如治兵以此求之亦可得十之六七也
選卒之法有四曰勇曰力曰捷曰技皆可以度
量權衡一一試而得之者也今之將領平居旣
傷怠緩有事又苦倉卒竟未嘗汲求之耳惟勇
也者不可以度量取然亦可以耳目試試而得

精卒然後習視以練目習聽以練耳習超越趨步以練足習負重挽強以練手習五御以練馬習五兵五當以練技藝卽三軍之衆人人皆勁卒矣卒練而後可以言節制節制者分數形名金鼓旌旗用衆之法也易曰師出以律將不知律雖有強兵利器戰則爲人禽矣夫惟用律而後可以論奇正虛實之權而後可以妙揚奇伏備之用而後可以運攻圍絕脅聚散卷舒進退之勢誠以彼勁卒明將訓之肯其簡閱月要歲

會教訓既成能令三軍之衆若使一人擊首尾
應勢不得以已也如是斯可謂節制之師矣節
制既定然後謂之成軍然而軍非賞罰不成成
軍之後非賞罰不行何者投人于險非威嚴弗
克也休人以威非厚賞弗附也故罰所以毆民
于兵而賞所以誘民使安受其罰尉繚子曰善
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人以爲此慘毒之言也
而臣以爲此名將之言也夫不能殺者殺一人
而其下怨殺數十人而其下叛矣能殺士卒之

半而不怨不叛者其賞厚而其法明也誠用向
者之兵誘以重賞賞且信威以重罰罰且必使
人懷德畏威有進死之心而無退生之計如是
者有兵數萬我可以折筆使虜不然則驅而出
之大漠之外耳又何論虜勢之強弱與歟之固
不固也總而論之有地有器有將有兵有法而
後可以守能守而虜至則殲焉卽謂之戰必不
得已而用大帥焉卽謂之大戰要在急爲之計
徐俟其成成師之後勢常在我我能戰我固守

卽款可也不款亦可也否則不能戰不能守不
款不可也款亦不可也卽款而愈久又愈不可
也此不兩立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難言之
矣臣所謂戰守之具者七而無一不需財也臣
欲于七者之中求精焉責寔焉數倍于昔則亦
宜數倍用財者也今之邊日不暇給矣諸鎮年
例缺者以百萬計邊臣補綴目前尚有提矜尉
見之苦而欲爲臣所欲爲是無米而令炊又使
之具八珍五齊焉其勢必不可得卽臣亦空言

也然而臣非敢爲空言也考之前事度之後事
勢不得不出於此而

陛下果欲爲此亦無難致焉蓋有根本之至計於此
曰務農貴粟而已古之強兵者上如周公太公
下至管夷吾商鞅之屬各能見功于世彼未有
不從農事起者如周禮三略管子開塞耕戰書
詳哉其言之也願道術有純駁作用有偏正耳
而後世言及富彊遂以管商目之至不足比數
沿至唐宋以來國不設農官官不庀農政士不

言農學民不專農業弊也久矣農者生財者也
含生之類無一人一日不用財者而獨不講于
財所自出今世農人不過什三農之勤者不過
什一然則一人生之數十人用之財安得不詘
財之詘也廟堂之上非不焦心蒿目閭閻之道
殫者轉于溝壑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非不悲
號疾痛而根本之計終置弗講此臣所爲腐心
扼腕長嘆而繼之以泣也臣所慨者非獨爲諸
邊也而此事所關諸邊最重又最急且如今邊

鎮之兵月給不過七八錢少者四五錢卽盡得之以易粟不過數下如農事興則粟賤令粟價減十之五是邊兵得倍食也減三之二是得三倍食也此其利害相去遠矣興農事之術臣以爲邊境所宜略有五事五事之中宜改圖者二宜創建者二鹽筴之召商墾種人粟易引今改徵折色而邊以大窟也軍衛之分屯佈種徵收千粒今展轉易千不可究詰而額以大耗也此一皆古之良法而今已大壞壞而不可卒反似

宜亟圖其復而稍更其制者也近世營田之議
謂墾田若干予某爵民未必應也臣以爲遠方
之民欲其挾重貲就荒遠艱苦力作守而弗去
計非武功世爵不可也設科目以誘入藉之民
宜可行者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更立學校
諸科舉中式之類別自爲額不與土人相參計
無不可行也今世末業之人至衆而本業至少
宜有法以毆之使去未而就本如古之法制賤
商賈尊農人使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勢不得不

我從矣此三者所宜創爲之制以勸人于本業者也然而有未盡于此者願

陛下深詔大臣一意講求或遣一二幹濟之臣明于相度開塞之事者分詣各邊詳諮博采大臣總群策而效之無一齊而衆咻無懲噎而廢食行之數年計必大效食足則財自充財足則惟我所爲如臣所云備邊七事漸次修舉精求于常格之外綜核于名寔之內悉無難者矣趙充國之于漢鄧艾秦祇之于魏韓重華之于唐皆用

此道者也魏晉之和戎也曰戎狄荐居土可
焉又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以是爲
利也而晉從之既盟諸戎而史氏嘉其功曰修
民事田以肯然則昔人之和戎以利農也今款
而廢農焉臣是以知其不可也雖然臣之爲此
說也不知者將以爲迂而不切緩而無及矣臣
非不知其迂且緩也計今歲年例缺

陛下已發戶部存積及回金濟之戶部太僕盡

陛下必出帑金佐之勢不得已固無待臣言之也獨

農事一策實須數年乃得見效惟緩就于後故須急圖于今計今邊事適可支數年以數年之間畢力就此一旦有事而綢繆折衝已略具矣此電錯所謂安邊足用之本而萬全之策也蓋行臣之言一意振刷它日之效臣殆有不能盡言者不然而一往廢弛它日之害臣殆有不忍盡言者二者之中邊境安危之本惟

陛下裁度而施行之封疆幸甚民命幸甚

館師唐文恪公批行文學蘇長公諸封事孽

畫處似迂而實切

又曰策夷情大槩得之求精責實兩言甚確
又曰今國家惟是積習鋼之議論持之是以
一事不可爲非獨邊也一意振刷斯無難矣
按今之胡虜比昔爲弱弓馬宿習故自在也
加以延袤數千里地大人衆而虜俗尤重種
類此所云大酋中未有能以勢力役屬諸部
者後來當必有之卽如蕞爾建州當教場他
夫皆孰料其有今日哉十步之內必有茂艸

况十倍建州而弗止者寧可不達爲圖也

會議

會議堪任遼東經略

議得邊方有事不議事內之人而議事外之人此時
事之最弊者也遼有事誰任之則總督而已安用經
略即使必須經畧亦宜以總督改任而別議總督安
用舍總督而外求經畧也何也總督固遼東事內之
人也地方兵馬錢糧器械料理籌畫爲日已久比於
事外之人起自田間或改自衙門周知未能肄習
承貫者大不侔矣若云人地未宜則總督固制將之

任邊疆所倚重者不堪經畧豈堪爲總督乎聯愚以爲今日而議經略則用總督而已無可疑者無可議者特代爲總督者又須擇可爲經畧之人也如是者必於近地 五巡撫內取之其補此巡撫之缺者又須擇可爲總督可爲經畧之人也如是者必於近地十數邊道內取之其補此邊道之缺者又須擇可爲巡撫總督經畧之人也如是者必須訪求中外深知兵畧夙有才望者取之若此措置卽一總督數巡撫十數邊道皆知其次及於事也彼各有地方各有兵

馬官屬錢糧器械誰不畢力庀具以待後命若其爲
總督巡撫司道而不能庀具量能課功稍從更易無
害於事猶愈於以經略試也若其能者一膺事任而
夙昔所庀具皆與俱往此不過旬月而才不勝用不
過一二年而兵不勝用矣不然兵學久已棄置人才
不甚相遠而猝用事外之人既未服習又無資藉事
事取給它人而它人又未盡竭蹶庀具也如是而求
立功立事知其難矣至若添設少司馬昔人曾有此
議亦將使之服習庀具出膺總督經畧之任耳不知

今之爲少司馬者自建一議必能行乎欲選練一將
一兵欲製造一器一甲能必得乎果令如志添設可
也如其不然則與它曹何異五司馬與三司馬何異
恐不若精擇巡撫之得行其志而有益於事也謹議

庖言卷四

上海徐光啓子先甫著

書牘

復太史焦座師

庚午

啓自去年奉使期以今春南還可得叩謁師門也奴
酋發難適與時會廷議紛紛前輩何宗伯謬稱啓風
知兵略聞于中堂遂擬趨朝之

旨不知燭武之年已老蹇叔之力旣憊矣獨以
宵旰方殷義無反顧竭蹶入都而昨歲中寒發爲溫

疾幾至不起遂爾闕焉聞問罪戾何言啓少嘗感憤
倭奴蹂踐梓里丘墟因而誦讀之暇稍習兵家言時
時竊念

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爲人言富彊之術富國必以
本業彊國必以正兵二十年來逢人開說而聞之者
以謂非迂卽狂若迂狂之言早得見用豈有今日哉
今之愚計欲當事者大有振作博求海內名工名技
以爲兵師如甲冑車仗軍火器械之類物究其極然
後選取材武之士務求勇力捷技冠絕儕輩者二倍

其精擇名將定節制日夜教習之如是者得二萬人
服習經歲莩術既精大衆若一驅之若左右手以是
出關益以遼士二萬北關一萬更欲徵朝鮮二萬兩
路牽制一路出攻約周歲之內可以畢事費不過五
六百萬而所得肥饒之地足以固圉所絕

勅書之賞足以省費所造器甲諸事尚留爲千百年
之用旣而坐鎮遼東西虜弗靖者便可剪滅規取舊
遼陽截河爲守亦甚易事若能更一振作廣行召募
倍加練習益爲三四萬人卽九塞之虜咸可鞭箠制

之大寧河套亦易恢復更益爲十萬人以二萬人爲禁旅邊各一萬卽京營各邊之餉咸可減省十之五六也今者多起廢將所領者大半烏合之卒旣不相習又非素練器甲朽鈍全無節制未及見敵知不若彼達矣而坐費金錢何爲哉徵召旣多糧芻俱乏凍餓疲劇死亡甚衆正未知何所底也就使全軍遇于中原勝負之數分明易見數萬人衆豈無良將健卒一有差跌玉石俱碎撫順清河可爲殷鑒矣豈不痛哉當事者似亦自知不敵顧未能弔勉自強全欲借

資于外借資于外似也而處置事宜尤多未令朝鮮
助順之兵也無糧無賞至得奴酋之首不名一錢云
咨行該國自行陞賞其解體必矣壯關自救之兵也
從前嫁禍于我矣卽能梟酋首亦自爲報怨圖存之
事非盡爲我也而以奴之

勅書全許之此六百餘紙者歲幣數萬金之契券也
爲一壯關受侮受辱生靈塗地竭天下之力與其克
奴酋彼宜何如報答而反予之歲幣數萬金乎且併
其地而許之乎壯虜虎墩克亦來挾求

勅書似又將許之是去一奴生二奴也去一費生二費也如此措置就得成功遼事尚可爲乎况壯關兵勁而少大虜兵多而弱兩者皆非奴敵哉啓區區之愚亦思一效芻蕘而病起至今了無一言相訊者當由處分已定無事旁撓否則書生陳說未免迂狂之目爾若謂處分盡善竊意目前尚莽人人所知若直指爲迂狂恐二年之艾終身不得也儻自建一言又慮躍冶之金群鋒齊指惟有仰屋竊歎而已蒙老師垂問輒盡胸懷望亮而秘之

又已未

國無武備爲日久矣一朝釁起遂不可支啓才力職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義無坐視以負

國恩與師門之教妄有論列冀當事採用非必身爲之也獨朝鮮一行自信非啓不可行則必樹尺寸之效而誤辱

主知委以此中真事旋念啓之所言無一見用徒以事任責成此如醫人治病不憑其方不用其藥而以他人之方藥強令炮製修合迨于不效誰執其咎乎

今茲一身進退維谷抑亦足爲多言之戒矣矧開鉄
旣失壯關旋陷夷氛日惡而玩愒日甚正未知禍亂
所底也種稊書未及加廣當此豈恐山間未便可居
不若園亭中願養何如

復呂益軒中丞

戊午

與年兄輩久抱杞人之憂因而賈笑者數矣今遇此
微末事情便爾中外張皇不知此蜂蠆之敵耳一失
策將變爲豺狼再失策將變爲虎豹况又有真虎豹
者突如來如且奈何哉以時勢度之若江河可返宋

人當先能之况今日受病之原與宋同而傳染之深且數倍焉豈能一朝盡變其所爲不變禍必不免杞人之憂在此而不在奴夷也大篇最今日對症之藥然皆人所不敢言願且必焉以待其肯昔年建議策奴之必叛者在今視之誠若著蔡弟獨以爲不然古今無必敗之局無必償之事全在區處得宜而已二十年來每每妄言遼左三策若肯相從俱可無今日之變其一一意爲富強計因而規取舊遼陽驛壯虜于絕漠之外卽奴酋可鞭箠使之此易于反掌在廟

堂一主持耳上策也興復南關令王忠有後效順者
勸矣無乘橫江之地使六萬之衆人自爲守建州壯
關謀殺猛骨夕商而并其

勅書者俱無准其貢若此三事皆在十數年前令反
亟而禍小且可必有功中策也若不能然便不必訟
言其必反日夜求勦滅于上徒使彼操危慮濞釀成
今日之勢第當密爲防禦之備撫順清河繕完使可
守整兵治噐使可戰下策也旣不能自富彊又日夜
益奴之富彊凡可以制奴之命者無一之能爲凡可

以速奴之叛者又無一之不爲此則遼人之無策自
求禍耳雖然論江河之勢不可得返則三策必無得
行之理終不若策其必反者之必驗于今日也興言
及此豈不痛心病餘走筆不倫亮之

復錢游戎

戊午

昔事倉皇計無反顧輿疾人都旋增危病迄今羸
不堪也麾下爲今名將而高臥丘園待時待價今其
時矣東方之事畏之如虎一時特起大將十人而兵
與餉皆弗稱也區區之愚與時畫絕不合惟有竊歎

敵雖微未目前恐未可了麾下豈能高臥海濱耶

復莊游戎 巳未正月

邸報附上經畧疏言四路進兵此法大謬賊於諸路必堅壁清野小小營寨且棄不復顧而并兵以應一路當之者必杜將軍矣麾下東行不敢從更卽往經略公必不能用僕嘗言難端初發切勿作第一輩人麾下且徐俟之若初輩人可了吾又何求如或不然以麾下材人其舍諸乎

復王孝廉 巳未四月

傾蓋晤言兩未展盡臨岐之後殊難爲懷門下警言
沉深棟榦之器暫借疆場必能鷹揚虎視而和璧未
剖豈非玉人之過乎小疏不行業已知之京營之論
是不佞夙心舊議生變之說門下所辨哲至當不佞
亦嘗持此論矣第令呈身自薦人必以爲躡求卿貳
故不可也奴酋長技在槍矢兼用步騎並出不佞所
知亦止堅甲利器加以講求服習耳門下能使騎射
無所用之更爲神妙度此事必未可竟是後有賢幕
府虛左請益肯一俯就否所命兵家之言皆石畫論

世之旨皆公道也謂不佞中立何敢當第夙昔不能趨炎亦無心逢世或每矯時爲漁羣之議雖不見用顧爲時人所諒則有之矣經畧公尚未有到期芻蕘一得其敢棄置但如邇來堂下千里亦何能憖置其耳哉

附復宮端全座師書

戊申

朝端議論直如沸羹但以事理度之寧有震風交雨可以爲常者乎啓嘗譬之如舟行大水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濟而無故自相傾側卽一左一右

有往必復無安舟矣數往數復漸以加重重極而
及無完舟矣此前代之已事而有識者所寒心也
願老師暫安東山以俟之他日處中當軸則願留
意鄙言耳

復熊芝岡經畧

已未

臺下壯猶偉望文武爲憲以理勢度之奴賊小醜視
猶孤雛然獨少二二萬堅甲利兵之精卒堪與賊馬
爲對耳今將帥規避人心搖撼皆以此也諸事廢弛
遼左百年舊習至于今無變計幹蠱傾否者能無獨

勞獨苦乎雖然六閭充仞就其中擇一焉而責以千里之能非自我爲駿良故耶時存此意將忠壯之氣不鼓自奮矣奴賊乘我未備一來相犯理勢必然古人遇大敵則厚集其陣以待之今日之計獨有厚集兵勢固守遼陽次則保全海蓋四州爲上策但須多儲守之器精講守之法中間惟火器最急若得大小足備兵將練習寇至之日乘城抵敵殲其二三陣必噉指退矣墨子曰蛾傳者將之忍者也古人非數十萬之衆雖叢爾之城無敢合圍而守蛾附而登者奴

衆數萬皆久練之卒彼所護惜且內外險固資財豐足就有不利尚能守禦必非捨命濬戰齊死遼城之下者也且今日之事若令中外相應精卒利器各究其極而自來投赴者亦何患其不齊死哉諸所請給度可應用惜格之不與于事無從知其堅瑕利鈍詳悉奉報耳

又

讀別札知遼城守備全未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無將無馬如此情勢竊恐歸併合力不足爲怯嬰

城自守不足爲弱古之人多有行之者矣若城外立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爲守豈不更難乎古來相傳輸攻墨守經年累月終不能下者誰不知外營拒敵于法爲便勢或不能不若據城爲固敵終無奈我何也儻言城不足恃則十圍五攻古人豈欺我哉若空瀋陽之城并兵合勢此亦昔人應變之常

主上旣假臺下以便宜矣何不可之有所少者守器守人今厥庫器械計必旋發但恐未遂可用尚煩清

慮也其人必須南兵爲可竊計薊門臺兵練習有年
能用火器似當厚給安家行糧選調一半助邊城守
卽以近畿各營南兵充薊鎮臺兵令其練習而以募
到新兵補足近畿額數此意不敢具疏當以聞之樞
部耳東西仇殺我之大利激而怒之使諸管合從爲
同仇之義舉彼旣雪前耻復除後患而我又有功賞
市利以勸之其勢必從卽今日傾巢乘我之謀亦將
恫疑而不敢遂乎但北關之路亦虞梗塞不得已或
從西邊假道他管達之何如

復袁憲使位字 已未

東方之警得借壯猶重金非固矣不佞謏劣無似漫切杞人之憂不揣建白未爲昔用此正足匿瑕覆短耳百字爲韓父母偶書政恐見笑于大方何意以辱梨棗耶高篇不啻玄晏愧非左氏三都也小疏請教第三疏之未款昔慮成行防其漏洩故未發鈔耳書生言兵非其夙習何所能至一一拙見盡在小疏中矣目前所急似以大臺大砲爲第一義而薊門兵將頗曾請此畧爲蘧使道其一 二望速營之恐傳言未

悉惟臺下神而明之耳

復黃憲副穀城先生

已未

東事之殷不揆狂斐數有論建所自請者止於奉使
東藩紆旦夕之急亦知彼中事體尚可措手耳誤辱
主知授以輦轂重寄多難之口豈有憚焉但受事以
來百不應手叩

閤不聞將伯無助特欲以重任見委便爲了事事之
成敗不我顧矣無濟于事而空負祥金躍冶之譏將
焉用之以此憤懣成疾旦暮上章乞骸矣非敢避難

亦欲諸公知負荷之艱而官貴之不足以糜人也

與李我存太僕 辛酉三月

東事披猖至此此如早暮寒暑必至之期而人情以爲出其不意耶汲引紛如弟每願名其中以勢度之恐見及者皆夙昔相期之人若知其不才而舍之者甚衆也果欲用弟則夙所陳說必一一致行然後可一言不見信一事不盡法恐終無益於事也是惟翁丈知之方今何等貴而可以

君國僥倖易旦夕之暫榮耶嗟乎人各有心知言甚

難專委任而責成功此意不復見于今之嘗知吾曹
必獲免于今之世矣

又 辛酉五月

讀泰蒙公手札以手加額此功成真

國家千萬年苞桑之固惟兄知此言大而非誇也苟
卿言用財欲泰用之而當雖泰實省目前軍火器械
皆非克敵制勝之具弟前疏謂今日之害只是拘泥
常格因循積弊不除此二端雖空竭帑藏終無實用
終無戰勝守固之理今皆危勢亟正是可爲之時又

得泰老主之仁兄佐之豈非多難興邦國以人興之一機乎一切修造大應集思詳議有實用須數倍工價不足惜無實用者雖毫釐亦妄費也火器一節少不如法非止無益傷害極慘尤宜慎之昨與澈同年言一器佳惡而孫愷老云不必與辨第須造成試之此言可謂居要第試亦有真偽今之名爲試驗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弁方士類言火器而十無一真亦宜擇善而從長中取長可也近言戰車者但取輕便昔年俞虛江所造一槩抹撥不知賊之車甚堅甚

重與之火器甚大甚多而專以輕小當之可乎愚意
謂宜兼用慎勿一向求輕也火藥合成者不宜太多
餘宜煉清各貯以防火且多備杵臼事急之日人人
可以用力何患不及乎更如西國法多備連日尤便
矣若多積并積游行出地之火昔有焚燒非天災也
敵臺費鉅大砲費亦鉅如得泰老主持弟尚欲專請
內帑助之此萬世之計而金石不毀千年常在不比
尋常之費一往不返者計

明主所不靳也今時所最急而一肯不能猝辦者無

如盈甲亟須佳樣爲可有神器而無精甲利兵終不可戰望留意計之

又 王戊

東事之殷弟於人情事勢稍稍知有今日故請出使東藩少可幹濟一二耳既已差池便當噤口束手而感激

隆知勉就時局尚圖萬一之倖不忍逆料其必如所料也既而果然迨遼陽既陷當事者方一意借重翁丈亦出身任事而弟不敢沮弟之既去亦知翁丈之

必有今日前書中略及之而不敢盡蓋亦圖萬一之
倖猶前志也孰料其又如所料耶雖然使後來者果
能了此吾輩又何求焉吾輩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
諸天下後世而已他勿論矣

復大司馬張座師

辛酉

遼湯之事節節失圖不意破壞之日致我長公遂爲
今之旅許也謀無遺譖而如水投石莫相信用以至
於斯卽位宇中丞亦非剛愎自恣者在關之日累書
相聞其於鄙言傾心憑信而度遼行事一一相反殆

亦不勝衆咻耳傳聞三月十九日長公與高監軍力
言守城爲是業已分派信地而邪謀一入旋發戰兵
俄頃之間遷變若此何暇憶啓疇昔之言乎邇年賈
勇言戰者後來止辦一走恐圖城中不復可出故力
排城守之議當事者皆爲所愚而不悟此貞夫義士
所爲拊膺而長恨也雖然古來禍變必有義烈之士
先受其難而後戡定者出焉此亦天人之際往復之
理耳遼陽義烈最著者無若長公固可格天人而成
底定之績矣賢孫忠孝鬱勃志不可遏業已上疏第

今大將出關不能得數百人况羽林孤乎且當致身
青雲以雪家

國之仇更爲順風之呼耳啓三月請告小滯津門東
事之敗奉

旨却還然終無濟于事不容於人非久復當歸矣戰
守之畫經營方寸者數十年非無千慮之一其如不
用何不用鄙言此事終未得了第更遲則事逾難費
彌鉅耳

與大司徒李孟白 辛酉

奉別後十八日入都門尚未得

陛見也憂天有志而匡時無術熟觀人情事勢更難措意忘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假令當事者擇善而從意綢繆猶尚可爲此所謂天若祚宋者也翁臺在津將遂倚爲長城但恐事權不一未便是固圉之策耳述簡堅厚戰船精料水兵安設大砲扼而殲諸海方諸陸地十倍其易昔人言海戰無奇法大舡勝小舡大砲勝小砲而已幸留意津城之守旣無兵馬甲仗亦止宜堅壁而以大砲禦之金復四衛來歸之

民既得

旨似可遂行翁基設處一一中際真大功德矣長安
詢及者已力言之但恐勢不可待或先發少禮以濟
飢窘徐安插之何如

與楊淇園京兆 辛酉七月

遼左再壞蒙

恩復石宜有發摠而翁所言者止於造臺備銃防禦
都城一事頗爲知己所訝或言傷弓之鳥假此塞責
非敢然也或言關以外當事者自有成畫不宜有言

慮成撓阻此則是矣而實未盡當今肯務獨有火器
爲第一義所欲繕完都城者先固本而後及其枝葉
根本既固人心帖然醜虜聞之絕意深入乃可漸向
外間作用且戰且守直達奴巢耳不於根本而於枝
葉就令山海東西在在堅完而虜或從邊外或從海
道一聞警則震動繹騷矣封疆之臣豈能安心一意
直前進取耶且都城防禦果如吾輩所策乃是萬年
不拔之基豈爲東山小醜而已醫家急則治標緩則
治本今急而治本者爲既有治標之人抑彼肯用吾

方亦何難並治乎

與周子儀給諫 辛酉七月

病中數數惠然甚感際此艱危宜言肯務最急者良是第有云調川貴土兵十萬可以滅奴甚未然也土兵信可用愚意擇最精者五千給以厚餉利器爲我步兵先鋒爲我車營牙爪可耳昨歲調萬五千人已是失計今敗亡畧盡矣更調至二二萬恐爲西南之憂况十萬乎中間委曲愚見頗真深言卽累牘未罄竢面肯略陳之

又辛酉八月

頃有言南太僕牧地六十萬頃可變價濟邊僕先嘗
拒之遂欲以聞於足下此甚未可信也敵鄉蘇松二
府賦最多爲田止十五萬頃耳此云空閑地上如二
府者四今安在乎

國初兵荒之後江北土田悉皆茂艸是故以爲牧地
今生齒日繁南岡寺無馬艸場皆爲民業二百五十
年來展轉易主殆無尺寸空閑况多多許耶必若行
此恐重爲東南之累而於事必無所濟僕土人也事

有類此者數見之終以無成故知好事之口難可遽
信聞有舊京岡寺志載此垣畝之數有則望索來共
講明之

與王泰蒙大司空

辛酉八月

前領到文字卽擬報命而累被指摘上章乞歸遂爾
留滯胙被

敕旨已鳩工造一小式明晨呈覽便與李太僕估計
工料也知翁臺靜攝沿城踏勘命以期日卽借李王
二公一行何如

復臨縣尹諸葛澹明 辛酉

昔爲濫竽方欣釋負今成小草益覺難安徒以
君命不敢不承致茲維谷亦甘之矣來諭勤勤期我
以盪寇之業固非綿力所能亦豈時情所許哉頃以
邊才見咨者每首舉門下而愚意謂遼事尚未可爲
未敢深相推轂屬茲挫衄則鄙籌殆未爲失也再敗
之後較前爲可亦未宜遽用勝着博者一握一食所
宜相時政須小遲以觀勢何如

與胡季仍比部 辛酉

東事披猖遂旋歸舫竭蹶北來而吾言之不行如故
也人言之見及如故也非久復將歸耳足下淹久雲
司極爲閒曠因之肆力古今以需大用未爲不幸也
乃今事勢實須真才真才必須實學一切用世之事
深宜究心而兵事尤亟務須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久
久當自得之若急而究國雖高才博覽未易窺其闕
奧也醫家臨症庶檢方書豈能洞見五臟起人危疾
乎此意廿年前數爲知交言之願者十二三迂者十
七八今日竟何如哉

與吳生白方伯 壬戌

弟三年以來屢進屢退出入春明之門者數矣是以
聞問之不時弟見年兄晉長名藩額手慶慰而已東
方之役制闢者委棄芻蕘以至於此假令早用弟言
左提右挈則事竣久矣何至以百萬生靈數千萬金
錢嫁送全遼且騷動天下哉川黔之事必致紛紜三
楚越西恐非無事之國固圍長策尚煩清慮近聞紅
毛聚衆欲劫取濠鏡若此夷得志是東粵百季之患
亦恐禍不僅在越東也頗聞當事發兵救援此保境

安民之長策不煩再計但恐兵力船器非紅夷對宜
推舉衆爲鋒而吾接濟其糧糗軍資斯萬全矣仰借
萬力所致西洋大砲四位業已解到此礮夷威虜第
一神器但其用法尚須講究耳附謝不一

復周無逸學憲

甲子

一載賢勞今茲竣事必多得真才爲它日羽儀楨榦
矣執法不撓剷除宿弊自是當官本領卽有危機非
所宜避也况公道在人終古不泯從來真清執者何
嘗不信於當世耶黨與二字耗盡士大夫精神才力

而於國計民生毫無干涉且以裕蠱所爲思之痛心
望之却步今日中外事事可虞杞人之慮蓋非一端
若皆以養癰爲得計其如一朝之患何哉真僞之說
寔爲切至然特患未真耳果真者必有用不於吾身
當于後之人豈有治病不須藥石者乎今日而欲爲
不祥之金誠所不敢然言及之而緘口事後當成敗
明知其然而謬謂不然隨人妍媸以鴆毒爲利病以
此階榮祿貴懼兩失之則惟有語默隨貴聽天任運
不可卽奉身退耳足下以爲何如

與呂公原起部

甲子

鷓首將發病未得南瞻望行旌但有神往推使於地
方無與而黔事未定荆楚實要地也治兵使者未有
成畫率意進取今冬大舉勢不能無挫衄徵兵措餉
其難且十倍矣自守虜斷不至長驅而事勢潰決就
近用人恐不免煩年兄石畫助幸豫計之

復張深之司隸

甲子

拙筆而兼以病軀於尊公老年丈精忠大郎不能摹
其萬一且微意未申姑待異日耳遠承來劄佩服可

言讀大疏意識不凡又何必毛錐立勲業耶澤路開
局向屢言之而人不信欲自爲之而財不足足下爲
榆關出此一策差令不佞吐氣別論東方之事異常
寬慘假使不佞當之豈令決裂至此哉已矣獨有澄
江冷月羌堪語此得足下而三之矣

與王無近端尹

乙丑

昔已未之春上言兵事海外之行舉朝伏

闕以請而

特旨留用此昔已度有今日矣中間升沉出入如殘

燈吐破知其無益向者遲遲吾行正欲坐而待之耳
生無媚人之骨求人之口不來則已來則傷昔之言
或恐闕出而莫禁籌邊之論不能宛轉以從人所擬
之禍殆甚於今兩者孰愈哉田居似適而疾疾不除
卽欲沉酣典籍蒔花藥亦靡齊力惟有杜門靜攝
或無大患可勿貽知己憂也

與李君叙柱史

乙丑

僕之生平志在靜退獨言兵一事去安就危而且爲
越俎爲躍冶不亦慎乎惟是諸疏所言實出一皆効

命之誠不能自禁且至于今無行吾言者亦未有舍
吾言而功見事立者乃愈信此昔此言之不可已也
言而不用吾志則盡矣復何求焉又何悔焉糾疏中
多不必辯獨有二語不辯不明一道破又當豁然
具在別楮與知我者共之

復蘓伯潤柱史

丁卯

年來家食幸得安閒第昔嬰疾痰每須靜攝耳敝鄉
澤竭林枯事勢愈蹙肩勝蒿目至如貴地冠警尤深
慮漸直二方不止震隣之恐當復奈何此事僕知之

憂之且二十年又陰爲之計者十年矣陰爲之計者
向來屢言東事是也東方之事十年前甚易而鄙計
稍迂度此豈如法措辦十之四五可以滅建賊威北
戎矣而必欲得全乃用者益爲今日之閩海地耳果
爾得全二三年間東北咸靖養威蓄銳富民積粟以
待今事當何憂乎片言不用一事無成僅得一二大
砲置之邊城又得同志者堅持獨斷微兩年破虜固
圍之效耳十季前曾言今日之奴酋蜂蠆也一失策
將變爲豺狼再失策將變爲虎豹若又有真虎豹者

突如其來將孰禦之今之建賊果化爲虎豹矣若真
虎豹者則今聞海寇夷是也雖然事在南而造之于
北事在十年之後而豫之十年之前迴環糾纏世態
千變而爾昔措意欲一舉而百定暫舉而永定竿量
古昔未有禍敗之先運籌若此而見聽者所以安心
踰伏無悔于已無尤于人也濱海長城名家備抱借
重幸矣第此中武備廢弛已盡驥足難展爲之奈何

疏辯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貴州道試御史智

爲邪氛雖漸滌除等事內云原任禮部侍郎徐
光啓一味迂腐百端蹊徑躁心功利之場無裨
國家之用至練兵一事孟浪無對至今相傳笑破繯

紳之口

孟浪與否豈相傳之口所能定開口嫻笑亦
復何難如兵營中本無馬乃笑謂不習騎射
也從來教兵者以拳棍爲四書槍刀等爲五

經乃笑習拳棍爲兒戲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多所見少所怪人情類然必以其究竟觀之然後是非得失可得而定耳卽如西洋大砲一事已庚辛酉間累疏言之百方致之而僅得以來爾時左提右挈先唱後和真見爲可用惟恐其不用者自不乏人然而議爲迂者慮爲險者訾爲大而無當者亦多有之矣因此視同瓦礫棄之黃沙白草間職之可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耶若言職自可笑罷

自可用胡六七年間無能一動匠石之顧并
向之左提右挈者接踵淪棄不一慙遺也至
丙寅正月寇迫矣十二大砲尚在寧遠城外
演武場中火器把總彭魯古欲移入城在事
者不勝異意或令城外自用或言恐爲賊得
則令煨鐵繫其火門使賊得之無所用也此
等議見與職相左奚止嫻笑而已乎賴表自
如中丞力主移入竟以却敵成功後夾使方
金納來言是役也奴賊糜爛失亡者實計一

萬七千餘人而大砲以

封今所稱安邊靖虜鎮

國大將軍者職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假令簪
古出砲門禁賊盡銳攻城城破乎否乎寧遠
既破彼在事者能料敵之所至乎砲可禁也
禁亦可鎖也返用以攻我在事者又能料敵
之所至乎聞方金納又言老賊因此大挫歎
望而死望之一字危哉乎危哉乎其言之矣
此寧城中人人能道之則致砲者乘砲者或

亦可更相笑也嗟嗟一大砲也數日之內用
舍貴賤相去星淵世間萬事爲虎爲鼠亦猶
是耳悠悠之口誰使定其是非而肯乘自己
之成畫從他人之道謀哉自是以外職疏具
在所料度者不幸言言悉中所區畫者未嘗
見用則是與非恐未可定亦猶丙寅以前之
大砲而已至若通昌民兵非職所招也蓋近
來事體更一二年便無能記憶者此兵係戊
午年西臺建議從山西陝西河南僉派赴京

向係原任總兵畢繼武管轄己未春選取上等二千人從許定國援遼至己未九月職始
陸任庚申春領

勅管事則招兵一事與職何涉而云職招職練也是
豈非相傳之說耶功利二字難可並言謂職
圖利則職于此事不利身家亦已甚矣謂職
圖功則擒奴滅建人有同心又何罪乎
以翰林而兼河南道從來無此官銜以詞臣而
出典兵從來無此職掌

正統己巳徐武功理楊莊敏開以侍講王綏
酒詢以簡討各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
等處要地撫安軍民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
以司業兼監察御史領銀賞募是從來有此
官銜嘉靖戊午唐中丞順之以通政陞僉都
御史視師浙直與胡司馬宗憲協勦倭寇是
從來有此職掌且東事屢壞上厓

育肝職以衙門舊例請使屬國一面牽制徐圖進
取旋該吏部等衙門會同

奏請五事內一款用職監護朝鮮奉

神宗皇帝聖旨昨科臣祝耀祖說徐光啓不依違差
着在京用欽此續該兵部

題爲救時莫急戎務等事奉

聖旨是徐光啓曉暢兵事就着訓練新兵防禦都城
吏部便擬應陞職銜來說欽此是則官銜職掌總
繇公疏部題得

旨該部奉

旨擬陞職能自主平倭德之秋旣奉

朝命職可辭乎

然使其細柳屯兵果有周亞夫之紀律則節制之師可戰可守翦奴酋之首繫之

闕下以筆陣掃千軍亦無不可者而彼不能也

去易就難去安就危去榮華就繁劇人情乎
其中亦有所見非漫然也職疏具在試乎心
閱之可用與否若用之可戰可守與否十年
來止寧遠一捷其所持堅守城池之策是職
所屢言否其所用大砲是職所首致否果如

職言能盡其用卽奴酋繫頸似無難者若通
召民兵非職所謂兵也藉使區畫製造能如
職言亦可小用斲用而毫不相應又非職之
所謂練也職亦苦口言之載在史冊一覽當
洞然耳

聞其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三軍日見逃亡而彼
不能約束也

徵調者素習之兵也召募者樂從之兵也倉
派之兵不素習不樂從約定不出關又選取

出關矣約定次年更番又不更番矣餉給既薄家鄉荒歉父母妻子皆來就食事勢岌岌人情洶洶原來將領皆求脫身非職制馭拊循幾將潰散也分撥教練技藝營陣日無停晷自春徂秋踴躍出關者十有七八使兵將不相識能如是乎一時幕下才技之士頗爲濟濟今雖陞職任事散去四方其在都中者亦復不少可訪問也僉派雇覓本多無賴逃亡者百中一二勢所必至縱徵調召募之人

不免有此清勾處治從來常法若名將約束
可使必無逃脫則古今兵律不用設逃亡之
條矣

又聞其馳檄清勾海內騷動百姓恨入骨髓而
彼付之罔聞也

既爲兵矣逃而不勾不盡逃乎此事之失失
在僉派不在清勾騷動之責職不任受也兵
幾滿萬安心肄習期望功名者甚多逃亡者
百中之一是爲敝民而求免其怨乎在法初

逃者從重細打再逃則斬矣臨陣脫逃初次
卽斬矣亦求免其怨乎

有司奉行不知費幾許精神尸丁牽連不知受
多少賠累始得清勾一軍而本軍旣到各索見
面銀一二十兩不等竟自放回則良心漸滅盡
矣

疏中此說別有因繇不知者政自難解今請
解之三省民兵駐劄通昌者月給米六斗銀
六錢倉米泥爛價賤約直銀三錢是每日三

分也。比人善飯一食可盡。又須鹽菜衣履。又
有。家口飢荒。來就食者。向所云。岌岌欲潰。以
此故也。計無所出。因疏。

請簡汰五分之二。卽以汰去糧額。加給存留兵丁
庶爲可久。亦將可用奉。

旨下部覆奉。

欽依。旋于庚申十一月汰去老弱二千一百七十名
存留四千七百五十五名。事竣之日卽已。

題知冊報部科酌定名糧矣。此日以後又有逃兵。

解到者豈可重複

題請增兵增餉乎既在存留冊額之外便應入簡汰數中焉得不與放回以故依法細打責令原解押還爲其將涉長途量免二十棍此逃兵放回之始末也然止一月之內陸續解到不過數名蓋爲簡汰得

旨之日卽已移文三省悉停勾解但咨彼處軍門自以軍法處治向云解到數人者其咨文未到已發在途者耳如此因緣略一講解便當釋

然失笑真所謂風聞之誤也第益以索銀賣
放等語則誤甚矣夫僉派來者大都事產良
民朋合雇募赤貧無賴之人也勾解之日本
犯一來差役廻往皆須盤費故有司費精神
戶丁受賠累爲設處盤費耳若盤費之外又
苦爲設處買免多金一時有司安得謬戾至
此一時戶丁安得愚昧至此若本犯自有多
金自逃自解卽盤費亦不須設處又何必費
精神受賠累乎且起解之日又安知適遇汰

兵可得買免而豫備多金也本疏數語之中
不無矛盾畧一提撮又當釋然而失笑矣

臣不知光啓所練何兵所濟何事聽其言一片
熱腸悉皆憂

國奉公之舉核其實滿腹機械無非騙官盜餉之
謀

職非無官待騙而後得官者也不言兵不任
事自有本等職事如典畿試也典武試也充
日講官也充

經筵講官也管理

品勅也充纂修官也數者一一舍旃而奔走兵間
何所爲乎同年同資爲亞卿者十一人六在
職前四在職後而陞轉之期職居十一人之
未所騙何官乎餉銀費用極少繳存獨多具
在疏冊及諸司文移中已有專刻李大司徒
桂亭每言遼方制將用財若悉如徐練府卽
吾部中絕不須費力矣嗚呼司徒可謂不知
我者職若爲制將所費當多於他人第一費

則千百年不再費耳通昌之役絕不敢多費
亦不敢盡行其意者正爲其不我用也盜餉
一言甚重矣可虛指耶職兩年之內亦賠費
已貲三四百金一時同事者能言之其不在
事者聞之不信也出身任事軀命且付之度
外三四百金細事耳而人不肯信不亦異乎
職之一味迂腐誠哉是言矣至云所濟何事
則此兵未戰也未守也何從知其濟與否也
戰有勝負守有堅瑕則據以爲功罪未戰未

守而虛擬之以爲濟事爲不濟事有此考課
法耶雖然此兵之不濟事職則自言之矣職
諸疏中嘗言目下邊腹兵馬悉非奴敵是此
兵亦在其中也然又言不依職言不用職法
終無戰勝守固之理則此兵之不濟正爲職
言職法不見用耳依職言用職法苟得十分
之一則戰未必勝而守亦可固何者此兵簡
汰之後咸肯出關矣幸而得當一障何遽不
能守乎職嘗言火器者今之時務故練習時

專重此技鎗刀等各習其一火器則人人習之豈以數千人守城用器其器則皆寧遠所用大砲之屬也患不能却敵耶

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已逍遙之兒戲越俎代庖其罪小而誤國歎

君其罪大

民兵之來臺議部覆該地方奉行僉派將官統領既至信地各餉司給餉職于既到一年之後續奉

明旨提衡其間向所恭述就着訓練新兵者是先有兵耶抑先用職耶此兵是職所招耶抑否耶關支糧餉特於本衙門掛號一絲一粒職無與焉數萬金錢豈職所費乎職所費者本衙門紙紅廩給于部議之數減十用一李司徒以爲極相體悉昔在計曹者今多能言之也其他造器則器在辦料則料在若醫藥賞犒加給教師之類終歲所費爲數絕少亦各題繳報部刻有成書至遠購西洋大砲四位內閣

劉是翁議欲給價問職幾何職對言約得四
百金當于存剩銀內取用爲職請告至于今
分文未給也東事以來費數千萬而破賊之
器未費一文職之用財亦甚慎已兵凶戰危
有何可樂監護朝鮮旣嘗自薦若成師而出
榆關以東亦不敢辭卽在通州時訓練之外
又有援遼兵衆接踵過住請永請餉借器借
藥視爲外府調停開發費盡心力視向所云
纂脩誦讀諸事安危勞逸相去幾何乃云道

遼兒戲耶代庖越俎誠無所逃然

君父焦勞率陳所見因受

神宗皇帝特達之知而計便圖安隱情袖手義不敢

出也誤

國欺

君爲罪綦大定有所指必也騙官盜餉庶足當之苟
爲不然亦未免爲虛指而已

迄今依牆靠壁尚儼然列名亞卿不亦羞

朝廷而辱仕籍耶所當亟斥光啓以懲奸邪者也

職入仕以來卽值門戶分曹之日每私憂之
以爲必有近年之禍見當事者多勗以包荒
渙群之義雖不能用亦未嘗不見諒也是以
生平竟無所合今云依牆靠壁所依何牆所
靠何壁職自不知但知從來牆壁非彼卽此
若依靠于彼則被言被逐不待此時若依靠
于此則當此之時不宜被此言矣非彼非此
又何依靠之有哉糾彈文字獨有奸邪機械
等語無說可辯第憶前輩李文清公有云奸

則不庸庸則不庸當世以為名言今啓口即
 曰迂腐結語又曰好邪斯二者乃可合為一
 人耶三人占
 此謂職職其
 者職安敢
 之言曰迂曰腐人多以
 棟未聞有以相加

文

事

聖旨該部酌

出到部

且以禪防禦事職方清吏

抄出管理練軍事務詹

事等因奉

該兵科叅看得前事抄

照兵民之分久矣

其為兵也不素教何

包言

部咨一

可卽戎以其爲民也不心安何能強留而以其
爲民兵也統馭不一則令不行調用不定則心
不安當遼左喪敗之餘

郟城震恐議者皆謂招兵防護爲急著此以急求
彼以急應其充以老弱許以更番瞻家蓋州縣
惟務了勾當苟幸無過不暇慮其所終耳練臣
徐 慷慨憂時陳言軍事荷

先皇祖特簡釋文事而勤武備身在局中自不得不
爲結局計願與兵多而不精不若少而易練與

其旅進旅退而練迄無成功不若使之習焉安
焉人知向方而

國收養兵之用也臣今叅酌練臣與科臣之議應
於通昌見在去歲歲人簡汰其所稱蠢愚羸弱
者盡使還家大約計三四千名卽以簡汰月糧
於每人原給銀六錢米六斗外量月增銀四錢
抵充贍資本處不許官動新餉支給安家惟
聽其里族私相願助亦不許更番滋擾但少壯
子弟代父兄者此則汰一人可以加一人於

餉無溢額增月錢可以周內顧於兵有實惠卽
久留久練似爲便益兵數不多只須統以叅將
營制相合彈壓亦便大帥可勿置也但山陝河
南三管聲氣不同雜處生釁宜各設一守備領
之若薊鎮督撫道遇三協防守益口會同調遣
不出山海關以內則兵無援遼之恐得安心於
精業將有用武之地非坐食以糜餉且近因東
氛未殄西虜伺隙科臣楊漣議山海添兵一萬
督臣文球請添兵一千於董家喜峰等口皆爲

防患遠慮民兵三四千足供調遣或以一千分
防董家等口或以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
爲一萬又可移練兵省添兵之費亦一便也至
於修造甲仗器械查有戶部原議

藩府助餉銀中書楊之驛義助銀及東南城御史
劉有源追贖銀六千七百餘兩原題爲練兵之
用其叅將守備等官廩糧心紅等項聽督撫衙
門照邊鎮事例議處支給簡汰老弱回日預支
過月糧姑免追還將脩各官練兵有功一體薦

獎擢用總俟東事平日兵將再議裁撤伏候

命下臣部另推堪任將備等官令其聽練臣簡汰挑
選分營訓練仍移會戶部勦鎮督撫及將留派
各兵姓名通行山西陝西河南各督撫查照施
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移咨貴府院頌爲一體遵奉
施行

奉旨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一抄工部揭帖

工部爲愚臣蒙

恩內召自顧無奇謹申明一得之見仰乞

聖明決策力行可以必保萬全事營繕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兵部覆題詹事府少詹事

協理府事徐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敝臺着工部速議具奏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該司呈請會勘該職等于五月二十四日會同
協理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詹事府少

詹事協理府事徐光啓巡視西便門太僕寺少
卿薛貞光祿寺少卿管軍需事李之藻及兵科
都給事中蔡思充工科都給事中蕭蕃右給事
中朱童蒙吏科給事中朱欽相戶科給事中阮
大鍼刑科給事中毛士龍工科給事中霍守典
魏大中浙江道御史蘓述江西道御史徐揚先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湖廣道御史方震孺河南
道御史張捷雲南道御史丘兆麟貴州道御史
潘文龍公詣西便門城樓一帶周爰相視仍將

少詹臣徐 製造木臺規制再三詳視往復辯
折移時方決僉謂重城遼濶角樓低小不便防
守應先建二座以資犄角待完日驗視酌量添
造議畢各散職部尤恐不的仍移一知單于會
議諸臣覆訂畫一各無異議俱經畫知訖該司
案呈到部該職議照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凡
有資于保障亦何憚綢繆

京師爲根本重地卽在無事之日尤宜謀周桑土

險固

金湯况當邊陲淪陷之時

神京震恐慮先堂奧筭出萬仝職部職司將作髮
膚豈有愛焉先是科道諸臣間有建議築臺一
節職部以規制未詳議論未一請

勅會議奉

旨且不必造及少詹事徐 卑疏

請建鑿鑿以爲可行職部遵

旨會議間據詹臣所造木臺基址規制密緻精詳且

曰臺牆堅厚則士卒棲止得所而膽氣不驚安

開應敵一便也臺眼窄小則我兵照眼放銃賊
矢石不能及而我守愈固二便也臺樓高聳我
軍登高遠望斥候時明發砲禦賊于遠賊兵不
得近城三便也大抵如原疏所謂以銃護城以
臺護銃與寺臣李之藻西銃之疏表裏相依同
條共貫者規制既定議論僉同職部卽資詹臣
爲調度倚寺臣爲董成先造二座擇日興工俟
驗有成績酌量添造惟是職部興作甚煩經費
無出除白城磚料那借

大工充用外其採石燒灰搏沙創砌工料等費所需
尚多不得不煩請

帑前諸臣會議時詹臣已力任之應聽詹臣會同
寺臣估定具疏陳

請而職部卽操畚鍤以從之恭候

命下職等欽遵移會各衙門擇日興工施行爲此除
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天啓元年六月

日

移工部揭帖

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徐 爲愚臣蒙

恩內召自顧無竒謹申一得之見等事先蒙貴部咨稱要將敵臺圖樣規制長濶尺寸應用磚石周城共用幾臺一併酌議回覆等因准此就與光祿寺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事李 會議得敵臺內外規制委折圖畫一時難明今用木造一式送覽以憑酌議估計周城先造六座待完成後再行酌量添造其高數畧與城相稱

都城重城丈尺不等今姑議第一層大臺約高四丈其餘用磚用石灰沙等料通候貴部照依原式并後開數目酌定規制會估工料

題覆施行須至揭帖者

計開

一附城敵臺其制周圍以復三面擊打一面接連城身就於城上出入臺從平地以上體皆空虛三面銃眼中間立柱發券俱用磚石度用浙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寸濶九寸厚四寸

二分後開數目俱用此尺爲度若用官尺另行折算

一臺牆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圍四十五丈有奇內周徑十三丈圍三十九丈有奇并二圍折半得四十二丈有奇爲牆周

一臺柱以磚石甃砌每柱面方一丈牆內立二十一柱其甲乙字號爲縱柱依式作子丑等號券券空濶一丈三尺三分尺之一高一丈六尺結頂齊平爲縱牆就於縱牆依式作寅

卵等號長券券空濶一丈三分丈之一高二丈二尺三分尺之一結頂齊平爲第一層臺面從地平至臺面約高三丈

一臺面圍墻卽臺牆最上四分之一

一臺基掘地深二丈圍徑二十餘丈夯築堅固次用卵石填砌灌以灰砂漿漿法灰一砂二凍如薄粥砂用純石砂不得雜土漸砌漸灌至地平以磚石甃砌爲地平臺面

一地平臺面之下甃砌磚石片或一或二以備

人飲亦欲臺中時得水氣便於慎火其法於
築基時先砌丙字號井次於井上砌丁字號
券接於臺基臺基砌戊字號空券屈曲磴道
從地平臺面之巳字號而出庚字號之口爲
石欄此爲外井若欲爲內井卽於牆周之內
臺基之上任砌一二亦可

一下層銃眼用磚轉砌未便宜用方面大塊極
堅石料鑿眼甃砌其制外小內大以便轉移
擊打有警未用將鐵綫縱橫門柱拴塞無警

時止用橫柱將磚石砌塞

第二層銃俱於臺面上沿牆施放銃眼亦內
大外小轉移擊打二層臺爲臺牆所限不作
銃眼止安頓二層上銃并收藏火藥高亦三
丈外牆周三十一丈內周二十五丈并兩折
半得二十八丈厚亦一丈中施七柱畧與第
一層同式前後鐵門石限無得入火
上層爲望樓高亦三丈牆厚一丈外周十四
丈內周八丈一尺兩并折半得二十二丈零

五寸背後作門中置礎道上設四窓內太
小畧如銃眼有警四人常川瞭望設格盤
柱以命銃士

一第一層設通光眼五道二東二西一中第二
層二道俱外小內大令恒將日光照入

一第二層前面圍牆高三丈厚三尺外徑二丈
中爲二層盤柱相通

一道城約兩面共長二十丈厚四尺高與城等
道城之一偏爲礎道而下人器俱由此以入

第一層之券室其二層人器由道城入二層之後門出于前門

一第二層臺減前面臺牆三分之一當中發券開窓爲磴道以出于第二層臺面

一敵臺大率以護銃護人規制百變難可盡言今姑定此制聽候裁酌

附開估計敵臺材料數

一規制敵臺離城角十丈築址其深入地二丈灰上培築仍出地四尺摩基臺形正圓以浙

尺算徑十五丈外牆徑一丈中以磚包土爲
心徑九丈中外兩磚相距處中空二丈頂用
磚券上開天窓周圍開銃眼十六箇自地平
至券頂高二丈三尺又上至臺面平頂計三
丈此爲下層臺身也其外牆共高四丈以一
尺出臺身之上周圍又開銃眼二十一箇中
心立望樓三層高五丈徑四丈周十二丈牆
厚八尺高四丈八角做中隔閣柵樓板二層
自臺面砌高至一丈三尺隔板一層又高至

三丈二尺隔板一層砌至三丈處起券自臺面至券頂高四丈二尺上又加券磚結頂約共五丈也此望樓下層留門出入及通城上之路上二層各開銃眼四箇共八箇

一磚料以浙尺量白城磚得長一尺八寸濶九寸厚四寸五分每磚積七百零九方寸每砌牆方一尺厚六丈該積一萬寸是用磚一十四箇又十之一也以此推之每長厚一丈高一尺該磚一百四十一箇

一臺身全徑十五丈圍墻高四丈厚一丈外周
四十七丈一尺內周四十八丈八尺二寸併二
周折半得四十三丈九尺六寸爲墻准依前
法筭之每高一尺該磚六千三百箇今高四
丈該磚二十四萬八千箇就內周每二丈四
尺開一銃眼該十七眼內減近城角一箇只
開十六眼每眼外邊一尺用青砂石鑿圓竅
徑一尺五寸內九尺該券磚五層逐漸展寬
至內層濶八尺高六尺每眼減空一百四十

六尺該減磚二百零六箇又減外層之石高
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尺積得十四尺減磚
十八箇每眼共減二百廿四箇十六眼通減
三千五百八十四箇又近城留券門一處高
七尺濶六尺計減磚三百七十箇又於臺身
之上層亦開銃眼廿一箇該減磚四千七百
零四箇以上實用磚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八
十四箇

一臺身中心前議砌磚二十五柱今節省砌爲

圓心徑九丈周廿七丈砌磚四路其厚三尺
六寸以灰土填築中心磚內周廿四丈六尺
併外周折半得廿五丈八尺爲磚準每層該
磚五百七十三箇半砌至券處該牆一丈三
尺用磚十九層該磚一萬六千六百箇

一周圓合券係入深二丈穹高一丈折中取長
三十三丈券四層折中取潤三丈五尺四寸
每層用側砌磚七十九箇四層該磚三百十
六箇通周圍全券共磚五萬五千七百一十

一箇應減外圍牆內截半弧以入深三尺六寸爲矢依求弦法得九尺二寸爲半弧弦相乘得實減廐四分之一得二千四百八十四寸以乘牆周三十九丈得數以磚實除之該減券磚一萬二千九百零二箇實用磚四萬二千八百零九箇

一地平磚臺面除牆址在外計內徑十三丈自乘減廐得一百二十七方丈每磚側積八十五寸共用磚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箇下層

地面周折三十三丈濶二丈共得六十六方
丈該磚八千一百四十一箇二項地平該磚
二萬三千八十三箇

一由城角接砌至敵臺議城址廣六丈城面廣
四丈一尺四寸外磚內土兩牆之磚共二十
丈約高三丈六尺計磚八十層分作三停下
停用磚六路中停用磚五路上停用磚四路
通以五路爲率二十丈每路計磚一百十一
箇五因該五百五十五箇爲一層之數八十

層該磚四萬四千四百城面應砌女牆高九
層厚二尺七寸用磚二千九百九十七箇兩
面城梁共二十八箇每梁砌高七層長六尺
三寸厚全前每層磚十箇半七層該七十二
箇半通共梁磚二千五十八箇鋪城面廣三
丈六尺該磚四千四百四十箇以上接城共
磚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五箇

一自城頭降入敵臺磚砌壘磅高三丈六尺深
八丈得弦八丈七尺六寸濶九尺計五磚該

側鋪一層平鋪二層共準側鋪二層筭每側鋪該一百九十五箇共一千九百五十箇兩墻各磚砌三路共磚一萬八百箇又礮礫頂上左右各補女墻一段共十六丈各砌磚二路高七層每路磚九十箇共磚一千二百六十箇空去礮礫應減面磚九十箇實用磚一千一百七十箇以上三項共磚一萬三千九百二十箇

一臺面起望樓三層八角做高四丈徑四丈墻

厚八尺外周十二丈內周七丈二尺折半九丈六尺爲牆準每高一丈計七方丈又六百八十尺四因之得三十方七分二厘每方丈用磚一千四百一十箇共該磚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箇砌至高一丈三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二丈二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三丈起券券高一丈二尺灣長三丈六尺八角撮頂每角九尺用磚五箇開心一丈八尺每到頂用側砌磚四十箇五因之得一百箇

折半每角一層五十箇八角共磚四百箇包
券五層折中七丈四尺三寸筭每角每券加
三箇共磚二千一百二十箇以上該磚四萬
七千四百四十五箇不減券張以補加墻二
尺之數

一磚廂地盤徑二十五丈周七十五丈內除近
城處六丈得周六十九丈砌高四尺五寸用
平鋪磚五層砌二路該磚一萬五千三百三
十二箇

以上八項通共用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
二百六十八箇

一石料計銃眼四十五箇通光眼二十箇用長
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尺以上石六十五塊
其銃眼共用門關石四十五塊俱見方一尺
四寸厚一尺上下券門二座用門匡石四條
俱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天地盤四條
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地檻
二條長六尺五寸廣厚俱一尺其築起地基

四尺以外牆計之內外周共八十七丈九尺
二寸四因之得三百五十二丈合用長六尺
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條石九十二塊以中心
計之共五十一丈六尺合用長六尺濶二尺
厚一尺條石八十六塊若干地盤周七十五
丈俱用石砌者該條石五層共一百二十五
塊每塊各長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此項可減
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一樓閣柵二層俱用見方一尺之木長二丈六

尺者二根長二丈五尺者四根長二丈三尺者四根長二丈者四根長一丈七尺者四根樓板九十六片各長八尺濶一尺五寸厚二寸其長濶總不必拘只取見方九百六十二尺而足下層胡梯長二丈上層胡梯長一丈五尺俱作二截做梯身木各厚六寸濶一尺長各如佑梯格板濶四尺四寸厚二寸共五十六片每步濶一尺高八寸其板各廿八片胡梯轉曲相接處以條木四柱作架又銃眼

關拴縱橫各一根共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

一臺體極重築基宜極堅固初議填壘卵石以灰砂漿灌之或恐車運不前可照例用上拌灰築實今議掘深二丈五尺徑十六丈取土四百八十方築土五百五十六方八分合用夯夫小夫俱查各工包做數目扣筭

白灰舊例每一磚用灰三觔今用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該灰一百三十五萬

六千八百零四觔築基每土一方該和灰一萬觔今只用七千觔該灰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六百觔以上共灰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觔結頂窀瓦及塗鋪青灰在外

一八角結頂宜用黑琉璃瓦綠瓦廟邊浮圖尖頂八面真人海馬之類宜照尺寸行琉璃窰定估以周圍十二丈爲率各有出簷磚料俱不在前數之內又有臺面圍牆及礮礮上女牆共七十二丈合用蓋口黑筒瓦俱應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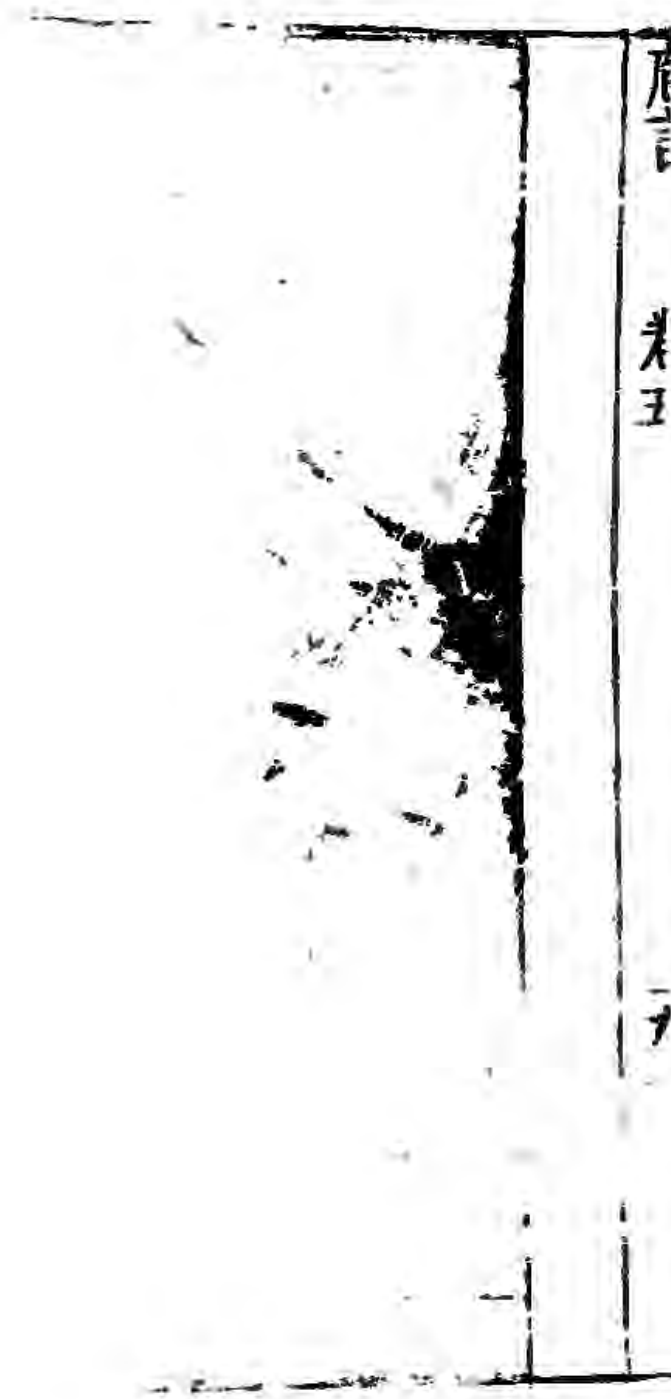
燒造其找縛鷹梁所用木植匠工臨時酌處
一砌磚合用瓦匠亦另照各工扣算

右係一座敵臺合用之數

尾言

光王

一



一抄監督部寺手本

監督軍需光祿寺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事
李 爲敵臺事准管繕司手本開將敵臺一座
本職原所會估木石磚灰等料約用錢糧數目
照估磨筭開送前來及議將琉璃磚瓦一項裁
省另用瓦料等因到職又經面議夫匠工價大
率與所費物料價估相當各准此合行知會爲
此合用手本前去

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徐 處煩爲查酌施

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敵臺一座約用

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係取用

每箇銀二分四厘

共約銀一萬零八百五十四兩四錢三分二

厘

西便門每箇運價銀三厘五毫該銀一千五百

八十二兩九錢三分八厘

東便門每箇運價銀二厘該銀九百四兩五錢
二分六厘

白灰共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觔照估
每百觔銀一錢一分五厘該銀六千零四十
一兩五錢六分四厘六毫

銃眼石四十五塊通光眼石二十塊共六十五
塊各長四丈濶三尺六寸厚一尺每塊折方
十四丈四尺共九百三十六丈

門關石四十五塊各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每

塊折方一尺九寸六分共八丈八尺二寸

門匡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每

塊折方一丈九尺一寸二分五厘共七丈六

尺五寸

天地盤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厚

一尺二寸每塊折方一丈五尺三寸共六丈

一尺二寸

地檻石二條各長六尺五寸濶一尺厚一尺共

折方一丈三尺

周圍三百五十二丈合用條石九十二塊各長
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五
尺共一百三十八丈

中心五十一丈六尺合用條石八十六塊各長
六尺濶二尺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二尺共
一百零三丈二尺

地盤周七十五丈五層共用條石一百二十五
塊各長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每塊折方一丈
零八寸共一百三十五丈此項可減前磚一

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以上石料通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丈零六寸

照估每一尺一寸准匠一工共該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六工每工銀七分共該開價銀八

百五十兩零二錢二分 運價每尺銀八分

該銀一千零六十八兩八錢七分二厘

通共該開運價一千九百一十九兩零九分

二厘

樓閣柵木十八根各徑見方一尺內

二根各長二丈六尺約用一號松柁木長二丈
七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九錢該銀七兩八
錢

四根各長二丈五尺約用二號松柁木長二丈
五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六錢該銀十四兩
四錢

四根各長二丈三尺約用六號長梁木長二丈
三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三兩五錢該銀十
四兩

四根各長二丈約用二號柁木長二丈圍五尺
每根銀二兩二錢五分該銀十三兩

四根各長一丈七尺約用五號松柁木長一丈
八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二兩九錢該銀十
一兩六錢

樓板九十六塊各長八尺濶一尺五寸厚二寸
約用六號柁木每根長一丈六尺圍五尺每
根分作二截每截鋸板六塊約用木九根照
估每根銀二兩六錢九分該銀二十四兩二

錢一分

樓梯下層長二丈作二截厚六寸濶一尺約用

二號柁木一根長二丈圍五尺該銀三兩二

錢五分

上層長一丈五尺作二截厚六寸濶一尺約用

六號柁木一根長一丈六尺圍五尺該銀二

兩六錢九分

樓梯板共五十六塊各濶四尺四寸厚二寸每

步濶一尺高八寸其板各二十八片約用散

木四根照二號長一丈四尺圍四尺一寸每
根分作三截每截鋸板五塊每根銀二兩一
錢該銀八兩四錢

以上木植共約該銀九十九兩三錢五分照
例每兩加二錢該加銀一十九兩八錢七分
梯柱等項共用杉木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
尺係取用如照買辦約用平頭木三十二根
每根長三丈圍三尺每根分作三截照估每
根銀三兩六錢該銀一百一十五兩二錢

各匠每工長工六分

夫長工四分

夯夫每工七分

各匠短工五分五厘

夫短工三分五厘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少卿李之藻

虎

卷三

三

一抄通濟庫手本

欽差督理糧儲兼管河道戶部坐糧廳郎中徐 爲
軍餉事准

欽差管理練軍事務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徐 手本煩爲查照來文事理即將解去
前銀三千一百三十七兩六錢五分六厘九毫
內原短庫折銀三十六兩八錢查收希由會覆
等因准此該本廳詣庫即將前銀三千一百三
十七兩六錢五分六厘九毫除原短庫折外照

數究明收貯在庫外擬合會覆為此合用手本
前去

貴府院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管 理 清

天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郎中徐紹流

務 關 防

一抄職方司手本

兵部職方清吏司爲軍務事准

管理練軍事務少詹事徐 手本內稱案查萬

曆四十八年三月內准兵部咨發操賞銀二千

兩寄貯本部職方司官庫內本府院陸續取用

過操賞醫藥等項銀五百九十四兩三錢四分

二厘四毫實存庫內未動銀一千四百兩今解

餘剩銀五兩六錢五分七厘六毫通前未動銀

仍寄貯兵部職方司官庫等因到司准此除將

差官賈爾柄解到操賞剩銀五兩六錢五分七厘六毫同前未動銀一千四百兩二項共銀一千四百五兩六錢五分七厘六毫照數收貯本司官庫外相應回覆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府院領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兵部職方清

天啓元年閏二月 二十 日郎中周仕

吏司之印

一抄工部盛甲廠手本

工部監督盛甲廠真銜清吏司主事沈 爲酌
陳統馭事宜等事准

貴府院手本內開案查中書楊 指揮胡楫義
助剩銀俱爲鍊兵成造甲仗器械之資已經本
府院移會去後所有寄庫庫收相應會送以便
取用原貯庫收四張煩爲查收等因到職准此
隨將通州原申庫收四張存留外內共計開銀
數二千二百三十七兩八錢九分四厘四毫俟

造器械之日移文取用相應回覆爲此合用手
本前去

欽差管理練軍事務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徐 處煩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監督盛甲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二日 主事沈榮

廠官關防

一抄戶部新餉庫司手本二通

專理新餉銀庫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鹿 爲

軍務事准

欽差管理練軍事務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徐 手本開稱查自

恭昌登極賞銀各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四兩二項共

銀三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兩除奉

旨汰回民兵分別遠近止給盤費及存留官兵照例

給散二次共散過銀二萬三千零三十六兩五

錢四分應存銀八千二百三十一兩四錢六分
今寄貯貴庫銀八千六百三十四兩尚多存銀
四百零二兩五錢四分原係借動餉銀先給者
應領此項抵還戶部煩爲查照二項原寄庫銀
八千六百三十四兩內希允發四百零二兩伍
錢四分給差官朱朝相領回抵還原借戶部銀
兩餘存銀八千二百三十一兩四錢六分仍寄
貯貴庫留抵山陝河南三營年例餉銀希由回
覆等四到庫准此隨卽遵奉來文將庫貯存留

銀八千六百三十四兩之內兌發四百零二兩
五錢四分給付差官朱朝相領出外止存銀八
千二百三十一兩四錢六分收貯在庫聽候另
項支銷理合回復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府院煩爲查收開銷施行須至手本者

專理新餉

大啓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主事鹿善繼

銀庫開防

專理新餉銀庫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鹿 爲

皇賞事准

欽差管理練軍事務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徐 手本開寄

欽賞山陝兩管并河南昌鎮官兵二項銀兩內扣存

逃故各兵銀共七十七兩五錢移貯等因到司

准此卽將差官朱朝相領寄銀七十七兩五錢

照數收貯訖其原貯庫銀八千二百三十一兩

四錢六分卽同差官朱朝相當堂秤兌內輕銀

二十兩止存銀八千二百一十兩四錢六分二

項共寄庫銀八千二百八十八兩九錢六分面
同差官釘封存貯聽候另文取用今准前因相
應移覆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府院煩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專理新餉

天啓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主事龐善繼

銀庫關防

月言

五

二

一抄盛甲廠收過軍器手本

工部監督盛甲廠虞衡清吏司主事沈 爲軍務事作

貴府院手本內開本府院奉

旨練兵簡汰事竣所有山陝河南三營原請盛甲器械酌量兵數存留應用仍給官兵練習外其餘及不堪者悉行繳回續准

貴府院手本前事內開本府院奉

旨予告所有動支工部錢糧及中書楊 捐助銀兩

除另冊咨會外內有本府院委官製買執事令
旗等項原係借支餉銀備辦今將捐助銀兩扣
還戶部所有諸色器具相應繳回以便銷筭又
准

貴府院手本爲臣遼慕義等事內開金吾右衛
指揮胡楫捐銀二千兩助資軍器除移咨戶兵
上三部所有見存銀一千一百九十三兩八錢
六分發貯通州官庫外其買過建鐵六萬三千
觔未經打造相應移咨各等因到職准此隨將

後開器械鐵料等項陸續收貯王恭廠庫外相應回覆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欽差管理練軍事務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徐處煩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鳥銃一千門

木匣二千個

標皮木大小四塊

盔甲八百九十六頂副

錫鑿皮袋一百個

藥皮箱一百個

銅佛郎機四十位

合縫子砲二百位

漁鼓砲四十位

木天鑽架一座

桐油二十三觔

荒絲三觔

建鐵二百四十觔

烏銃隨用鐵剪七觔八兩

銷釘一十四根

湧珠砲七十四位

腰刀八百八十把

令旗八面桿全

削子手刀四口鞘全

耳級刀七把

森役五把

頭貳棍二對

鎮役藍旗五桿

令箭十二枝連架

建鐵六萬三千觔

監督 盧 甲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二日主事沈榮

廠官 閔 防

跋

徐光啟早歲即沈潛經史天算火器諸學。遭逢倭寇，究心兵事。自言：「啟少嘗感憤倭奴蹂踐梓里丘墟，因而誦讀之暇，稍習兵家言。」迨官詹事，兼御史，因屢疏言兵事，遂受管理練兵之任。似見重用矣。據《實錄》：當萬曆間，大學士方從哲嘗言：「若少詹事徐光啟，既付以練軍之任，乃勅書未發，受事無期。」御史沈珣言：「破格用才，舉徐光啟。」光啟亦有練兵事宜十款，均不報。試記數例，不克備舉。總之，光啟在政府裡齟齬之者，頗不乏人。因此遇事左右掣肘，終不獲申其志。天啟五年，魏忠賢黨羽智鉞舉劾光啟，誣詞累牘。一則曰：「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越俎代庖，其罪小而誤國欺君，其罪大。」再則曰：「迄今依牆」

靠壁尚儼然列名亞卿。終於奉旨。冠帶閑任。含冤不白。因有《疏辯》之作。辨云。即在通州時。訓練之外。又有援遼兵衆。接踵過任。請衣請餉。借器借葯。視為外府。調停開發。費盡心力。視向所云。纂修講讀諸事。安危勞逸。相去幾何。乃云。逍遙兒戲耶。代庖越俎。誠無所逃。然君父焦勞。卒成所見。因受神宗皇帝特達之知。而計使圖安。隱情袖手。義不敢出也。格於事勢。未克上報。復與李君叙柱史書云。僕之生平。志在靜退。獨言兵一事。去安就危。而且為越俎。為躍冶。不亦慎乎。惟是諸疏所言。實出一時效命之試。不能自禁。且至於今。無行吾言者。亦未有舍吾言而功見事立者。愈信此時此言之不可已也。言而不用。吾志則盡矣。復何求焉。又何悔焉。糾疏中多不必辨。獨有一二語不辨不明。一道破。又

當豁然具在別緒，與知我者共之。具在別緒者，當即指所作《疏辨》。

崇禎三年四月初二日光啟上《鎮臣驟求製銃謹據職掌疏》有云：「竊念臣職司邦禮，不與兵戎，止因奉旨差遣，拮据代庖。」此疏亦在智鋹誣枉之後所發。

據上述種種，可知《徐氏庖言》一書實為辨誣而編輯者。集己未庚申辛酉所上練兵諸疏，又與師門知交諸札，以及有關練兵文件，蓋為作《疏辨》之實證。《徐氏庖言》當為光啟自編自刻之本，非他人所能代勞。閒居里第，編刻流傳，使一己之抱負與愛國之熱忱，可以大白於天下後世。初不知歷時數年之後，又獲起用，既起用矣，感餘冤未白，復上《再歷血誠辨明冤誣疏》。

有云曰而鋌疏所誣臣者尚在六年之內臣又未嘗一言自理也。又曰曰按鋌疏中論列止臣練兵一事除一切虛詞評語臣無可辨亦不必辨者不敢枚舉外其所指獨有逃兵買免一節以為實事也。列舉事實斥之末云曰數與人言促臣赴任而臣年餘不至謂臣不入牢籠故臣不免耳然自惟通籍二十六年悉成瘵曠練兵一事雖兢兢龜勉實亦未著勞績也。讀其辨誣諸語足以明其心事可為後來之借鑑。

《徐氏庖言》之刻本當刻於啟禎之間一毀於清初入關以後再毀於乾隆修書之時一九三三年徐宗澤據刻本照片重行排印一九六二年王重民編《徐光啟集》將《徐氏庖言》編錄入集惜皆校勘不精誤字棘目不便覽讀惟法國巴黎國立圖

書館藏刻本可稱孤槧秘笈。今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照片影印，以存文獻，以廣流傳。

顧廷龍

一九八三年六月